

涵秋主任

# 快活

第二期



行發局書界世海上  
THE MERRY MAGAZINE

# 紳商士女……行號公司……欲辦

## 精美禮品

『婚喪喜慶的禮品』

『廳堂臥室的裝飾品』

『逕秀工整的書法文件』

『精美雅麗的美術畫圖』

『維妙維肖的西法放大照像』

莫不精益求精 應有盡有

請到  
上海四馬路  
中市紅屋  
世界書局選購

各界諸君如欲購辦上列各種禮品請駕臨上海四馬路世界書局紅屋莊陳禮品信託局參觀外顧如蒙定價列文託道



濃意妾水似情郎



馮小青清初人爲杭人馮生姪不容於  
大婦憂鬱而死葬西湖孤山



馮小青墓

## □編輯餘瀋

記者

本刊第一號備受讀者歡迎。同人漸感之餘，益求內容精美。本期所載全是名家傑作，必能使讀者諸君滿意。

第三號有程小青先生之『貓兒眼』、張碧梧先生之『一張照片』，均為東方新探案，極有價值。又有嚴芙孫先生之『情人之子』、江紅蕉先生之『蕭郎畫櫻記』，都是言情傑作。餘如鄭正秋先生之『一塊肉』、王西神先生之『並蒂花』，亦覺描摹盡致，別饒風趣。

本刊訂撰名家長篇小說八種，第三號另登楊塵因先生『老殘新遊記』、張碧梧先生『毒瓶』，兩種均有極濃厚之趣味。暫定與第二號兩種長篇間期登出，俾快先觀。

本刊歡迎短篇小說、筆記、詩話、聯語、雜作、小品、照片、畫片、諸件，酬格從豐。

本刊徵求女界著作及補白用小畫品，酬金特別從優。

本刊擬特刊『婦女號』及『新婚號』，一則全載女子所著短篇傑作（並附照片），一則專登名人自述結婚小史，正在徵求文稿，如蒙惠賜，無任歡迎。

編輯餘瀋

目 次

一

□ 小說 快活 第二號

目次

◎ 短篇小說 ◎

愈愈奇出  
拆中拆.....李涵秋

大藏文字  
牡丹刦.....許指嚴

如命此該  
麻面郎君.....嚴芙孫

血字漢字  
絕命書.....徐枕亞

人家破亡  
交易所底罪惡.....鄭正秋

續絃贅壻.....謝豹

薄紅命顏  
桃花女郎.....范烟橋

曼珠競隔  
藏房血案.....王蓀農

情海風波

天涯過客

妻鏡

張舍我

余之未婚妻

徐半梅

同夢

張枕緣

誰教你墮落的

江紅蕉

父子同惡報

程瞻廬

小孤婦

趙赤羽

不自由……毋甯死

吳公雄

三十年

張碧梧

◎長篇小說◎

小袁 小社會 情場 憂愁 情愛 試驗 族富 行月

福庭 情人 驗人 誓愛 家業 妻子

喜門 相主 獄前 眼地 木變 情慘

春一 潤過 創傷 詞作

燕雁離魂記

李涵秋

徐枕亞

# 活 快

秋涵李都江任主輯編

石雲張山錫輯編事理

## 者述撰約特

次爲多少字首以

王尊農	江紅蕉	朱瘦菊	沈禹鐘	何枉生
吳訥之	吳公雄	周恨夫	俞印民	徐枕亞
徐半梅	孫景康	孫掃緣	范烟橋	唐忍庵
張枕綠	張碧梧	張舍我	張敏笙	陸字山
陸聽鶯	許指嚴	許塵父	程瞻廬	程小青
惲鐵樵	馮漣漪	楊塵因	葉小鳳	趙茗狂
趙眠雲	鄭正秋	鄭逸梅	樓亦文	關斐然
嚴芙孫	嚴獨鶴	嚴謌聲	顧冠英	龔餐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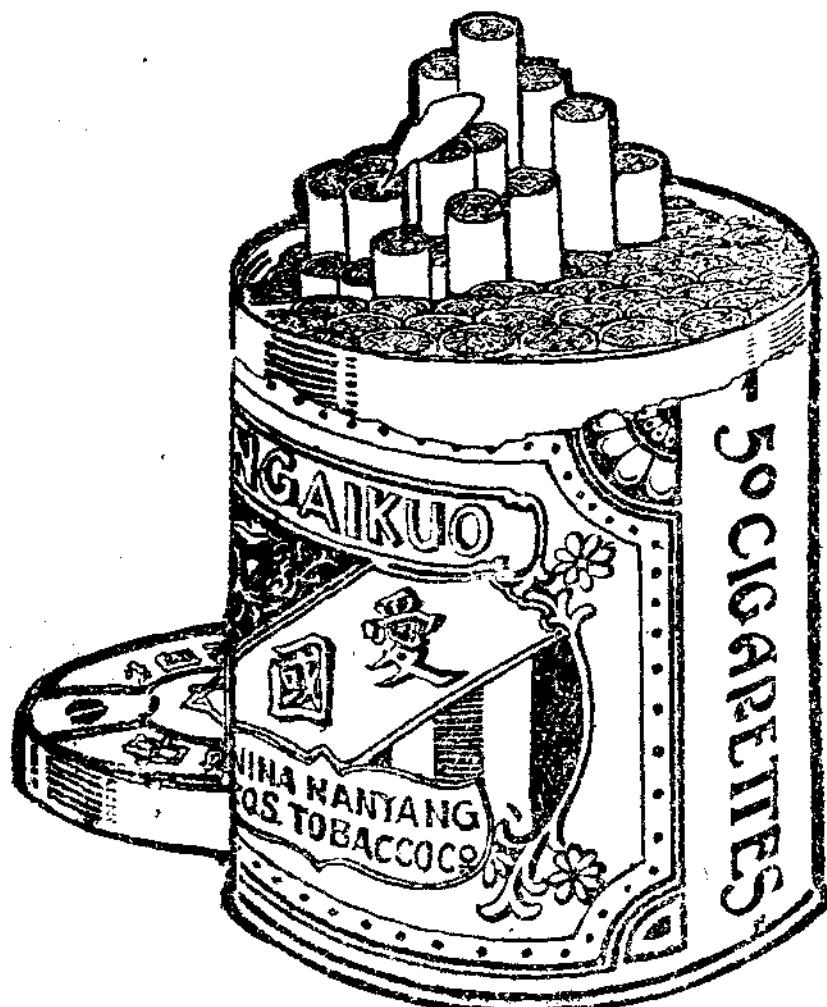
國民『愛國』

愛吸……

『大愛國牌香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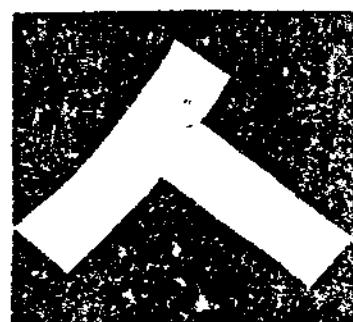
『愛國』『愛國』

牢記勿忘



中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 中國人



# 提 借 國 貨

間嘗攷外人之商於我國也、無論極細微之物、苟爲彼國所有、必不肯舍己購人、其熱心愛國、保持利權、有如此者、而回顧我國人、非不愛國、顧昧于利害、不加省察、見舶來品之外觀纖巧、遂不審其容內、樂而購之、不知彼正以此餌我也、試一調查海關冊報、歷年輸入、實足駭人、吸我脂膏、吮我精血、又予我東方病夫之名、我國人受此奇辱、不思湔滌則已、苟欲洗刷、惟羣策羣力、以提倡國貨、挽回利權、所謂中國人提倡中國貨是也、中國人丹爲完全國貨所製造、本藥房因鑒于利權外溢、國庫之日虛、于是急謀提倡、力圖振興、博採國產原料、自製龍虎人丹、以冀挽回利權于萬一、發行迄今、十有一年、頗蒙各界稱許、推爲國貨中上乘、較諸舶來品、大可駕而上之、是以銷行之廣、普偏全國、果能人同此心、心同此志、數年之後、行見實業勃興、利權可挽、是深望于愛國諸君之提倡也、

查近日報載某國以對外貿易之不順、上書議會、要求設法、而對華貿易尤須主意云云、當考某國之對華貿易尙占優勢、即以丸丹一項而論、自五四之後、猶有百有餘萬之多、而彼已皇皇不可終日、願國家其遠猛省、急起圖之、

# 啓部丹人房藥法中海上

# 通

敬啓者本雜誌第一期業已出版採集稿件新舊參半類皆海內名流所撰述趣味濃郁允稱獨步倘蒙定閱請將下面定單裁下詳細填註連同書款寄費一併惠寄上海四馬路世界書局當卽准照辦理按期寄奉決不擱誤耑此佈告順頌

台綏

上海世界書局快活小說社謹啓

# 告

目	價	零售	每期	實售大洋二角	寄	本國每期一分	郵票代洋
半年	十八期	實售大洋三元			日本每期三分	十足通用	
全年	卅六期	實售大洋六元	費		外國每期四分	以示優待	

逕覆者頤閱

貴社通告藉悉新出快活小說趣味濃郁售價低廉甚合鄙意用特預定期(自第期起至第期止)核計書款寄費共大洋元角分悉數寄奉至祈察收務請按期照寄遞交省收爲荷此請

# 定書單

上海世界書局  
快活小說社 台照

啓月日

□ 愈奇 拆中拆

李涵秋

拆白之事。各處皆有。而以上海一隅爲最甚。其黨中人物。均係青年男女。誘人之術。或以財。或以色。稍一不慎。即墮彼彀中。受其害者。小則金錢不翼而飛。大則生命亦因之莫保。凡老於上海之人。類能一之。綦詳。且引此以爲少年子弟。戒然不貪其財。不貪其色。彼自無所施其技矣。去秋。友人爲余談一拆白黨魁。被人拆白事情節。離奇可使聽者忘倦。余於課餘之暇。不惜浪費筆墨。編纂事實。作一短篇小說。以饒閱者。想亦閱者所樂聞也。漢口爲武昌重鎮。陸有火車。水有輪船。商業之繁盛。交通之便利。甲於他埠。然而客民愈多。作惡之事。亦愈夥。除架子樓專收黑貨外。娼寮旅館。咸有拆白黨之蹤跡。蓋彼等隨時隨地。欲設阱以陷人耳。陸某者。漢口拆白黨之黨魁也。性機警。善權變。每畫一策。無不奏效。黨員中均以漢之諸葛武侯目之。陸之黨羽。遇有拆白不易。

下。手。者。悉。歸。而。求。教。陸。則。一。授。以。方。略。不。數。日。佳。音。果。至。但。所。獲。費。財。黨。員。不。得。私。取。儘。其。所。有。必。奉。之。於。黨。魁。由。黨。魁。按。款。分。派。然。後。乃。敢。收。入。陸。爲。黨。魁。有。年。而。積。蓄。亦。愈。厚。惟。伊。以。目。空。一。切。故。覺。天。下。之。大。其。智。識。技。倆。無。能。出。其。右。者。嘗。謂。黨。員。曰。吾。操。是。術。不。論。足。涉。何。地。皆。可。使。人。入。我。圈。套。人。若。欲。以。此。等。手。段。待。吾。是。猶。以。卵。擊。石。多。見。其。不。自。量。也。言。時。意。甚。自。得。一。日。黨。員。某。有。事。赴。滬。歸。道。滬。上。拆。白。之。術。愈。出。愈。奇。有。化。裝。爲。女。學。生。引。誘。富。家。子。弟。者。有。化。裝。爲。巨。商。引。誘。大。家。婦。女。者。官。廳。查。禁。雖。嚴。案。情。終。未。敗。露。較。之。吾。鎮。殆。有。甚。焉。陸。聞。之。笑。而。不。答。某。問。曰。君。笑。胡。爲。豈。疑。余。言。爲。詭。與。抑。譏。彼。等。之。術。猶。未。精。與。陸。曰。否。否。吾。聞。汝。言。知。汝。詐。爲。得。未。曾。有。其。實。此。種。舉。動。殆。亦。老。生。常。談。汝。之。經。驗。尙。屬。幼。稚。時。代。毋。怪。目。爲。奇。異。余。久。不。作。滬。上。游。黃。浦。江。頭。未。識。風。景。仍。如。曩。昔。否。下。星。期。一。余。擬。赴。滬。一。行。調。查。吾。黨。狀。况。且。欲。使。一。絕。美。之。女。子。傾。身。事。我。所。有。貴。財。亦。盡。入。我。之。囊。橐。方。見。我。陸。某。之。能。否。則。不。復。與。汝。相。見。星。期。日。陸。將。黨。務。結。束。命。人。代。理。并。囑。如。有。要。事。可。發。電。至。上。海。三。馬。路。某。旅。館。請。該。處。帳。房。轉。交。我。便。收。到。緣。

該賬房與余至好此行卽下榻其處電去萬無錯誤星期一午後陸向招商局訂江新輪船房艙一間先令僕人將行囊等件送往該船卽在彼守候黨員等於上燈時咸來船相送談話未幾時計已敲九下汽笛嗚嗚不啻催人分別送客者登時皆紛紛上岸陸曰汝等請回容再把晤黨員齊起立致詞曰祝君此去一路平安兼獲勝利陸某於此亦惟含笑答謝而已江天如墨萬籟俱沉一葉輪舟竟隨此莽莽波濤而去是夜舟中搭客無貧富無貴賤皆屏息慮暫爲休養陸某亦人耳當飽嘗黑甜風味詎意輾轉衾褥不能成寐以彼挾有無窮之欲望其結果乃戰勝睡魔不然陸某又何爲而自苦耶然彼之如此蓋因曩旣大言於前必期實踐於後沉思竟夕眉睫永無復合之時所喜者機輪之聲刻刻慰其岑寂須臾燈光全暗天色微明人方早起徘徊陸則擁衾委頓此無他人於失眠之後其精神必遜於平時盡人皆然豈獨陸某如乎及醒夕日已斜電燈全亮僕人以面水進陸旣從事盥洗并詢舟抵何處僕曰已過安慶矣其時統艙中方開晚餐而一般勞苦之人爭先進食一若遲則卽不得果腹者陸覩其狀覺佛家所謂餓鬼地獄竟畢

現於眼前。夫亦大可憐矣。於是散步於船艙之外。縱目遠眺。沙邊水鳥拍拍而飛。墟裏孤烟亭亭。直上自思。明日此時抵鎮江後日當可抵滬。斯念甫動。心中轉愉快。非常故此兩夜來酣然高臥。無復有絲毫思慮存於胸臆。星期四旁午。輪船駛進吳淞。回望近處砲台。隱隱露出林表。知距上海已無多路。立命僕人整頓行囊。俟抵埠時。汝可雇人送至某旅館。我自乘馬車前往。僕曰。諾。鐘遼一下舟。抵招商局碼頭。陸卽跳上馬車。徑赴該館。該處賬房見陸遼來。不勝欣喜。招呼茶房。將樓上第四號房。間騰出讓與。陸某居住。且詢陸某此來有何公幹。陸曰。足不踐貴地。已數載矣。今幸有暇。特來晤我故人。賬房曰。君甫脫征塵。宜稍休息。我晚間當約君小聚。聊盡地主之誼。陸曰。君請有事。乃取出筆硯暨牋紙一束。狂草數行。路敍客途平善。現已下榻三馬路某旅館。云云。書成。用信封。封固。遣僕送往郵局。寄至漢口。該黨機。僕人去。賬房復來。敍舊。陸曰。今年貴處市面。若何。貴館營業發達否。鄙人遠居漢口。對於此地情形。可算隔膜。前有鄉人自滬回。言及上海拆白黨。較往年愈多。而其術亦較往年爲尤善。誠有之否。賬房曰。豈惟有之。月前某巨紳之姨太因。

往戲園觀劇與一拆白黨姍識不特金錢爲其騙去卽自身亦被拐逃雖派多方緝獲終無下落近復發現一事洋行買辦某用數千金納一小星住居於外日昨乘其他出忽然席捲而遁事後經人查察其女爲拆白黨之一上海乃萬惡之藪苟血氣未定不宜居此久則必受其害以君之老成練達似可無慮特恐若輩竟來嘗試尙須先事預防陸曰金石之言永銘肺腑實則口雖如是其心中方以我爲漢口拆白黨魁不遇輩則已倘遇若輩又何異小巫見大巫耶不過不能明言以告吾友敍談良久茶房來詢晚膳賬房曰我與陸先生出外觀劇汝可喚一汽車來立刻汽車至兩人登車告以到丹桂茶園霎時已抵園之門首入座後陸以所演之劇無甚出色遂託辭曰余腹餒矣兩人乃同往一品香茗飲迨杯盤狼藉計時業已夜半彼此興盡而返寓滬之第二日夕陸思邀賬房至大世界新世界等處游玩賬房因他事羈絆不克踐約陸遂一人前去環顧游人中婦女雖多無一當意者略事流連徒步歸寓甫憩片時忽聞賬房呼茶房可將客送至樓上五號房間陸知來者爲女眷未便伫立而望乃從門隙偷覲果有一淡粧少婦珊瑚

來。前。年。事。約。花。信。左。右。足。著。皮。鞋。手。提。皮。包。後。隨。茶。房。攜。箱。攏。數。件。陸。心。異。之。以。爲。此。誰。家。眷。屬。而。令。其。隻。身。來。此。萬。一。途。遇。強。暴。安。能。倖。免。繼。思。彼。既。獨。來。獨。往。其。胆。識。必。遠。勝。男。子。余。與。彼。無。一。毫。瓜。葛。爲。之。担。憂。誠。不。值。得。當。喚。茶。房。取。晚。膳。來。食。畢。展。衾。斜。臥。覺。心。坎。上。已。嵌。入。少。婦。之。小。影。始。終。放。置。不。下。再。憶。及。前。之。所。言。或。者。良。緣。即。屬。於。彼。亦。未。可。知。亂。想。胡。思。天。君。轉。難。安。靜。然。頃。刻。間。睡。眼。朦。朧。幾。不。知。置。身。何。所。當。恍。惚。迷。離。之。際。似。有。人。推。門。入。內。凝。神。細。望。其。人。爲。誰。即。少。婦。也。彼。因。與。陸。爲。鄰。特。前。來。拜。謁。陸。既。驚。且。喜。出。其。種。種。媚。彼。之。法。以。期。入。我。牢。籠。正。得。意。時。門。外。人。聲。忽。然。鼎。沸。驚。醒。始。知。南。柯。一。夢。暗。自。忖。曰。彼。一。巾。幅。耳。能。令。余。大。好。男。兒。夢。魂。爲。之。顛。倒。頗。不。易。易。其。殆。精。催。眠。之。術。與。嗟。乎。入。幻。境。者。陸。某。也。入。幻。境。而。見。此。少。婦。者。亦。陸。某。也。幻。境。何。由。生。與。少。婦。何。由。來。皆。陸。某。思。念。之。致。也。陸。不。已。責。反。疑。少。婦。以。催。眠。術。誘。彼。吾。爲。少。婦。呼。冤。矣。陸。某。此。時。屏。去。妄。念。養。神。閉。目。乃。沉。沉。酣。睡。及。起。身。紅。日。已。下。窗。尺。許。苦。無。聊。賴。思。向。賬。房。一。探。少。婦。之。來。蹤。去。跡。甫。出。門。來。巧。值。彼。亦。立。於。門。外。姿。容。絕。代。圖。畫。難。描。惟。貌。露。深。沉。斷。非。可。

以術誘古人。謂不見可欲其心不亂。陸既覩此傾城。每日思潮。安得不因之而起。然望梅止渴。徒喚奈何。但終不以無隙可乘。而遂置之。某夕適逢其會。少婦命茶房出取筆硯。茶房因賬房在樓下。乃就近向陸處一詢。陸曰。汝借何用。茶房曰。五號女客擬借筆硯寫字。令小人往賬房去取。小人以其路遠。特詢先生。陸曰。有。有亟取筆硯與最佳之牋紙交於茶房。并云。彼問牋紙何來。即告以聞。壁陸先生所贈筆硯亦係彼物。茶房去後。陸狂喜曰。線索在是矣。余費盡幾多心血。未得一良策。不圖收效於筆硯。吾二人若成佳耦。皆彼牽引之力也。將來婚史上又可添一段佳話。以爲小說家之材料。余名其不朽哉。次日茶房以筆硯見還。代答少婦謝意。陸曰。些須牋紙。何謝之足。云由是覩面輕。不復避間。亦言語周旋爲日。既多陌路。盡成相識。陸得膩友。可謂享福不淺矣。無如彼之大欲。并不止是直欲。友我者轉而妻我耳。始則以言挑繙。則以情感。竟得達其目的。一日少婦得家書。時陸在側。問由何處寄來。婦曰。此書係余弟所寄。閱之無妨。陸乃展視。見函中略言。九江地皮贖回。非七千金不可。弟處現已籌得三千。其餘四千。望吾姊速籌帶回。盼切。閱竟不解。

原委婦曰欲明此中原委當先敍余之身世余姓謝名璫華世居鎮江之諱壁父早亡家僅老母與弟弟經商於鎮余前歲適江西劉姓劉亦贛之巨商也翁姑先吾夫而逝吾夫與余愛情彌篤不幸去冬又以瘡疾死余伶仃一身惟有來依吾弟夫家多財產吾夫在日族人常覬覦之今春遠族某將廬山附近地皮兩方私典於人事爲余知特延律師與之涉訟由公廨判定限日備價贖回余上月赴杭向余戚籌款即爲此事伊囑余在滬稍候當由銀行匯二千金來前借筆硯即係該款匯到用寫收據刻下尙短二千金余擬明早回鎮託人將田房等契代押二千湊足其數繳呈公廨以清訟案言畢啓箱檢出田房各契計價不下數萬金陸在旁暗暗歆羨以爲若人歸我則彼之財產均無異爲我所有矣乃進言曰區區二千金何必仰面求人我可立卽籌辦婦曰君雖愛我名義尚未正式無故而令君損失二千金於理不合卽我亦不願陸曰汝言誤矣我視汝直連城耳二千金奚足惜者立回房取二千金中國銀行支票一紙付於婦手婦曰我何以報陸曰以身報之可也兩人一笑而罷是夕少婦極盡綢繆答厚贍天明少婦卽起對陸言曰余

此行只攜皮包一個所有箱攏等件均存君處我到鎮江當有信至俟事完後即與君作脩老計  
小別數日切勿相思隨喚茶房雇汽車一輛二人同坐其中直達滬甯車站少婦見鐘點已屆趕  
卽購票一張匆匆分手陸回旅館告賬房以近來所遇之境賬房曰豔福如君使人羨煞未識曾  
有損失否陸曰彼需二千金用欲以田房等契託人代押我謂可以不必立給銀行二千金支票  
一紙賬房曰君被他人拆白矣陸曰何以知之賬房曰滬上類於此者甚多特君未嘗見耳天下  
豈有如此巨富而肯失身於萍水之人耶豈有如此巨富而二千金竟籌不出耶君細悟其理便  
尋出破綻陸堅不信三日後郵差送來一函封面寫瑤華自鎮江發隨卽拆閱上書望君速來鎮  
江萬全樓二十八號房間陸此際歡躍萬狀卽持此函晤賬房以塞其口賬房曰君勿過喜但願  
君往鎮得見其人卽見其人恐後此損失尤巨陸不與之辯急命僕收拾一切行囊什物立時搭  
車赴鎮及抵鎮至萬全樓詢問棧中人云二十八號房間曾住一謝姓女客此人今早已赴江西  
云如有人來此覓我可往九江大觀樓相會陸於當夜搭上水輪船上駛第三日卽抵九江馳往

該旅館詢貴館可有謝姓女客寓內否。該旅館遍查無謝姓其人。陸知被拆不得已暫寓館內。俟有船來再行返漢。然其心中已非常懊惱。蓋損失巨款不足道。設報紙登載其事。余之聲名掃地矣。返漢後從此洗手不復操此等營業。云吾書斂畢吾深嘆。陸某之失敗在一驕字。又深嘆。陸某之失敗在一色字。果其除此二弊。陸某何嘗非拆白之能手哉。然後知拆人者非良人。被人拆者亦非良人也。吾於陸某何責焉。

◎耀仙說快 逸梅

春晴簾捲展玩仕女畫冊不亦快哉。  
病時得美人調湯進藥不亦快哉。  
良友同宿擁衾夜談不亦快哉。  
購得快活一冊與美人並肩讀之不亦快哉。



文字  
大獄 牡丹刦

許指嚴

予前於清祕史外錄中屢揭清初文字獄之祕幕茲又得聞雲間某君詳言蔡閒漁紫牡丹詩案其繁縝繚曲與通行記載僅舉詩案者更殊亟演述之以報愛讀軼聞者

蔡閒漁者初名景真舉雍正某歲孝廉榜名顯晚又別號笠夫頗工詩文辭尙詞華標榜聲氣師友徧海內凡藝林後進均無不以提倡風雅目之顧其爲人倜儻風流自喜又慕任俠幼出應試年僅舞刁卽以仗義露頭角先是清入關後承明之弊士習譖囂甚更雜以情賄輒轢每試士利弊百出松有軍籍從金山衛例額較多於民富翁張某令其子拜某軍統爲義父公然冒籍入場雖伶某本軍統變童亦題名應試諸童生已譖然矣知府喬光先徇上官意許不具保結不點名貿然局門給卷蓋恐衆之揭其隱也有孫某者年且五十餘爲諸學究魁號稱老童久不獲雋績

憤。有。司。之。不。明。聞。場。中。有。弊。擅。袖。攘。臂。而。起。蔡。援。筆。作。六。言。檄。文。以。示。孫。孫。大。擊。節。曰。此。少。年。生。力。軍。吾。之。子。房。也。諸。不。平。者。見。一。老。一。少。倡。和。咸。踴。躍。贊。同。嘵。然。並。起。中。有。上。海。饒。督。力。者。數。十。厲。聲。呼。打。直。入。煖。閣。拉。案。足。擊。紗。櫺。立。毀。又。槌。堂。鼓。碎。轟。雷。翻。海。吏。胥。皆。犇。匿。慾。者。惶。急。伏。牆。隅。天。漸。明。拔。關。鳥。獸。散。喬。太。守。初。不。敢。出。既。而。聞。衆。勢。就。衰。立。遣。幹。役。擒。捕。孫。老。童。翼。蔡。使。出。曰。老。弟。爾。幼。稚。有。家。長。倚。閭。望。不。可。重。貽。之。憂。我。在。此。不。畏。瘟。官。也。蔡。猶。傲。然。爲。戚。某。曳。之。行。孫。老。童。乃。自。首。滋。事。請。勿。株。連。喬。太。守。命。械。繫。之。將。嚴。治。並。筋。緝。捕。蔡。蔡。父。以。生。匿。居。鄉。落。戚。家。會。喬。太。守。忽。與。卞。同。知。飲。酒。過。醉。因。事。忿。爭。卞。本。將。種。性。武。健。拔。佩。刀。刺。喬。傷。額。事。聞。上。憲。各。解。職。候。質。而。闇。堂。之。獄。無。形。消。釋。孫。老。童。出。獄。得。義。俠。聲。諸。家。競。供。奉。之。蔡。父。尤。感。其。恩。常。留。之。伴。蔡。讀。老。童。憤。世。嫉。俗。時。時。發。其。微。論。以。詔。蔡。蔡。亦。喜。作。驚。人。語。故。詩。文。多。不。自。檢。主。司。輒。以。繩。格。黜。之。蔡。閱。甚。一。夕。夜。飲。醺。然。忽。覺。心。散。不。知。屋。宇。几。席。又。似。入。夢。見。已。前。所。從。游。之。師。在。座。宛。如。幼。讀。時。亦。不。知。師。之。已。死。也。方。以。已。所。作。文。相。質。師。詔。之。曰。子。阨。於。科。場。非。命。也。文。曾。不。中。程。式。也。能。

如何。如何。揣摩。有得。則明。歲應試。有望矣。遽然。而蘇。歷歷。憶所語。遂出。師指某文。讀之。漸易。故態。孫老童頗不謂然。蔡亦不與辨也。翌年果登賢書。時蔡父尚健。在鄉里。榮之。有衙胥某甲者。曾因鬧堂案。索賄爲蔡父所斥。銜之獄。又解不得肆。其伎倆至是。知蔡且貴。恐遭抨擊。遁居他縣。以販繢驟富。乃使其子亦讀書。應試清例。胥隸之子。不得有仕籍。如冒試者。許告發。故當胥子還鄉。應試事。爲蔡父所悉。時蔡以應禮部。不第。下榻張御史家。佐理書記。及課其子。待再試。蔡父寓書告。蔡及胥子。冒試事。蔡憤甚。卽移書邑中官紳。許胥子。遂被逐。然後三年。胥子終以賄通巨紳。某爲庇。得獲雋榜。後譖然胥子益憾。蔡不已。雖未褫革衣衿。卒不敢赴鄉試。以刀筆爲謀師。

蔡居張御史家。既耗不得志。會御史應輪值奏事。因思條陳爲國家開利源。中有收買官布事。繕摺。將上。令蔡敬書之。篝燈布具。方執筆。恭繕。忽窗扇爲風所吹。突然開裂。燈翻油污。摺蔡大驚。告御史。御史愕然。摺不及上。矣。明日卽下逐客令。蔡不得已。移寓某蕭寺。無何。有宮詹王某者。竟以奏買官布事。被嚴旨摺。中條陳相類。御史始以爲蔡德已。且有福報。不便羅致。陰囑同人薦保定。

某官署蔡樸被往間游城南荻道口有故總制洪承疇大宅黃磚朱戶庭石徧鏤人物內有閒廡招旅人寄宿蔡因寓焉偶值長至嚴寒見一幼女蓬頭單衣向房主人乞錢主人以頻至不之禮蔡詢知爲承疇曾孫女呼廚人與孟飯未幾友人約游洄瀨井井乃明御史金毓峒殉難所也蔡意有所感合二事成古風一首中頗指斥滿清稿留案上爲某官所見微諷以文字易觸忌諱蔡意不然出示其友友亦言南山集案可鑒主人情厚未可非也請勿存集中蔡笑曰人生禍福莫不有數如張御史摺上且罹黨禍尙得優游此間尋幽弔古哉吾不能如君屑屑也竟與友絕交翌日辭某官歸京師聞同鄉某君爲御史投刺往謁不答有劉副憲者與張御史稔頗佩蔡之才且賞其傲直有節招入署爲記室元旦賀年同鄉特踵門求見蔡辭之司闈者持刺入鄭重致意蔡鄙之不與通問同鄉御史大恨自是衆皆謂蔡狷傲且度量褊狹不合時宜一時擠排輒轢者羣起而指目之矣無何劉副憲以疾卒蔡終不第乃蹭蹬還鄉

蔡年四十餘精力方壯乃殫心著述以詩古文辭教授生徒負笈者四方虧集一時弟子行聲氣

甚。盛。郡。守。慕。其。才。延。主。雲。間。書。院。講。席。文。宗。蘇。眉。山。詩。步。武。山。谷。提。倡。風。雅。著。舊。輒。爲。低。首。頗。狂。  
傲。不。羈。較。旅。京。時。尤。甚。蓋。自。以。爲。不。諳。於。俗。無。志。榮。利。故。敢。爲。大。言。貶。斥。當。道。視。當。代。顯。達。繩。尺。  
之。文。少。所。許。可。平。居。常。言。世。人。如。有。耳。目。則。必。不。容。紛。紛。醜。怪。者。白。日。向。人。作。態。又。言。文。章。一。染。  
富。貴。氣。便。無。足。觀。又。云。如。今。旨。主。司。乘。運。佳。士。從。何。處。覓。生。活。議。論。類。此。者。甚。夥。朝。士。頗。側。目。一。  
時。肄。業。生。徒。咸。濡。染。習。務。爲。狂。放。其。間。高。才。生。有。王。元。定。聞。人。俊。劉。朝。棟。吳。光。裕。等。二。十八。人。  
謂。之。雲。臺。健。將。王。元。定。尤。兀。傲。意。氣。不。可。一。世。記。聞。鴻。博。冠。絕。士。林。見。人。文。輒。笑。之。忌。者。私。呼。曰。  
王。哈。哈。招。尤。搆。怨。蓋。非。一。朝。夕。之。故。矣。蔡。主。講。席。二。十。餘。年。文。字。外。好。飲。啖。妻。死。已。五。十。餘。歲。矣。  
門。人。某。爲。購。一。嬪。娛。老。姬。頗。有。姿。且。略。通。詞。翰。出。身。小。家。曾。爲。匪。人。所。誘。年。二。四。始。歸。蔡。蔡。得。  
自。門。生。所。獻。未。爲。失。德。也。惟。妾。脫。匪。人。歸。後。邑。人。士。頗。有。問。津。者。洞。口。漁。郎。胡。麻。時。飯。而。巨。紳。某。  
以。方。伯。告。歸。尤。喜。作。東。山。絲。竹。之。樂。屬。意。此。第。性。慳。吝。不。肯。擲。多。金。而。妾。意。亦。惡。其。貪。鄙。慕。名。  
流。文。士。願。從。蔡。如。柳。河。東。之。信。仰。牧。齋。也。巨。紳。聞。女。爲。蔡。所。獲。大。恚。且。憶。三。十。前。事。尤。老。羞。成。

怒。蓋巨紳卽某御史曾授刺副憲署。不見答者耳。蔡夙鄙其爲人。冷嘲熱諷。不遺餘力。以是積不相能。某紳更喜倚勢。魚肉鄉里。藉致權賄。其爪牙之一。卽前此冒舞應試之胥子。咸蔡之仇人也。日夜媒孽。蔡短欲有以中傷之。共快私意。奈蔡擅虛譽。大吏輒側室羅致。門下生徒。勢張甚。紳與胥子遂巡未敢動。然深識之士。已爲蔡懷萋斐之患矣。

清廷庇護已族。輒以郡守無親民之責。事務清簡。而五馬尊嚴。比於大吏。則派遺愛新覺羅之不才。子當之臥治數年。腰纏萬貫。於計良得。故一擇出守者。以旗籍所占爲多。而江浙間民情良懦。所占較他處爲尤多。然旗籍先生大都不諳文學。蔡初主講席。其郡守固解憐才者。此後稍稍變易。竟遇沒字碑。假他人爲耳目。而某紳乃得進言。推翻蔡氏。臯比易以己黨蔡之門人。皆譁然。幸蔡因年老。樂於恬退。勸諸生徒勿競。遷居鄉間。好自習靜。事始解。而兩家生徒。固互相詆謔。不已。時蔡頗有優游卒歲之遐想。壬午除夕詩云。雪霽煙和春乍。迴冰南孤往探村梅。年除自愛風光。好步遠誰憐。筋力頽。酒量漸低。猶有債詩逋。欲理愧無才。屠蘇飲罷惟耽夙。未厭疎疎爆竹來。

則其間情逸致亦可想見。年已六十六歲，又豈料慘禍之來。相煎太亟，即在此風燭餘年中哉。先是蔡放歸梓里時，以隨時寄慨之作編爲一集，出示生徒，題曰「閒閒錄」。取詩桑者閒閒意也。顧中多雌黃，朝士及諷刺邑紳語，晚歲恬適，頗悔少年狂誕，欲毀其稿而流布既久，勢難反汗。又著紅蕉詩話，時時加以矯正。又著笠夫雜錄，中有戒其門生語云：「常熟馮舒名諸生，以議役事觸縣令瞿四達，銜之，摭拾馮懷舊集自序書太歲丁亥不列本朝國號年號，摘其詩中違礙語，坐以譏訕下獄，曲殺之。」謠云：「破家縣令不可不慎也。」則其謹慎戒懼之意溢於言表。豈知某紳等已據其閒閒錄爲鐵案，曲殺之禍，即在目前。蓋閒閒錄中有詠紫牡丹詩，所謂「奪朱非正色，異種盡稱王」。二句某紳已標爲訕謗朝廷狂悖不道者也。而尤爲刺目者，有哀漳城一律詩云：「城裏無烟白日荒，北軍搜盡萬家糧。戈船蔽海天常黑，鐵騎飛沙霧轉黃。」一郡饑魂秋哭雨，千山戰骨夜埋霜。我生不盡哀時感，衰草寒原幾斷腸。」下雖注抄趙雙白詩，某紳則指爲僞託，顯見欺罔。臣測時郡守某旗籍中最憤憤者，入紳言大憤，邊詳上憲，蓋因南山集及一柱樓詩皆坐隱匿。

不舉者之罪。官僚懲於前事，益惴惴不敢不聞。胥子更從而督促撗。官吏之欲援寬典者，咸受挾制。事遂上達。時高宗甫治胡中藻獄，餘怒未息，立命蔡棄市。妻妾子女皆流戍三千里，門生二十八人分別謫戍。有差蔡子三人，長曰必昭，博學能文，雋才也。性孝義，請於大吏，願以身代大吏。不許。蔡妾朱氏亦慕古烈女風，號泣太守署前，謂夫主年逾古稀，援情例得減死，否則妾願就斧。鐵以代老人，誠不忍以垂暮之年，猶不保首領也。守憫其語，欲改讞，就之。胥子謂某巨紳曰：留蔡，則吾輩且有噬臍之禍。况煌煌諭旨可違返乎？某紳乃本此語，刼守及大吏，蔡竟坐誅。妾當行胥子賄，麻役納於紳之別墅。偏一夕歡，妾不從。曰：吾年三十餘矣，方悔前行，願爲蔡先生殉節爾。輩多行不義，復欲魚肉我乎？覲然人面，誰無妻女？見他日之悉遭污辱也，立出袖中剪，自刺爲衆所持。血流滿襟，不得死，役亟摶之，行乘閒投澗死。邑人厚葬之。

蔡宅沒於官，即以賜胥子。某紳推之爲首功，故也。宅中植有紫牡丹一叢，春時花繁茂，蔡嘗宴賞其下，卽慘禍之所自來也。自胥子入居，枯萎不花。一若爲故主抱怨者，踰三年，忽放一蓓蕾，大如

盤胥子大喜邀紳及親友集宴笙歌酒醴夜以繼日紳愛花色之豔以手撫之覺有汁如血涔涔下滴方俯首視階下一滴忽入衣領閒癢不可當遽命取巾拭之隨拭隨延蔓及全項癢甚成痛不可忍不終席而歸號呼徹旦竟成巨疽諸醫束手遂死胥子惡牡丹之爲妖也欲刈掘以洩忿其寵妾及女酷嗜此花執不可僅折其朵插入腫瓶了無他異遂以爲紳偶遭蛇虺之毒非牡丹所能爲無何牡丹復開五花時已初夏衆咸驚異以爲神且花色豐豔夐異尋常妾女輩慾憲胥子開筵演劇賞此奇瑞胥子懲於前事不欲鋪張妾女大擾不休不得已仍折束徧請戚友酒肴方陳忽差役臨門繯綣鏗然謂盜扳胥子爲贓家須往對質家眷皆付羈管一時賓客驚散門庭封鎖矣無何胥子果有通盜情節妾女籍沒墮樂戶房屋官買有大官新自浙中來出費購此屋啓鑄而入則紫牡丹三花獨盛開大官義子二人一年十五一尚髫齡對之流涕大官研詢之則是屋之小主人也蓋蔡之次子必昌三子必得當隨戌時年俱幼例隨母行而必得本庶出蔡母又不忍相離奈爲紳胥之黨所阨挾蔡妾入別墅而鞭促二子先行蔡妾料二子必爲悍役所害

故一死以殉不知二子解至省中某大官見而憐之陰遣幹僕護之行且賄悍役俾長途無所苦比抵戌所華州適大官移任陝中訪得二子俱在大喜留之署中教以書史聰慧過其子弟遂認爲義子遇赦免卽挈之歸吳大官本楓涇鎮人故置產於松不圖卽蔡之故宅也又知必昭亦在戌所遇赦流離不得歸又遺幹役迎之必昭多才惟懲於父禍不復應試大官使編己之生平政績又助修志乘以兄之女妻之并還其產增置田宅弟兄皆得溫飽覆巢之下竟有完卵未始非不幸中之大幸也或云蔡生平待人頗厚隣里咸感其惠惟達官貴人及土豪地痞輩與之爲讎耳此其所以終得後福矣

蔡案方盛時門生二十八人咸被株累親戚故舊盡如驚弓之鳥悲感歎憤不敢形諸口道路以目蓋恐某紳與胥子之挾短長也顧不十年大半得生還鄉里而某紳與胥子及助成是案者俱已身亡家破不留片影報應之速知者莫不吐舌聞人俊者字卓三劉朝棟者字素菴皆蔡之入室弟子而放言高論觸忤某紳勢不兩立以刊行閒閒錄列名校勘且有跋語遂被牽入較其他

門人情節尤重。遠戍平涼。卓三。方叟。妻續絃。甫彌月耳。妻亦世家女。美慧能詩。誓從夫遠戍。傾家賄。押衙。得至平涼一路。唱和酬答。稿幾盈尺。若忘。橐。因之戚。劉有子甚孝。亦從父行。後竟遇赦。偕歸復其田里。亦天幸也。王元定少時怒逐其僕。及遣戍榆關。則僕已爲武弁氣餒。甚張見而侮之。曰。王哈哈亦有今日耶。將假事瘦斃之。而滿人某將軍適在某山修秦皇祠。無人作碑記。或薦王之才。稿成。大悅。延之入幕。竟得庇蔭。武弁無如何。且轉媚之後。遇赦歸。武弁竟贈以千金。請釋嫌。怨。王哈哈於是亦小康矣。惟吳光裕者。字秋漁。遣戍華州。以體弱不禁長途之苦。抵戌所。卽得疾。咯血。輒盈盂。其弟樹本。讀書敦氣誼。友愛過人。私斥家財。隻身韓戍。所侍奉湯藥。宛轉無所不至。而秋漁疾終不瘳。樹本從之不肯歸。秋漁好苦吟。著詩集甚夥。每疾稍間。必出游山水。樹本先後護持。惟謹夜宿農家。拾枯枝燃炭。作筆囊中貯。柿葉代楮。就土銼旁微光。書所得句。颺數十紙。投別一囊中。樹本藏而理之。無片葉遺失者。歷二年。積詩一千數百首。疾遂不起。樹本囊金已盡。慕於邑中士紳。爲之棺斂。厝寄大寺。中有某紳者。憐樹本才。資以膏火。讀書兼課子。其家又

爲納粟入監應京兆試獲聯捷成進士第累官至內閣學士親往華州迎秋漁柩歸葬而家屬子孫仍得庇蔭爲華亭世家今秋漁各集猶有流傳者

蔡晚年得高足曰陸明霽不在二十八人之列且其人溫文爾雅不好矜才使氣與某紳等亦未嘗有怨嫌蓋其時蔡性亦恬退化雨之霑其所得者異也方補博士弟子員嶄然露頭角而蔡禍起某紳等終以其蔡黨欲羅織之顧陸爲郡守滿員所取士陰加袒庇又以閒閒錄等書校勘無陸名諷某紳等寃一面網某紳將允矣胥子意不然謂芟草除根之說援宋王倫語以相難某紳乃竄陸名其中陸父固巨富胥子之瞞其室者殆亦以此嗾其黨索賄於陸父陸父歎曰象齒焚身古人所戒吾積財以庇子孫耳今反爲累何愛於財乃斥巨金畀紳及胥子陸果得減等僅革衣衿旣而貨其產盡分與諸當遣戍之家瞻其孤讎父子匿居鄉間躬耕自給及事解諸戍者皆歸陸遂以耕讀避匿不復來城市諸家咸慕其義就與之談桑麻晴雨逸興遄飛絕口不道時政也惟念蔡著述飄零將遂湮沒乃與諸家集資刊行紅蕉詩話笠夫雜錄等數種皆蔡晚年見道

之作不涉譏刺。陸爲之序亦隱去牡丹獄事。略謂「我師笠夫先生以名孝廉。提倡風雅。乾隆丁亥先生歸道山時。年七十有一。其子必昭有雋才。客於外。以是著作皆不傳。予於老友姜孺山廣文處。得是集。孺山少時亦嘗師事先生。每憶先生輒持麥飯一盂。往弔於花涇之北。風銷雨鏘。謁其墓而感慨係之。先生著述可傳者甚夥。此非其至者。然後世嘗以先生之嗜學重其人。以重其書歟。先生弟子聞卓三人。俊吳秋漁。光裕等。皆工詩。其不遇幾與先生同。文人多窮。不獨爲吾鄉二陸慨也。」序文但言歸道山客於外。實則被慘禍。與譴戍耳。隱其詞。所以避指摘。亦足見當時文網之密。而師友氣誼百折不渝。雖以陸之逃世。猶不惜一言。亦令人欽仰。若今人處之。則并不肯爲之刊行。作序矣。或云機雲見殺。序末謂二陸之慨微辭可證也。顧聞王哈哈歸後。曾舉斯案。顛末作牡丹劫傳。奇以示陸。陸反覆勸其藏弃。且勿梓行。故不傳。

指巖曰。蔡之生平不過如錦里先生巢邱子類耳。乃得金人瑞。呂晚村之禍。滿清淫威。洶歷史以來。所罕見也。然帝王者實爲僉壬所利用之傀儡而已。權勢威力供人捉刀。揭破假面具。不值一

晒。又。古。今。同。慨。矣。

社丹鳳

◎詩奴

攸縣黃天甲清嘉慶間人初爲人奴因能詩人稱詩奴主人延西席某君者善詩

天甲事之三年遂習吟詠有雲隙露星天有眼巖均垂草石生鬢兩句爲人傳誦  
其他佳詩尚不少也主人愛之配以一婢婢頗敏天甲教之學詩久之亦能成詠  
惟不及天甲之精到有花落香猶在燕歸巢已空十字亦人所稱道者後主人官  
蜀中帶與俱往川楚亂主人獲軍功黃亦保舉把總銜遂脫奴籍而詩奴之名卒  
不能脫黃亦不諱也

鄭際雲

□ 命該  
如此 麻面郎君

嚴芙孫

這天傍晚南京路一帶大商店掛滿了五色的國徽一面面的都是迎風飄舞那屋簷上一式的放出紅綠的電光直照着七層樓西洋式的大旅館這時十八號雅室裏碧文姑娘正和他情郎袁洛人娓娓的情話不一會他們倆手挽手兒的坐着升降機下來換上了一部碧綠色的摩托卡飛也似的駛到顧家花園去瞧提燈大會去了這晚一羣人歡迎霞飛將軍的熱度沸到極點誰不是興高采烈的好像得親偉人的幸采便覺畢生無上的光榮了那提燈會的內容燈綵抬閣明錦輝煌直引得一羣瞧熱鬧的人連聲喝采經過的要道擁擠得人山人海排立得像堵牆般的那部碧綠色的摩訶卡不能前進也只好停在一旁碧文姑娘瞧着這樣的盛會精神上着實感受一種快活只是袁洛人雖是也會瞧熱鬧但他還不曉得今天為什麼有這樣的一場盛

會兀自糊塗可算是莫名其妙他如今是二十開外的人那怕是高小的一冊數科書他都沒心領會什麼報紙書籍和他怎會有緣也難怪他沒有世界常識哪碧文姑娘當下便把霞飛將軍的豐功偉烈殺敵致果血戰瑪恩河的一篇成功史一五一十的說給袁洛人聽他聽了也不理會但嘻着張嘴露出一排燦爛的金齒對着碧文姑娘奕奕有神的秋波一晃一晃的放出光來碧文姑娘倚着他的身旁笑說道我也望郎努力前程做一個轟轟烈烈的奇男子能在海外建一番功業唱着凱旋歌回到祖國到那時我們倆再經此地他們也得要拿歡迎霞飛將軍的熱度歡迎我們倆呢袁洛人也笑道你叫我拿鴉片烟槍倒狠慣常的那撈什子的洋槍只怕我還指不動呢說着恰正烟癮發作催着汽車夫趕快先送碧文姑娘回家他老先生正急着要辦他一頓黑飯呢這晚碧文姑娘狠樂意的回去想起他情郎的情語纏綿委實使人魂銷骨軟他雖和書卷無緣只是他瓜子式的臉兒生得白嫩俊秀那可愛的笑渦和整潔的白齒可算是天生的一種美飾品能夠有福的嫁給他可保閨房中一世沒有煩惱的事便真有什麼煩惱的事也

只要向他的面龐打個照眼包就可以萬慮都消破涕爲笑了。

光陰先生的賽跑力真健一眨眼就近碧文姑娘的吉期了在這幾天裏他父親忙得像什麼似的他家的人手也不多無論什麼大小的事都是要他老人家一手經理他是一個商人平素那有什麼積蓄一旦因爲碧文姑娘出閣情願背了一身大債辦上幾件粧奩也得希望到了吉日笑逐顏開的高坐在禮堂上受他們一對小夫妻的雙雙拜見呢吉期的早幾天不知怎的碧文姑娘忽然染了一種精神病和他父親大哭大鬧說是婚姻自由他決不願做那專制魔王的奴隸他父親聽了兀自發怔心想碧文姑娘的親事還是他從小在他娘胎裏的時候和他劉瓊森表弟指腹爲婚他們從小便在一個書塾裏讀書兩口兒我偎着你你偎着我甜蜜蜜有說有笑的後來兩家分遷他們倆依依不捨到了臨別的當兒還互牽衣角哭個不了人家都笑碧文的眼睛腫得像紫胡桃咧如今碧文十八歲這頭婚事也就定局了十八年他自己也不是不曉得的他們倆從小登在一堆兒早就情投意合爲什麼早不反對遲不反對偏到這要緊的當兒

和我老子爺下這一通哀的美敦書呢。他老人家想到這裏只是歎氣。但是事事都已預備。又怎樣和乾宅開口呢？他老人家狠奇怪他這位令子金對於劉家的親事到底爲了什麼地方不籌心說到家產罷。劉家近十年來經商得意。但說絲緞也就開了兩爿真強過我家十倍。說到人材罷。劉璜森中學畢業有志進取。現在正預備轉入大學。將來的前程真是無量呢。那麼碧文因爲那一件事不稱心哩？後來好不容易在碧文身邊一個小婢口中傳出的消息才曉得碧文姑娘是個天賦美質的奇人。大凡有華麗的美術品照着他的眼裏。他的心頭眼裏頓時感受一種說不出的愉快。不然有什麼骯髒不雅的東西給他瞧了。他哇的就要作嘔了。那麼劉璜森臉上的幾顆麻點在他的慧眼裏又怎會得樂意呢？且要和他做一世的夫妻像這樣面目可憎的人要是長侍粧台。真要損污了美術大家。一雙華鬢的秋波。一寸芳心兀的麻煩不了咧。他老人家聽了這段新聞只是點頭說道：「原來如此。」

可巧劉璜森那晚也瞧提燈大會在華龍路的轉角上。一眼瞧見他未來的夫人。正和一個浮滑。

的少年坐在摩托車裏，摟着說笑。後來又聽見路人指着車裏說道：這位麗人就是上年游戲場大鬧醋勁中掀波作浪的一個時髦人呢！劉璜森是個有志的青年，聽了又憤又羞，當晚回家去自己寫了一封狠長的信給碧文姑娘，信中的大意無非說他幹了不名譽的事情，願從此離婚。好在文明法律只要雙方同意便可行。碧文姑娘接着這信，正中下懷，眉花眼笑的給他父親去瞧。請他馬上解除婚約，把從前所有的年庚字帖一齊燒個淨盡。他父親爲了這事正急得沒有主意，瞧了這信，只是縐着他焦黃的眉心，微微的歎口氣道：劉璜森好有志呀！碧文姑娘啐了一口，道：他好有志？他有什麼志？便是真有志，將來做了大總統，配上他這一表尊容，也得變了個麻皮總統！我雖做了總統夫人，但嫁給這臭麻皮可也就沒有光彩了。

今年春天行冬令氣候，着實不正，單說上海一個地方，那天花的流行比什麼還快？他的傳佈力真個可怕，說到來勢只怕比虎烈拉還要猛烈十倍呢！聽說不到兩個月，大大小小零零碎碎，一共死掉三千三百三十三個人，死掉個巴中國人，原也沒有什麼希罕，只是奇怪身軀強幹，素

講衛生的那些外國人不知怎的也着實帶累死去不少在這恐慌的時代家家戶戶預防傳染人人種痘好像防制敵人一般的提心吊胆但只便宜向不受人歡迎的棺材店和藥材店平白地發了一柱小橫材還便宜平素掛着挺大招牌自命西洋畢業的幾位蹩腳道克特這時添了進項拔清了幾筆嫖債呢這晚碧文姑娘慌慌張張的踏進公家醫院他一顆芳心裏只是別別的亂跳兀自的盤算道袁洛人那張雪白的臉倘使不幸也變了麻子那可怎樣了呢我情願犧牲一生的富貴嫁着他受苦老實說也不貪他員旁的才也不貪他木旁的才不過就貪他那張白嫩的臉兒他如今染了不幸的惡症萬一破了面相他的靈魂和軀壳雖是存在但我嫁給他就爲了他一張臉的如今他破了臉我就猶如處在未亡人的地位那麼我還索性身殉他的臉兒倒還干淨多呢繼而想到隔壁的黃嫂子上月染了這症待到平復他芳容上還是嬌滴滴的也沒損壞一根汗毛況且袁洛人從前曾請吳半瞎子排過命說他一生有福星照命前天他存了一口呼吸也居然逃出死關他的一條命既在死神手上奪了回來可見得那福星隨處的

保護他也不見得再會破相呢。唉天下往往失意的人他心想那美滿的境地還沒達到那昏黑的狹路倒又臨在目前哪就像碧文姑娘進得院內希望的福星沒有碰見直劈面碰見他情郎雪白粉嫩的一張瓜子臉忽然變成了一個粗焦墨黑一臉大麻子的醜漢他迎面一瞧嚇了一跳幾乎驚倒在地當下麻煩極了不由的嚇出來一身芳汗拿纖手拍着胸襟道噏噏……

第二天一派人的論調都說碧文姑娘命中該配麻郎這也是前世注定的想着當年碧文姑娘擇偶的氣概好算他眼力太差揀中了這位不光彩的配偶偌大的上海比那滿面加圈袁洛人臉子漂亮的兒郎着實不少但不曉得碧文姑娘瞧在眼裏要作什麼感想要不要再和袁洛人鬧着離婚呢。

怎知一派人的猜度都有辱了碧文姑娘了他原是一個用情如一的女子他既甘心身殉他情郎的麻臉他的一往情深也就可想而知了有一天袁洛人道我既變了麻子實在有些難看你說甘心殉臉為什麼直到如今還不從容就義呢這句話倒把碧文姑娘駁倒列位請想像碧文

姑娘修到一個嬌豔的臉。壳萬人共仰。將來出風頭的日子。正長。你叫他怎肯甘心便死呢。當下也只好搶着說道。誰說你難看。你麻雖麻倒也麻得有樣子。倒不覺得討厭。說着。指着袁洛人臉上。又圓又大的濃圈道。心愛的我狠愛你這臉子能夠包括西湖十八景。你瞧……這裏是三潭印月……那裏是雷峯夕照……

◎俏皮話

逸梅

甲謂乙曰。世人往往喜人之恭維。予獨不然。乙曰。君固清高拔俗者。自與常人迥異也。甲聆之曰。子誠吾知己。言時其容怡然若甚得意者。

主命其婢灑掃屋宇。忽聞大呼救命聲。主往視之。則婢方力頓其足。詢其故。赧然曰。鼠……鼠入褲襠也。

□ 血淚 絶命書

徐枕亞

此一封情書。凡三千數百言語。語含悲字。字有淚。擬杜鵑蜀道之鳴。類孤雁衡阳之唳。顧又怨而不亂。哀而不佻。雖復滿紙啼痕。却是一腔懇摯。蓋薄命女子遭家庭之變。故致夫婦之分離。樹柏舟之貞操。當沉珠而無悔。讀其書。繹其情。可以興。可以哭。亦性情中。有數文字哉。今春得之。吳門書肆中。書法秀媚。而潦草異常。想見臨命握管。把額神馳。光景中間。復有隱諱。避寫者。數處。一按其原稿錄而出之。弗敢以意自爲增補也。

曜郎惠覽。今茲奉函爲我與君最後之通信也。君得我書。可卽視爲絕命之作。永決之文。不能更以尋常魚雁觀也。妹作此書時。妹身固猶在人間。固猶明明爲生人。且妹亦苟能預臆妹之生命。將以何時終了。而岸然自承爲永訣。爲絕命者。以妹自信終必有此一日。而此日之爲期。又決不

在遠。况繼此以還。或更不能以文字與君相見。妹爲君計。與視妹爲生人。毋甯視妹爲死人。且更不如認妹爲多年之陳死人。則尤佳。而妹今茲之希望於君者。亦若斯焉耳。

嗟夫。彊郎從今別矣。滾滾愛河浪花。長寂茫茫天壤。後會無期。事已如此。夫復何言。言亦何傷。徒悲君意。君固愛我。怕聽啼鵝。我亦戀君。懼君傷我。今茲一函千古。長辭我欲弗告。君將我尤非慮。君尤情忍。自閟豈惟不忍。良心難安。揮淚和墨。寄茲數行。君誠我愛。諦聽我言。善撫珍軀。備爲世用。毋以情殉。增我愆尤。藉曰不然。爲我斷腸。我身雖死。目亦難瞑。冥冥之中。有餘恨矣。

元宵之日。與君別後。歸卽頭疼心驚。似恍恍然。慮禍之將至。始疑爲神經作用。事實上或未必如此。亦聊以自慰。慰之不得。則幻想與君結婚之後。種種懽樂之事。用解憂愁。不謂希望既深。而憂愁益甚。三日之間。坐臥起居。胥不得須臾。甯貼乃至。飢忘食渴忘飲。倦亦弗思休。縱幻爲無數。慘悅之想。冀以滌煩祛慮。而亦終不可得。雖妹自身亦弗知其何以致此。傳曰無喪而戚。憂必至焉。古今思之。斯理驗矣。傷哉彊郎。我亦終弗自知。畢生凶兆。卽隱伏於須斯懽聚之頃。意者天阨吾。

人固宜長日愁顏相對作楚囚之哀啼而不容有此須斯之懽樂邪是可傷也

父也天只作爲厲階自前此風聲漏洩之後卽以妹爲不貞施以家法痛笞挫辱擗髮不可勝訴妹固弗敢深怨而莫須有三字遂爲如山鉄案是直以辱妹者而並汚君之令名妹卽不爲一身惜生命又安能不爲君爭人格邪乃數言申辨益觸其威則併舉妹之身體自由而概行剝奪羈絆四年禁錮嚴刑雖以慈母之代求親朋之勸諫曾不能稍轉其剛愎之意在此一年之中妹之歲月直無日不以淚痕洗面凡茲情形業於元宵面達而未能如是詳明者弗忍君爲薄命斷腸且以嚴威方釋寃罪多時亦弗欲重舉親惡爲名殺罪人也今則已矣游魂似線殘命如絲知爲日之幾何更焉慮而弗道特恐君不知而怨我相欺君知之而恫我益甚則我之罪孽彌深耳禍機重起在元宵後五日也其時方接君自甯來書言安抵省城百凡就緒書末更綴以甜蜜溫馨之語披閱之餘恍若元宵晤對把臂盟心懽樂情長則憂愁意釋乃爲懽無幾而老父之緹騎已來立促就道不容須臾之緩而妹則竟如重罪之囚被逮以去顧莫時心境則反覺甯貼弗復

如前此之寢饋難安。何則。固逆知憂患之來。漸伏於無形之際。且自分此去。必無生理可言。則心轉定意轉穩。固從容以就死。尙何憂患之足言哉。

水行三小時而抵家。此三小時中。妹則蟄伏艙中。栩然入夢。夢中所見爲與君攜手河梁。把袂話別之情。事君告我曰。天定勝人人定亦可勝。天卿父卽剛復頑固。苟我二人堅持此志。終始不渝。則至誠可以格天。而萬一之轉機。卽潛伏于其中。我亦慨然曰。君言良然。吾兩人之愛情。當隨天地而終古。如金石之不磨。區區阻力之來。何足繫於懷抱。正惟魔劫愈多。則後此之收成。愈有價値。君果與我同情。則妹之厚幸也。數言未畢。忽聞巨聲。發於耳際。遼然而醒。則緹騎之使方目灼灼。視我而哂。揣其意想。必謂傻丫頭死在當前。尙能安睡。則疑妹爲別有肺腸者。此屬偷人。其思想不過爾爾。無足怪也。

抵家以後。日云暮矣。老父則踞胡床。盛叱曰。將賤婢來。速具家法。吾今必治死此婢。猶有勸我者。譽與之。拼命耳。妹心不定。迺驟聞此聲。則亦爲之股慄失色。意者積威之下。雖待死心堅。而亦不

能無所震撼邪。趁趣而入，則老父怒。熊方，殷髮，欲上指，鬚眉畢張，目光紅綻，如將暴裂。蓋老父生威相平時，笑語之容，足以令人生畏。况當盛怒之際，而妹又爲其所欲治之人。妹之魂魄精神，幾何而不消失淨盡也。

顧經極短之時間，而妹之神志，又復鎮定。如恆知覆巢之下，必無完卵。事已至此，甯復求生？彼卽不我死，而使之急讐。僉人則婚姻之難堪，或更甚於死刑之宣告。鄉之求生而不能者，今且求死，而不得。夫人生之實難甯，有不獲死乎？旣已待死，而當前恐怖，復何足以動我之心？精神一震，則轉正容問父。女兒不肯累吾父，震怒至此，顧尙不知所以開罪之尤。敢請其故，而父且不答。立促人行杖，欲重欲速。父性至躁，苟有所命，孰敢弗遵？妹亦自知，嬰此大愆，萬無生望，亦何必再爲僥強，而示人以不廣？則竟匍伏於地，以候行刑。鞭笞旣下，血肉爲飛濺。老父之面，而老父弗恤也。當此之時，呼號旣竭，痛苦難堪，怨憤之餘恨，不速死而耳鼓心頭，忽幻起兩種思潮，幾令我求死而不得者耳。之所聞爲老母之哭聲，而心之所懸，則君之盛情也。

罪狀未明而三木已下此在專制時代之法堂容有其事不謂民國家庭乃有此種黑幕事後調查真相畢露君猶憶元宵之夕攜妹手而悄立花前其時則有耽耽而注視妹者妹亟釋手却立若有所怖君則慰我曰此路人來觀燈者無與我儕事卿何畏之甚妹亦知游人甚衆不必盡爲仇人而心中震駭終難自己迺不知此耽耽視我者卽夫已氏之口口口口口（原函缺文）彼欲得妹故以口口口口口挾制夫已氏而夫已氏恐失彼歡心因以無稽之言橫施挑撥且言妹年已長不速醮則醜行所播家聲爲之大隳父也不明竟售其奸迺有此殘忍之舉動旣已嚴治且謂非置妹於死不可夫死則死耳妹固無所深懼而不意奸人簧鼓層出不窮後此凶謀尙有出人意計外者致妹就死之人尙挾污名以俱去此則身雖死而魂魄亦爲之不留何則妹旣爲君之未婚妻妹之名譽卽君之名譽妹生不辰遭此冤孽旣無以報君之情而又以爲君累妹之神明內疚甯復有涯乎

父既以毒刑治妹妹蓋數日而不能動彈體鱗傷殆無完膚痛苦羞憤亟欲死而夫已氏監視

極嚴。彼日以人來貌爲慰問。伺候而實則慮。妹自戕。暗施防禁。乃至母來視我。歔歟終夕而終無發言之機。網羅之密。計畫之深。有令人咋舌驚異者。而妹則對此白髮慈容。婆娑淚眼。益增死後之悲。蓋夫已氏居心很毒。而彼之手段又足以牢籠老父。而顛倒其神情。妹而在也。雖不能作精密之防衛。亦足爲彼等眼中之釘。而未敢驟施毒手。一旦妹先母而死。則母之生命益易爲彼等操縱。而無可如何想念。至此幾欲留此苦痛之身。爲老母作一護符者。然而安可得邪。蓋不數日間。而彼等第二步計畫。又切實進行。

原來彼等利用老父之昏慎。謂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即此一舉。足以轉妹匪石之心。而屈服於彼等勢力之下。然後迺由僞夫諫吉娶妹。過門期促。而謀急。所以防事之再變也。妹漸有所聞。則對其所委監禁。妹者。熱諷冷言。在在表示。其終不屈從之意。彼等乃揚言苟弗從。將由僞夫出面訟老父於法庭。謂妹與君有曖昧之行。而請求退婚。蓋從反面設法。將一舉而盡驟我兩家之名譽。而料妹之爲人。固極愛名譽者。而尤愛君之名譽。則或因兩家名譽。故而軟化其心腸。抑知妹誠。

深惜兩家名譽而保全名譽之法有不必出於軟化者邪。然而妹與君且從此上天下地晤聚無緣矣。

嗟夫。躍郎妹今再爲切實之聲訴使君有知我必死之由與速死之故雖然妹已前言君讀此函時無論妹得死與否君必視爲已死此非妹死志未堅生機未絕以彼方監伺妹者日益加嚴而妹亦不願遽行就死慮身死而致死之由不能達於君聽尤慮彼等計畫不成憤無可洩小人失志何所不爲或且加君以何種之行動不然則且對於老母有意外之危害此則妹之所大懼者故敢忍其無可忍之羞憤而虛與委蛇因以偷得片刻之閑得草成此絕命之作忍辱對人爲君亦復爲母苟此書幸而草成得致之郵筒則妹死爲瞑目而頃間忍羞含垢以偷得此草函之時間者尙爲值得耳。

嗟夫。躍郎從今別矣。憶我識君於今三載學問相磋道德相厲自揣凡庸難匹君子顧承眷眷未忍自棄三生緣契百歲盟諾方思奮勉爲英賢用副厚愛毋累君明何期天道怠在好盈媒孽。

橫施風潮驟至。血飛慘碧。肉殷殘紅。命也如此。夫復何言。嗟夫。羅郎從今別矣。君固大才。宜爲國用。方今時局日趨險途。咎緣國人不知自愛。安逸畏勞。未嘗振作。如君地位死易。生難。逆知我死。君必難堪。此乃小節。烏可行也。願爲國生。毋以情死。反覆煩言。用勗君心。嗟夫。羅郎從今別矣。妹生不辰。迭嬰家難。奸奴僞夫。內外通謀。毀我室家。殘我性命。我死無恤。殞命焉辭。顧有老母白髮。星星。儕茲奸人。日爲傾陷。彼蒼不明。長惡悔善。懼妹早死。而後夕休。九京有知。能弗慘然回念一生。知已。惟君將伯之責。願以屬焉。君固多情。豈忍視嗟夫。羅郎從今別矣。自識英姿。三年於茲。三年之間。爲日非短。奈何良晤不及。幾時離多會少。懼淺悲長。每一疊面。輒復涕隕。言爲心聲。情知弗永。而今凶兆結果。斯呈我生。何幸死也。何畏特此。情根累我。耿耿傷哉。羅郎從此長辭。

花朝前一日未婚妻媛仙絕筆

枕亞曰。傷哉。吾國舊家庭之專制也。孽哉。吾國舊家庭之頑梗也。吾讀此書。竟而不禁淚之潛潛。天下文書爲女郎絕命之作。而此絕命之文。哀多而怨少。語怨而意長。乃至家庭醜史。猶且缺文。不

實。樞爲迺父聲名之累。用心如此。可爲傷已。吾抑不信。彼身爲人父者。對此賢孝之女。迄無骨肉。之情。是其心肺與狼犬何殊邪。錄而布之。非第言情。亦以警世之有子女。而不知所以處之者。

◎古玉印

茂苑逸梅

聞友人述前清光緒中江甯耕夫梁某得小玉印一方。鄰有西席王君者。能識篆文。以示之。曰江南第一風流才子八字也。惟不知是何人之物。欲購買之。而索價鉅。王本寒士。亦遂置之。既而以語友人。輾轉相述。聞於陶齋。尙書時督兩江也。以三百元購之。後知爲明唐子畏私印。王君深悔失之交臂也。陶齋收藏唐子畏畫幅。有此印。故能辨之。又七修類稿卷四十事物類亦載。

唐有此小印云。

□ 人家破亡 交易所底罪惡

鄭正秋

(一) 小娘子威風不小 大娘子面子不大

老阿姐我們活了毛六十歲的年紀，幾曾到過客棧裏來。泡過浴，吻時勢，越弄越行，新法了。你我老太婆也叨叨他們少年人底光，今天在這兒見識，見識。

老妹子，你別說這個話。今天我來雖來洗澡，雖洗澡，但是心裏終有點兒不稱心。媛媛從前，在生意上多少聽話，現在做了人家，人反而歡喜，到客棧裏來開房間。因為一向我是要說她的，所以特地同我分開住。我說這些個客棧實在是叫小姑娘變心底壞場合。

南京路某旅社乃是春申江上數一數二之寄宿所，雖非朝朝陰曇，陽衰却也夜夜羣雌弱弼，居停主見野鴛鴦，紛紛其來集。方欣牌上客，常滿床中人，不空。何暇計及金錢之來其味。

矣。若社會風尚應響笑。若微特置侍者。拉馬於不禁抑且從而利用之一。若唯恐海上婦女人物不易墮落者。去臘除夕之前一夜。有甲乙二氏率領各箇小娘子。隨帶三好婆。二阿姨。並攜福壽膏吸煙具等羣焉蒞止。開其三個房間。上述二媼各叨業已脫離之養女福澤。得出作出洛之楊妃老姊妹合居一室。故有所云云。 稟界。迺旅星羅棋布。幾個宿舍。保得一片乾淨土。何物老嫗竟直以壞場合。諡之。雖然此類場合又豈僅小姑娘變心已哉。

二阿姨回答說。你既然勿歡喜爲什麼也來湊熱鬧呢。

三好婆嘆一口氣說。唉。一把老骨頭還想她發發慈悲心。將來好好的給我一做斷送。哪能夠不稱她底心。陪着她在少爺跟前來假榜清其實。她平常不同少爺出來。開房間的時候。哪裏有叫過我一次。我也明知她這個心思。不過只好假癡假呆。今天又只好順順她到這兒來一躺了。 二阿姨道。被你這麼一說。我也勾起心事來了。不瞞你底話。我們那個小的如今也變了。當她男的。不曾。在交易所發財底時候。一來沒有什麼插帶。二來沒有什麼淘伴。所以常常還到我家裏。

來坐。坐現在還當了得。金鋼鑽戒。指金鋼鑽圈兒。金鋼鑽鍔子。都帶起來了。拍馬屁底人也多了。錢也多了。主意也用不着。我們老底來打了人面也難得見了。大着肚子只管在戲園子裏游戲。場裏充軍似的跑不過我同你兩樣。一點就是並不想她底棺材本。她來請我我就樂得的樂字。就叫做她客氣我福氣跟着吃吃逛逛反正她們底錢是來得很容易的。不請呢家裏也有好安逸。茶飯端正着並不希罕她底請。

三好婆說可不是嗎我們那個也是在交易所上發……

二媽對白正酣不料衷腸猶未盡傾惡聲忽起於甲室。媛媛方作申申之詈。其聲之巨彷彿河東獅子吼焉。三好婆開門出視適值甲少目灼灼以直射一半老徐娘之面滾蛋滾蛋口不絕叱望而知爲向髮妻痛下逐客令者也乃自告奮勇前爲雙方作魯仲連矣。

媛媛見到自己假娘進來更加潑辣起來。其勢浪浪地拍桌大罵道不要臉底爛污貨：到客棧裏來拉男人：爛污貨：爛污貨：殺千刀：殺千刀：挨年歲邊觸你娘底煤頭：這個房間

是我開的哪一隻脚走進來就燶她那一隻脚從腳尖頭上燶起燶到頭髮尖尖頭燶死你底娘賣口……

三好婆剛剛一隻腳跨進房門便聽得燶頭燶腳底毒罵心裏突然一箇疑忌就覺得媛媛欺人太過當場把甲妻勸出房間拉到自己那一間裏說道：少奶奶有話何不請少爺回家再說爲什麼要跑到此地來自討無趣哩。

所謂甲妻也者早已狀若淚人五中忿火早達焦點唯素性懦弱而益以久處夫子積威之下愈覺其敢怒不敢言也聞老嫗言亟欲一吐怨抑惜鬱伊過甚咽不成聲薄命之紅顏已作死灰色矣眼前燈光悉變作一圈一圈之火花復因一陣耳鳴燶爛之火花又頓易黑色其身搖搖勢將頃側可憐人殊動人憐也二阿嬌睹厥情狀恐伊作玉山之頽亟前扶之使倚床梗三好婆更爲取熱水瓶斟杯茗以飲之移時神定二嫗乃再叩以交涉本原

甲妻道他討小老婆我哪敢問一問他天天不回家我哪敢請一請他把兩個孩子丟在家裏不

管我哪能舍得。痛我十個月才落地底。兒子由他們去餓死凍死呢。平常吃的穿的原是賒的。借的。明天就是年三十。他哪能再不管呀。我要顧顧面子。他也要在場面上做做人的。所以不得不趕來。問他要幾個錢回去好過過這個年關的。哪兒知道口還未曾開得就大罵大趕起來。唉我。又不是丫頭收房底下賤貨。爲什麼反而給小老婆壞子躡腳呀。想想做人還有什麼做頭倒不如……沒說完又哭了。

耽於夫權致備受侮辱而不敢致恨。夫所天冤莫由伸。迺不甘乎。夫己氏之所寵孰爲爲之。而至于是蓋依賴根性有以養成之。祇緣身非收房之小丫鬟。遂謂不當受姨太太躡躡。豈人世間无量數不幸之婢女盡屬天生賤胎。理應爲人虐待者乎。記者於此深爲無辜梅香。大抱不平焉。嗚呼。教育不平等。職業不平等。而期男女平權之實現難矣。難矣。

二姬聞之略知梗概。稍加慰勸。即起而至門旁。老姊妹互商和議。上策方決。往勸甲少給付。過年盤纏。予以息事而辱罵之聲。又復繼起。相與出探復見媛媛睡娘姨之面。又連掌伊以。

兩頰聆其言。意似爲不應。引領甲妻來此耳。二姬賭狀恐又逢彼之怒。爰亦參加置罵藉恭與之同調。繼見乙少偕小玉咸在三好婆以爲有隙可乘。竊掖乙裘使之出室。乙固善于鑒貌辨色者。因從之出焉。

三好婆說來的女人沒錢過年也怪可憐。你同我們少爺是朋友能夠替我們少爺整一筆錢給她拿回去開銷。開銷也就完了。

乙道假使老五不認賬起來。你要包討包賠的哩。三好婆說那個自然明天五少氣一平就可以對他討來還你的。乙想了一想說不錯。反正我們在一個交易所買賣總有扣還的機會的。但是要多少錢哩。三道哩。這倒要問她自己了。

乙欲一觀五妻容貌。當情三姪引見入室。後未見其人。已聞其聲。聲聲爲何聲。聲聲盡是嚶嚶。啜泣聲也。乙逕前視之。默念姿首尙稱不惡。私心竊幸並自以爲而今而后多一調笑老五。之資料而墮款問題反將拋諸九霄雲外矣。

三好婆拉拉甲妻說這位三少爺是你家少爺一同做生意的好朋友他肯代你少爺墊付一筆錢明天由我再問你少爺要還不過要多少錢才夠過年呀

甲妻聞言驚喜交集驚者眼淚婆娑客來致視若无睹喜者外人勝似家人居然願助一臂難關或可穩度唯其如是故怨怒之氣平憤懣不形於色容光卽呈活氣幽靜和悅藹然可親方將啓齒忽爲乙言所阻

乙道不妨事不妨事嫂嫂要多少說多少問我拿就是他不情願給嫂嫂我情愿給嫂嫂算我底賬就得了用不着他管唉老五不該老五不該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言已卽探囊出紙幣兩束以授之要知心腹事但聽口中言三好婆在鵝界資格頗老焉有不聞其一卽知其二者甲妻心焉德之唯受寵若驚不敢遽領盛惠三好婆恐好事多磨或至既得復失故伸手代取紙幣乙忽收回一束祇以一束親納於甲妻之手而忍令三好婆空手贛回也

乙又說這一百我還有用處明天我親自送到嫂嫂家裏來好了嫂嫂住在哪裏嫂嫂告訴我一聲我明天一定來看嫂嫂請放心嫂嫂別生氣嫂嫂氣壞了身體嫂嫂要自己吃苦的嫂嫂……

甲妻至是覺箇中必有怨緣方欲完璧歸趙免肇冤孽顧吼聲又起於戶限旋見一頂髮稀疏齒牙微露頸骨高聳衣飾鮮豔之婦人憤然直入

乙見妾至語途中止強笑迎之欲爲解釋來此情事一聲老四出口僅僅二字而四之醜勁已不能制

四說嫂嫂長嫂嫂短親暱得勢呀……你不各人自掃門前雪來管人家什麼瓦上霜呢……去走……

異哉乙也期期艾艾卒未能成一辯辭不知不覺隨此悍妾行矣

三好婆又對甲妻說快走快走再遲怕又要出事了

甲妻。如。在。夢。中。是。驚。是。急。是。憂。是。恨。一。時。並。已。亦。无。從。細。辨。第。識。三。好。婆。確。无。惡。意。不。得。不。  
立。從。其。言。匆。匆。赴。去。

## (二)人各有志老五不如老六

好箇。媛媛。對。彼。丈。夫。給。他。一。個。三。不。踩。老。五。急。不。可。耐。作。種。種。醜。態。以。媚。之。媛媛。見。之。益。加。

恃。寵。撒。嬌。橫。臥。床。中。掩。面。嗚。咽。

老。五。說。何。苦。來。我。底。心。肝。你。還。不。知。道。嗎。她。无。論。怎。麼。樣。找。我。我。死。也。不。去。也。就。是。了。要。是。騙。你。

底。話。叫。我。趁。船。落。水。走。路。觸。電。不。得。好。死。

媛媛。聞。言。斗。起。以。手。掩。其。口。止。其。立。誓。一面。又。自。出。絹。帕。假。作。拭。淚。狀。老。五。情。不。自。禁。擾。諸。

懷。中。緊。緊。不。釋。以。明。其。鍾。愛。已。甚。於。鑄。心。刻。骨。矣。

媛媛。道。這。是。什。麼。時。候。要。賭。這。樣。重。咒。真。真。有。這。麼。一。天。我。情。願。替。你。死。的。只。要。你。真。心。對。我。我。

還。有。什。麼。說。不。通。的。呢。

老五說你放心她認我做丈夫我早已不把她當做妻子了我娶了她到如今並沒有得到她什麼幫忙。這倒是一叫你底堂差之後在交易所裏做來做去非常得利討你之後更加運氣好翻來翻去總歸被我翻進的所以我早已當地是已經死了我底寶貝我底心肝你只管放心我決不會變心的。

媛媛道聽進錢爲什麼要叫做翻進錢呢難道說交易事情也同賭錢底翻戲一樣的嗎要是這樣的話你幾時帶我一同去包你格外可以多翻許多錢哩。

老五說不是的比方這一個月同下一個月一股相差二十塊錢我就拚命勸人買又勸人套利錢又在多頭公司擲一份暗地裏又拚命底聯絡老四大賣其現貨有時候替公司收二千股當天只報一個半數到明天價錢一抬高再把低價錢收進的一千股照高價報進去弄得巧翻來翻去好弄得不巧常常有人耳光兩面敲敲得個昏頭昏腦腳步大亂動不動就錯掉的。

媛媛笑道喎喎這可比堂子裏對付客人還要難哩假使給主客看破了翻頭豈不是他們就

要跳槽了嗎？苦腦子，聽銅錢還要拆心思。你們那位太太哪裏得知哩。

老五忙搖着手說：別提她了！提起她就不快活。

媛媛抓住他底手，擺在自己底嘴邊說道：人不去見面，恐怕錢還是要送的。罷錢不去，恐怕東西也會拿去的罷。

且言且笑，且喫其手，且以媚眼斜睨其紫葡萄大之火油鑽約指，且佯爲嬌喘吹向老五汗毛管去，使老五魂銷真個復以纖纖玉手摩娑其巨戒，再矯首視五，微笑待其作答。

老五忍不住說：好人呵！你還不明白我底心嗎？好好我把這個戒指給你戴上，你總該放心了罷。

媛媛受戒樂不可支，正擬賣俏酬寵，而戶外五哥五哥喚之，頻頻老五聞之，乃釋愛物起而應之。戶啓後，一西裝少年昂然入見，媛媛似不悅。

老五問道：老六，你來幹嗎？媛媛道：六少爺有話坐了說罷。

老六道：家裏有好幾個人等你哩！他們大半是爲一向同你做交易，蝕了本都在店裏私吞的。有

的。呢。是私用客賬總而言之都是犯規的錢。如今年關逼緊走投無路要不弄好飯碗一定打破所以找你救救他們底急一過年就好設法還你的。

老五氣憤憤地說管他呢做生意好包做媒人包養兒子的嗎他們蝕他們底本宕他們底賑歇他們底生意干我經手人腰事叫他們滾呵。

老六道有錢助人究竟比求人幫助好得多五哥既有三十六銀子聽入手何不就放一些債款給他們免得他們走險路呀。

老五道富貴有命生死在天我聽我的他死他的他們自己沒錢要到什麼交易所來找我呢老六道五哥這倒不是這麼說的你不看見大名鼎鼎的經濟學者平常很提倡社會主義的尙且也捲進在這個交易所潮流的旋渦裏來哩何況於生意人呀。

媛媛插嘴道阿呀六少爺你怎麼脣脢朝外灣的呀人家想你們哥哥的錢你應該相幫回絕他們才是怎麼反而幫起他們來哩。

老六。想我本無所求。於兄長憑良心。不得不說。所以回答道。我來有我底道理。因爲在養成所裏。看見。好多學生。都是很好的資格。有的還是小學校校長。同教員哩。一個個回報了原有職業。借了本錢。住棧房。學交易費了。幾十天光陰。還是一個失望。真有見不得爹娘。回不得家鄉底痛苦。可恨我沒有五哥。這麼會聽錢心。有餘力不足。真是愛莫能助。只要我有三十六萬銅板。我也一定要幫助他們的。无奈我還是有債務的人。只好天天難過在心裏。因爲與五哥无關的。所以不敢求救。現在來代請的確確實實是五哥底主客。而且在他們身上。五哥一定也叨到不少的光的。所以我將學生比他們起了一種不可不救的决心。特地來請五哥回去的。

媛媛鼻子裏連哼幾哼。道笑話哉。笑話哉。說來說去。都是不相干的獸話。末什麼叫叨光。他們情願給我們翻。我們才翻進的。

老五。怕露馬腳。就接口說。老六。你怎麼嘍快。回去別多開口了。

老六。哪裏肯走。說道。倘若實在流通貨物。平準市價。交易所。當然可以做得。客人虧本。不問不妨。

妨。正。因。為。翻。來。翻。去。的。交。易。實。在。不。該。不。維。持。他。們。底。生。活。的。  
老。五。說。什。麼。什。麼。你。昏。了。嗎。你。既。然。說。交。易。所。不。好。你。爲。什。麼。也。在。交。易。所。裏。做。事。情。哩。自。己。底。  
交。易。所。失。敗。了。反。而。在。這。裏。說。風。涼。話。嗎。

老。六。道。話。是。不。錯。但。是。處。在。這。種。『經。濟。制。度。未。曾。改。革。』的。時。代。要。想。籌。一。點。教。育。經。費。很。難。  
很。難。大。財。東。同。大。貴。人。不。相。信。我。們。少。年。人。有。『服。務。社。會。』底。能。力。弄。成。個。『有。產。階。級。包。辦。  
公。益。』的。風。尚。因。之。我。一。時。感。慨。竟。至。投。入。交。易。潮。裏。原。想。借。此。替。『平。民。教。育。』打。算。打。算。哪。  
兒。知。道。商。人。道。德。太。壞。交。易。潮。流。簡。直。同。天。坍。下。來。一。樣。把。我。們。也。冲。倒。了。『城。門。失。火。殃。及。池。  
魚。』雖。然。失。敗。非。戰。之。罪。

媛。媛。又。冷。笑。道。怎。麼。六。少。爺。講。起。耶。蘇。來。了。可。惜。我。們。沒。有。吃。過。教。把。你。講。的。道。理。如。同。山。東。人。  
吃。麥。冬。似。的。一。懂。也。不。懂。哼。哼。哼。哼。哼。

老。五。變。臉。了。大。聲。道。還。不。與。我。走。出。去。嗎。

老六。不平之極。尙欲有所辯難。而其兄已起爲開門揮之使去。於是長嘆一聲。幾乎淚盈雙睫。兩手插於大衣袋中。忿忿走出。不辭竟去。

### (二)買笑賣笑還要做什麼了結賬嗎

的鈴。的鈴。的歷鈴。鈴喂三千五百十五喂。可是笑舞台叫金山。聽電話喂月樓五六客寫五少爺。賬好了的鈴。鈴唉起來。得太遲了。小戲已經要完了。快快梳頭。快快梳頭。快快梳頭。快快快。

一間至精美極華麗之房中。既有電爐。又有壁爐。床頂牆角俱有電燈。樓板上絨毯良厚。琢花厚玻璃窗上簾子。又復豔絕器具。中西兼備。化裝品價值在窮人家三年糧食之上。一具銅床雕工之細。无以復加。此何人居。卽媛媛之小房子。亦卽老五藏嬌之金屋也。換言之。乃玩人之所與受。玩於人之場合也。譬言之。猶諸淫人人淫之日夜交易所也。

媛媛問梳頭娘要看戲嗎。梳頭娘回說。不看媛媛戲道。你舍不得那個人呀。梳頭娘嘆了一聲說。我們本來也會用過人來。也會做過老板娘娘的。哪知道斷命底交易所一來。店基被人挖去。店

底貨三文不值兩文弄得欠人底不得不歸給人欠的從此休想討轉做做別的生意罷利息被交易所股票弄大了越做越難越做越虧如今是度日如年天天過年三十沒有法子祇好出來做丟臉底梳頭娘姨我們這種苦命人哪配跟着你福氣人一同去看戲呀就是去看也沒有心思的。

媛媛聞之如有所感梳粧既竟徐徐更易新裝不如平時活潑矣唯爲看手錶乃揭背蓋中有小影觀之遂復顯得色於是游興復濃珠鑽寶翠一分佩于首上手上胸前頸際立時容光煥發令人欣羨不置。

阿巧來說奶奶汽車夫間可要去接四太太七少奶奶們來。

媛媛說我自己去請她們罷關照汽車配好。  
巧哉巧哉媛媛將出而老五忽回面若死灰狀至勿遽且頻搖其手以止媛媛弗出  
媛媛道咦你來了嗎

老五道不好了所裏出毛病了翻頭給人查出來了我自己被人倒去不算數還有人要我底命哩。

媛媛笑起說我當做在我身上有什麼事原來是你自己生意事這個我是問不着的我要看戲去了說罷就走

老五急忙止住道不呀不呀你把真珠鑽石值錢東西借一借給我我來先去對付掉幾個最利害的主客風頭過了我再加倍還你

媛媛把嘴掬得一掬睬都不睬的又跑了幾步從新嘴裏嚦咼着說翻戲翻到我身上來了嗎嘿嘿我不是阿木林阿土森請你少轉轉這種念頭罷

老五見她走恨起來一把拖住道唉你有良心沒有這些東西是誰給你的

媛媛說問你罷有沒有東西有主人的我也不是白拿的你要拿萬萬做不到除非叫公堂上來的老爺來我是死也不放的

言已奮力掙脫如飛奔去嗚嗚一聲汽車行矣老五狂追下樓已經不及一陣頭暈身軀幾乎翻倒

#### (四) 一翻之後不能再翻了

一家破舊堂屋內有一個半老徐娘身衣破舊衫袴正在編織花邊忽然老五奔進見已妻形狀天良發現自恨不平太甚欺之太過握拳自撻其頭自搥其胸甚至於失聲痛哭其妻見狀驚極亦復淚珠紛下急前持其手勿令自苦但芳心忐忑亦憂亦慚不敢逼視夫容老五連聲說道我對不起你我對不起你唉我真真對不起你

其妻至是稍稍寬慰蓋初恐丈夫發瘋也唯低首沉思滿面現露得意之色以爲丈夫已經回心從此當有好日是以十分心喜甚欲開言慰之惜不知將作何語惟以目示意表現感激耳

老五續道你不怪我嗎我倒實在覺得對不起你

其妻答言討小婆老的不止你一個只要公平些就好了。哪裏說得到什麼對不起哩。老五道你真明白你真明白言訖復一轉念自知必无了局乃誑其妻說丈人丈母一定怪我請你去請他們來讓我把退掉那個賤貨底事情同兩老商量商量。

其妻莫明就裏以假作真遂爾忻忻然乘車入城去矣。

老五尙思一見二子奈一子都不在家中心猶若火焚氣已堵塞胸間肚腸恍惚節節將斷也者自知所吞生煙毒性已在發作向外探望覺已妻子去不一刻再見必且無望懊悔不該在外先吞生煙至今抓嘔不出噬臍莫及方將倒臥某庄經理忽然尋至

某道哩嗚尋煞人了阿哥阿哥你這個樣子我一片庄要倒了阿哥阿哥這不是玩的性命交關性命交關隨說隨跳隨作揖甚至叫阿哥救命。

老五回揖回拜一心苦烟性大發神色大變咬牙切齒瞪目直視握拳抵足狀至可怕某庄經理見而魄落恐有他變狂奔以去不防五之二子奔回相撞咸仆經理焉敢啓視疾爬出

戶。二子。起。入。見。父。若。是。欲。前。又。止。而。其。父。見。之。大。喜。忍。痛。直。前。摟。之。膝。間。唯。舌。已。結。不。能。遺。  
囑。一。言。雖。竭。口。言。之。而。二。子。一。字。莫。辨。各。各。呼。喚。姆。媽。聲。聲。不。絕。哀。哉。哀。哉。老。五。不。復。能。忍。  
矣。釋。二。子。而。自。撫。心。胸。竟。不。克。自。持。全。身。翻。落。地。下。矣。自。此。翻。落。以。後。老。五。竟。再。欲。一。翻。而。  
不。可。得。矣。嗚。呼。

◎海上半淞園即景 逸 梅

偶臨勝地絕塵寰  
谿岸楊花似雪飄一抹斜

陽留客住尋詩緩步小紅橋

□ 紅顏 繢絃……贅媚

謝 豹

胡阿珍是一個很活潑的女孩子。八九歲的時候和我在一起兒讀書。我們倆都是天真爛漫。甚麼都不知道。一天到晚只是相對着迷迷的笑。記得有一次散課後。一羣人同在園子裏做『假結婚』的遊戲。我扮了新郎。阿珍扮了新娘。把一方小手巾蒙着頭。一路呵呵的笑着。一羣人爭着做證婚人。和來賓……不提防。把阿珍推倒了一雙白嫩的小手。跌破了一塊皮。流出血來。阿珍急得哭出來了。我也不知不覺的落下淚來。忙把手巾將她傷處裹好。再替他拭去眼淚。按摩了一回。她忽的又笑起來了。我也不期然而然的爲之破涕。這樣的嬌憨頑皮。歷歷如在目前。也算得兩小無猜了。後來我進了城中的某高小。她的消息也就隔絕不過。在假期中偶然一見見時。亦不過寒暄幾句。再不像以前一樣的慾態。這話是已經近十年了。

阿珍的父親是學界中人在地方上很有名望。只可憐在阿珍十歲的時候去世了。阿珍並沒有親兄弟。現在一家只剩她和她母親倆。幸而遺產很多。還得靠着她度那淒清的光陰。但是阿珍的堂兄弟們都虎視眈眈的覬覦這一筆遺產。希望阿珍早些出嫁。阿珍的母親早些去世。

去年暑期內在友人某君底結婚禮堂的女賓席中遇見阿珍。見她生得益發標緻了。照例塞了幾句。知道她已在女子師範肄業。但是數言以後便各自默默。我反侷促不安起來。覺得面部漸漸的發熱。再瞧她時。見她兩腮微紅。雙眉暗蹙。眼眶內隱隱含着淚珠兒。知道她一定感觸了甚麼。有些不快。但是我終不便慰問她。只是黯然退。但此心悒悒。常覺不釋。想這可愛的阿珍爲什麼要這樣呢。後來遇見了她的鄰居汪媽。纔把阿珍的不如意事一五一十的告訴了我。

以下所寫的就是我和汪媽的談話。

汪媽對我說：「阿珍今秋要結婚了。她的未婚夫是一個有錢有勢的。只可惜年紀大一些。聽說今年有四十多歲了。比阿珍要大一倍多呢。」

我很駭怪的問道一聲！什麼有錢有勢的到這樣大年紀纔結婚麼阿珍自己情願麼她的母親又怎麼樣呢？

汪媽說「先生！有錢有勢的怎樣會這麼大年紀不結婚可是他以前的夫人在去年去世了還遺下幾個孩子來大的已是十多歲小的不過週年罷了正在待人扶育他們又有錢又有勢怎樣不續絃呢先生！那人說來想亦知道就是西門的左怡園先生在省城裏一個什麼機關當差使每年要賺八九千塊錢而且年紀雖大面貌雖不十分標緻打扮得也還時髦場面又闊綽辦事又幹練所以阿珍的母親看中他並不嫌他老甘心把花一般的愛女許給他並且要商議贅他回家却有兩種原因第一是要靠着他光榮胡氏的門第二是要使阿珍的堂兄弟絕望怡園既得美妻又得遺產怎麼不情願呢但是阿珍却古怪聽得這個消息哭了一晝夜說『不願……還有什麼『自由』『幸福』的話頭我却不懂是什麼了她母親以爲這是女兒慣態也不去理會她現在已議決入贅了吉期就在中秋前後罷。

我聽到這裏只是低着頭默默的呆想想那一日相見時怪底露出很不快的情形又想這如花如玉的活潑伶俐的阿珍贅得個「行將就木」的夫婿此後精神上感受的苦痛正不知怎樣呢想到這裏不禁啞然失聲道「啞！續絃的用意原來如此贅婿的作用却又如彼」

(不受酬)

◎飲酒 眠雲

塵寰何幸此身留日日無聊醉酒樓不是年

來偏好飲免教醒眼對庸流

□ 窗檻 桃花女郎

范烟橋

狠。媚。的。桃。花。開。得。錦。繡。似。的。立。在。園。裏。在。牆。外。過。的。只。能。想。像。裏。邊。桃。花。的。模。樣。兒。不。得。親。切。看。他。因。為。這。個。園。和。陶。大。令。家。的。差。不。多。是。門。雖。設。而。常。關。的。只。有。離。園。二。十。多。步。一。個。土。饅。頭。上。却。可。以。望。見。他。的。花。色。這。個。土。饅。頭。不。知。道。幾。百。年。沒。有。人。來。踩。他。如。今。爲。了。有。許。多。來。探。他。的。芳。鄰。却。天。天。有。許。多。人。替。他。踏。平。墓。草。拂。盡。春。塵。等。到。沒。有。人。來。的。時。候。他。便。知。道。三。春。已。過。了。

看。桃。花。不。是。癡。了。麼。桃。花。也。是。狠。尋。常。的。他。家。不。許。看。儘。可。以。走。到。別。處。去。況。且。桃。花。是。到。處。都。有。方。方。五。里。的。鎮。上。差。不。多。有。幾。百。株。放。着。多。的。桃。花。不。去。看。個。飽。却。來。看。他。那。幾。株。奇。貨。可。居。的。桃。花。那。不。是。更。癡。透。了。頂。癡。入。了。骨。麼。咳。這。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呢。

呀。有什麼借佛遊春的故事兒呢。原來他家有一個桃花般女孩兒。年紀剛和一年春好的時光。一樣惹人憐愛他的家長管束他狠是嚴厲不許走出門兒一步。所以他只有在宅子裏徘徊。不是傾探的力。誰也不知道此中有着娟娟此豸呢。那個偵探也是無意之中登上了土饅頭。四面眺望却瞧見了那幾株紅桃下面立着一個花神。從此他天天要來。幾回可笑花神也似不約而同不期而遇的。天天要到桃花的下面俯仰一刻兒。他也不知道外邊也有個癡人在那裏看我。的看花呢。

等到春雨一番一番來了。那桃花禁不住便一瓣一瓣的離了故枝黏上泥土。那花神也不來了。花神不來那些癡人也失望的去了。起初只有偵探一個人。後來被人家偵探着也陸續的來了。有些寡情的望了幾望。還沒見倩影便自去了。有些性急的立着。良久便嫌煩的走了。只有那些專心一致渴求甚殷的人兒。天天要看見了纔肯歸去。倘然不幸下了雨兀自咒得震天價響呢。一年中間不知道要開出幾千萬種花來。他家園子雖小差不多也是四時不斷的。但是奇怪儘

許他千紅萬紫都不在女人的眼裏。只有那幾樹桃花是他的知已。自從桃花開到桃花落。沒有一天不來看他的。所以惹起牆外的癡人了。

他對於桃花有了偏愛。所以他的家長也許他在桃花開的時候出了閨門一賞春光。他曾經對他的同伴說：「我的意思一年好景沒有再比清明時節好了。在那孟春還有料峭春風吹人生粟。在那季春便已落紅成陣。大減繁華。只有二三月間風和日暖。最是宜人。桃花灼灼却在那可愛時光中應運而生。他的顏色雖被許多詩人奚落了。說他是桃奴。說他是薄命畢竟那種紅靚在春花裏面算得班首還有一層大凡。天地間的美須給人家一齊欣賞着不可秘密須得公開。可喜那桃花又是到處都有容易種植。不比那空谷幽蘭有名士的僻性。自命是貴族的上客。便失掉了德謨克拉西的色采了。」可是他對於不解放是深惡的。但是他的家長依着他的年紀。一天一天的把牢籠緊閉起來。

一個人總是貪得無厭。處處要得尺進尺得寸。進寸的許多癡人央着人到他家要求把這個愛。

桃如命與桃相似的女孩兒給他。他家主宰的人便東撿西擇費了許多安排却選出了一位佳婿。那個佳婿雖也是癡人中間的健全分子但是和旁的癡人有些不同因為他有可以買盡天下桃花的財力所以合了意但是和他的女兒的意思合不合却不知訊了。

不上幾年土饅頭上又是荒蕪得沒有人來園裏的桃花依舊開着好像一個田徑賽的會場那優勝的錦標奪去了把人山人海吹散得七零八落了。

在那爛熳滿樹的時候把一個爛熳和花一般的人兒從不可思議的空氣中間引渡到一家屋子裏見的人沒一個不咋舌稱讚那些賀喜的人個個現着豔羨和滿意的態度他的素昧平生的丈夫更是得意自然還要把許多華貴的東西來妝點彷彿種了一株花爲着愛他的美麗便配了哥柴宣定的盆兒裝了紅木紫檀黃楊銀杏的架兒擺在明窗淨几的軒裏使他格外生色但是花落了那盆兒架兒的寵待就移到別的花兒去了花的遭際是這樣人的遭際便怎樣呢。不上兩年生子了不上五年生女了他過了花信年華便加了許多肩負再也不能像花一般的。

顏色兩個紅灼灼的頰兒移在他的子女面上去却漸漸兒和蠟製模型相近了那個護花鈴好似心旌搖搖一分一分的減少愛度他有時歸甯父母見着當年那株可愛的桃花依舊嬌豔並且益發滋榮了看看花想想自己不免有些身世之悲迴想到十餘年前竟是別有天地呢。

論他的境況並不枯寂遭際也並不屯邅只是青春不再便把他一步步拉向寂滅生機的路上去倏的竟拋去了一切像桃花被雨淋着一片片葬入泥土中去了只是桃花還有重開的日子那桃花似人兒再也沒有這個希望了

◎南洋歸客談

病杏

馬來地方的蛇狠是利害土人捉蛇的方法也很特別曉得什麼山洞裏有大蛇就牽了一頭羊或是一頭牛趕到洞裏那蛇見了羊或是牛以爲好吃的東西到了不免出去大吞大嚼等到吃完了那蛇就沒有力氣給獵人捉住

●啼紅樓癡話

謝豹

以注音字母刻於麻雀牌上。代箇條万字之用。則教育普及甚易。且可省大宗教育費。

電燈上不能吸紙煙。亦一恨事。

吾人之目最好以其一生腦後。

回首十年前事。宛如置身一部哀情小說中。

布帛亦有幸有不幸者。在文人袖底。有幸者在情人眼中。

以他與她之例類推。則伎倣爲妓之男性。

女權擴張時。女子口邊當生鬚。

墨晶另有妙用。於稠人廣衆間。注視情人。旁觀者不覺。

赴俗客宴會。不如食美人食餘之餅餌。

□ 愛香 謹香 禪房血案

王尊農

上海地方可算做罪惡的製造所。社會的銷金窟一般。有錢的人住的高房大廈不算。一定要造上幾宅洋房。蓋起一座花園。喫的山珍海錯不算。一定要喝那十幾塊錢一瓶的外國酒。穿的綾羅錦繡。不算一定要戴上晶瑩奪目的鑽石飾品。坐的高車駒馬。不算一定要買一輛光澤可鑑的摩托卡。還有一樣必不可少的就是討姨太太。越是有錢太太。討得多。越是面上有光采。越顯得他的家私富有。納妾本來是一件行樂的事。金釵十二粉黛三千。自然是豪華行徑。就是窮措大偶然得意。手頭有了幾個錢。十斛量珠三星在戶。學那紅袖添香清娛侍老。也是世俗常有的事。再不然。情之所鍾。正在我輩仗著自己的才地。雖然沒有鄧通般富潘安般貌。却有那閨閣知音。肯作糟糠之妾。半生落拓。老我溫柔。豈不是人生最快意的事情。最不可解的。有一種人家裏。

放著一位專會喫醋的母夜叉。自己又是聊齋志異上所說的懼內大王馬介甫却偏要瞞著夫人在外拈花惹草租下幾處小房子名義上算是藏嬌金屋實際上做了脂粉地獄的奴隸化了許多黃的是金白的是銀買上了一頂綠頭巾還要拚命的附和一班新人物提倡什麼共產主義哩。共妻主義哩還在那兒揚揚得意咳這又何苦呢話雖如此他們却只管風流自賞受那環境的驅迫好像別件事都可以將就些獨有這件事情是必不可缺的要素少了便失去富人的資格。甚至前兩年上海很流行佛教時髦的人大半皈依蓮座喫素長齋似乎卽色卽空看破一切。然而丈寶維摩却總有一散花天女枯禪面壁逃不了淫席摩登所以拿一張報紙翻來覆去只有找尋逃妾聲明離婚的種種離奇廣告像那進德會中不納妾的宣言簡直是威鳳一鳴神龍偶見爲了這個緣故就發生了許多黑幕陸離光怪一時也記不盡許多上當的儘管上當造孽的依然造孽紅樓一角死氣沈沈不知有多少人正在那兒設下了迷魂陣擺布了勾人網專待那撲火飛蛾自投陷阱不知道的人還對著那替月華燈追風捷電嚷著物質文明當他是安

樂士。呢。小子不嫌鹵莽。把新近親眼看見。親耳聽著的一樁事情。約略記述起來。不敢說燭照屋。然只好算花之寺僧的一幅鬼趣圖。破碎不全。供諸君尋瑕索疵罷了。

靜安寺路的西首。有一座高大的洋房。門前掛著一塊侏公館三字的銅牌。銀日價。有一個身長七尺頭纏紅布的印度阿三。立在門前。代替從前的神荼鬱墨公館之內。說不盡繁華奢侈。然而三十年以前。這位主人翁。方從他的家鄉至上海來。學習生意。一肩行李。只有雨傘一把。破蓆一條。好不容易找到一位親戚。荐在一爿鐵行內做個藝徒。勤慎從公。專會巴給人。人都喚他做小侏。不多幾年。便升到幫賬。又因為發財心急。私挪賬款去做投機事業。弄得一敗塗地。被店東查出。把他的鋪程攢在馬路中間。還口口聲聲要送他到巡捕房去重辦。嚇得屁滾尿流。連夜回到原籍。他的父母早已去世。從小是由一位堂叔撫養長成的。這位堂叔性最嚴厲。送他到上海的時候。丁甯囑咐若是自己不長進。休想再回來見我。現在果然狼狽而歸。真有無面目見江東父老之慨。此外又並無一個親戚可以依託。徘徊里門。越想越苦。遠遠看著堂叔的大門。兩隻脚好

像釘住一般。一個身體有幾千斤重。再也搬他不動。門前有一座石橋。停了半天。鼓著一陣勇氣。走到橋上。對著兩扇白板門。忽又矮短了半截。再看。一看橋下清流蕩漾。一往滔滔。想著不如借。此澄潔的江水。洗我一生的恥辱罷。正要縱身跳下。忽然有人在背後。雙手抱住回頭。一看。原來是一位老隣居。姓陳。名叫老康的老康。平常很器重小侏的才學。久別重逢。且又看他要自尋短見。少不得殷勤慰問。小侏絕處逢生也。一回他個水落石出。老康是富有閱歷。善於忍辱負重的。聽了小侏一番言語。拈著幾根白鬍子。哈哈大笑道。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就值得去尋死麼。你的生命未免太不值錢。我看你後福正大。既然你怕你的老叔責罰。就請到寒舍暫住。喫的穿的。用的一切。都由我供給。我也並不想你的報答。不過我活在世上幾十年。從來沒有看見一個少年。老成像你這樣出類拔萃的將來。只望你能夠飛黃騰達。叫人家說一聲。陳老康老眼無花。能賞識你。於風塵潦倒之中。紅粉贈佳人。寶劍贈烈士。不比那錦上添花。正做個雪中送炭。爲普天下時運不齊。暫時失意的人。吐一口鳥氣。我就於頤斯足。別無他求了。看官聽著。陳老康這番議。

論。不要說小侏感激涕零，就是旁人誰也不稱贊他仗俠好義呢。那裏知道陳老康不但叫小侏做入幕之賓，並且叫他做東牀之坦。不到多時，又把他一位親生嬌滴滴的女兒嫁給小侏。這位女兒年方二八，一張鵝蛋般的臉兒，好像風都吹彈得破，兩道眼波能把人的魂魄攝將進去。一鄉之中久已爲他上了一個賽西施的尊號。凡是看見賽西施的人無不望風拜倒，真是實至名歸。無論一班議員老爺們爲著一個虛榮的頭銜，不惜化了整千整萬的銀子去做代價，不及他的英雌本色。就是花國選舉什麼大總統哩，各部總次長哩，那個不是金錢運動得來？也比不上他的出於真真民意呢。老康既然有了這種女兒一般王孫公子，自然爭向裙邊袖角博他青眼。老康偏偏一個不許把他嫁給小侏，俗語說的時來運來，老婆帶個肚來結婚之後，不滿三個月，早已生下來一個麟兒，倒合著孔老先生學養後嫁一句經訓：這個種子是那一個下的？小侏也莫明其妙，不過對於老康感恩知己，也落得做個現成父親。從前一鄉的人看著這一朵名花，在小侏手中，那個不因羨生妬？到此却又換了一種態度，遠遠地看見小侏走來，早已把兩隻手

做個龜形把他嘲笑。有的還要啐他一口。說腌臘的東西快給我滾開。這種冷嘲熱罵不打緊。却急壞了陳老康一個人想女婿不要和我決裂起來。那知小侏是宰相肚裏好撐船。休休有容好像沒事一般。老康纔放下了兩把手汗。趕緊替小侏張羅資本。叫他重到上海去做生意。咳一個人生在世上總要得時英雄造時勢。是很不容易的。時勢造就英雄。却實實在在有許多幸運之兒乘時而起。像小侏這樁事情若是換在現在的時候。婦女貞操問題已攻擊得體無完膚。男女社交應該公開。事事都能解了。老康的女兒正要算他做新人物中的中堅份子。能彀把舊式家庭澈底的改造。一顆交際界的明星高不可攀。小侏這般的人癲蝦蟆想吃天鵝肉。只好喚做背上掛胡琴。叫做挨你勿著。那裏會成就這般姻緣呢。所以時運困人是無可奈何的事。試看運好的人糊裏糊塗的過了一世。豐衣足食。溫飽無憂。運氣不好的人任你神通廣大。終究不能得意。天高難問。有什麼情理可講。就像小侏既然僥倖娶了這個美人兒。有一個算命先生替他們倆推算八字。說他的夫人是金飯籮坐命。小侏一生全靠著他。果然從此以後事事稱心。年年如意。

意。一帆風順。騎著幸運的馬。操著得意的鞭子。上海商界裏面漸漸的露出頭角。再隔幾時。汽車。也有了洋房。也有了只有一件任他怎樣的多錢也買他不到。就是一位姨太太。我們中國人。常說妻以夫貴。小侏却是夫以妻富。性命是靠著他妻子的父親救活的。做生意的資本又是這位丈人峯拿出來的小侏的財運又專靠著這位金飯籮。坐命的夫人。幫助纔能夠有今日飲水思源。自然事事要讓他。夫人三分。他的夫人也就視為應享的權利。居之不疑。并且和小侏訂下了許多特別的條件。這不許納妾。自然也是條件中之一。可是小侏雖然不許納妾。他自己却盡可以自由和男人往來。而且最喜歡的是結方外之交。女人喜捨和尚。也是一樁不可解的事情。此中微妙。除非喚起水滸傳上的潘巧雲。或者是問一問近時海上說夢人做的贊粉殘脂錄中的陳府張太太。方可得著滿意的答覆。做書人實在不敢妄下斷語哩。小侏的夫人爲了這樣毛病。鬧出許多笑話。有一次他到杭州西湖進香。在一座寺院中隨喜。忽然走來一個小沙彌和尚。夫人合十爲禮。說山門口的立關和尙與夫人有一面香火緣。現在是去凡入聖。將次登仙。五大皆。

空萬緣悉屏。只有從前夫人捐助寺中佛像裝金的一筆鉅款。尙沒有交待清楚。或者爲了這點小事。要耽擱他的升天成佛可否。請夫人拜罷菩薩。還了心願以後。到和尚那邊立談幾句。說到這裏。又連連膜拜。說了幾句南無阿彌陀佛。夫人聽了心血來潮。慨然答應。輕移緩步。跟著小沙彌。走到立關的和尚面前。和尚立在關內。夫人立在關外。彼此寒暄。好像一齣妻黨同惡報新戲。夫妻訣別的布景一樣。不知怎樣的說了幾句。和尚說還有一句祕密的話。必須和太太耳邊密談。小侏的夫人信以爲真。把一隻耳朵湊上前去。正在耳鬢廝磨的當口。和尚驀地裏把太太的耳朵。拚命的咬了下來。咬得鮮血淋漓。夫人一痛。幾乎暈了過去。這事傳了開去。人人都當作新聞。傳說原來立關的和尚和小侏夫人是多年舊交。近來小侏夫人又別有新歡。和尚氣得三戶雷動。七竅烟生。也曾想了許多法兒。要想當著衆人面前。出出夫人的醜。无奈夫人早已防到這著棋子。索性連香也不燒。寺院內也不走動。和尚沒奈何。纔想出這個立關之法。冷不防的把他的一隻耳朵咬了下來。算平一平心頭之氣。他們的香火因緣。以嘴脣始。以咬耳終。總算種因得

果佛法平等。只是把佛們清淨之地做個情場。流血之所。真是紅娘對張生說的罪過。罪過呢。小  
侏受制。藍妻雖然聽見了這些事情。也實做那不癡不聾。不作阿家翁連屁。也不會敢放一個只  
是他。也有一個成竹在胸。他想從前我想討位如夫人。你總是蝎蝎螫螫的鬧個不亦樂乎。現在  
你也有把柄落在我手中。彼此心照難道還好干涉我的討小麼。這麼一想討小的熱度那裏按  
捺的住。無奈他還沒有喫著丈夫再造丸三番兩次的娶妾進門。都被這位太太攆了出去。弄到  
後來人家都知道他家中有隻胭脂虎。也沒有人敢來拉虎鬚了小侏。只好自己埋怨自己。命中  
沒有桃花星。不敢再存妄想。那知他兒子出來却一反乃父所爲。生就一副小白臉。又復善於酬  
應。見了客人說長道短。指東畫西。雖然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商界中人已算他是雞羣一鶴風  
月場中有了他。這般外才。加以體貼溫存。工於內媚。大家又都羨慕他是侏公館的小老班人。盡  
願爲夫子妾。所以不到三十歲已經討了四位姨太太。他的夫人是很賢惠的。喫醋三字固然不成問題。小侏的夫人對於自己的男人。雖然雷厲風行。不許他眠花宿草。對於自己的兒子却又

一味放任非但不去阻止他討小并且以多討爲榮可以裝起多錢的幌子賣弄他有家私婦人一家的心理大半如此無怪富家的子弟每多踰閑蕩檢了科學家說各物皆有慣性慣性和人的遺傳性相同這樣謬種流傳那裏能有良好的社會現在的人動不動說社會萬惡社會固然是萬惡的淵藪不過像內地社會或在偏僻各省的所在那裏的社會或者倒還天真未鑿尚有質樸的風氣像上海的社會却真可以八個大字包括起來怎麼八個字就是無惡不作無奇不有諸君不信不妨讓我再把小朱父子的一段豔史描述出來就把他做這篇小說的結束也可做我這段議論的注腳哩却說泥城橋畔跑馬廳對面有一條街堂內有一家門前電燈上寫著鳳廬兩個大字成日價門前都是冷清清的一到夕陽西下的時候不是屋主人自己坐著汽車出去逛逛馬路就是馬龍車水擠滿了一街堂停了會兒鳳廬中的風琴聲絲竹聲父麻雀聲鶯啼燕語聲撲克結賬聲侍女送客聲醉漢嘔吐聲繁聲並作一一從風裏傳將出來一夕中的耗費少則數百元多則數千金自然有許多冤桶傾囊報效自從交易所風起雲湧許多交易所中的一

經紀人代理人賺了不勞而獲的造孽錢。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鳳廬中的生涯也和交易所初成。立時一樣。登達到二十四分。這位鳳廬主人年方花信。却是已經飽閱滄桑。五六年前占了北里中第一把交椅。枇杷巷底。豔轎高張。三年前忽然跟了一位公子從良而去。這位公子是湖南一個大名士的令郎。他的祖父做過好幾任的督撫。公子生得一表人才。文筆著實。來得交遊又極廣闊。鳳廬一見傾心。嫁他的時候。非但不要他一文身價。還把自己歷年的積蓄。約有四五萬金。一齊帶了過來。公子本來是說明沒有正室。叫鳳廬去主持中饋的。至於家產。一層照鳳廬的眼。光估量起來。雖然說不上富可敵國。大約二三百萬。總是有。那知嫁了過來。方纔知道這位公子竟是第二個司馬長卿。家徒四壁。鳳廬却有些不願爲卓文君看著夫婿。著了簪鼻褲。親自當爐。滌器正在怨命的時候。忽然又從湖南跑來了一位正式少奶奶。把個鳳廬氣得發昏。章第十。一檢點帶來財產。已被公子消磨得差不多了。尋死覓活。哭得像淚人兒一般。好容易和公子辦定了交涉。兩下斷絕關係。想到世態。秋雲。人生。春夢。多受一番挫折。就長了一番經驗。也無意再

爲。馮。婦。不。過。爲。支。持。生。活。起。見。特。在。此。處。租。了。兩。幢。房。子。暗。藏。春。色。勾。引。游。蜂。他。是。情。場。失。意。的。人。鑒。空。衡。平。大。公。無。我。一。些。沒。有。感。情。作。用。但。爲。著。金。錢。面。上。不。得。不。虛。與。周。旋。口。角。春。風。勻。霑。雨。露。近。來。有。一。個。五。十。多。歲。的。大。腹。賈。鍾。情。於。他。却。又。因。著。一。種。特。別。關。係。不。能。夠。作。雙。棲。蝶。只好。做。待。闕。鴛。鴦。鳳。廬。隨。機。應。變。知。道。這。位。大。腹。賈。一。身。銅。臭。也。落。得。多。用。他。幾。個。新。近。向。他。要。了一。隻。上。等。鑽。戒。足。足。值。了。好。幾。千。塊。錢。隔。了。一。宿。就。送。給。一。個。少。年。恩。客。作。爲。定。情。紀。念。這。位。少。年。興。忽。忽。的。回。到。家。內。却。被。他。的。父。親。看。見。喝。著。問。道。這。隻。鑽。戒。是。我。昨。天。送。給。一。個。朋。友。的。怎。麼。今。天。會。戴。在。你。的。手。上。少。年。道。我。也。方。纔。從。一。個。朋。友。處。得。來。的。難。道。我。的。朋。友。就。是。你。的。朋。友。麼。這。樣。一。說。少。年的。父。親。倒。變。做。無。言。可。答。原。來。這。位。大。腹。賈。就。是。小。侏。少。年。就。是。他。的。兒。子。曖。曖。樓。海。市。變。幻。離。奇。這。種。事。情。恐。怕。除。了。上。海。別。處。也。不。容。易。多。見。哩。

□ 蜜月 旅行 情海風波

天涯過客

香港禮拜堂裏的大自鳴鐘，激得價响。柳子安一啞喉，從被窩裏坐起，豎着兩個耳朵，祇聽正報八下，暗道：今天不是要和婉如去新婚旅行嗎……說着，早驚醒他那位如花美眷凌婉如，揉了揉眼睛，問道：你說些什麼時候可是不早了？子安笑回道：你真好睡，不聽見禮拜堂的鐘聲嗎……說時早披好衣服，曳鞋下床，按着電鈴，一個丫頭推門進來，笑吟吟說道：少爺起得好早呢……子安便叫他倒水來，盥洗了，頭出房料理着，原來這丫頭名喚春鶯，係婉如陪嫁過來的，婉如隨後也便下床，笑盈盈向子安說道：我們旅行要揀個極好玩的去處，我會這件事，昨宵睡在床，上整整思量了半夜呢。子安笑道：你騙誰來？你昨宵睡上床去不多一會，早沉沉睡熟，我想和你多談幾句體己話兒，你老不睬我，這時還要編着話來哄人哩……說着，春鶯端水進來，子安淨了。

臉。又。盥。過。口。拿。着。一。枝。斜。立。克。香。煙。慢。慢。吸。着。春。鶯。服。侍。婉。如。梳。洗。子。安。挨。向。粧。台。邊。兀。自。出。神。  
婉。如。被。他。看。得。不。好。意。思。起。來。瞅。了。他。一。眼。笑。道。你。看。什。麼。也。不。是。西。洋。鎮。站。着。怎。的。子。安。半。晌。  
笑。回。道。你。這。兩。根。頭。髮。委。實。生。得。美。麗。配。着。你。這。副。面。龐。兒。再。好。沒。有。……春。鶯。聽。得。格。格。的。笑。  
婉。如。啐。了。口。說。道。呸。你。這。人。可。是。瘋。了。頭。髮。也。不。會。看。見。過。真。是。少。見。多。怪。……春。鶯。從。旁。插。嘴。  
道。少。爺。愛。小。姐。的。頭。髮。小。姐。便。讓。少。爺。多。瞧。幾。眼。橫。豎。小。姐。便。是。少。爺。少。爺。便。是。小。姐。分。不。開。家。  
的。少。爺。若。是。真。愛。小。姐。的。頭。髮。小。姐。不。妨。用。剪。子。剪。下。幾。根。送。給。少。爺。若。是。少。爺。出。門。去。了。好。待。  
他。隨。時。取。出。來。把。玩。把。玩。說。着。又。向。子。安。笑。道。少。爺。我。這。話。說。得。是。也。不。是。……子。安。略。笑。了。笑。  
婉。如。聽。說。早。罵。道。癡。丫。頭。你。給。我。儘。梳。頭。便。了。囉。唣。着。怎。的。……春。鶯。也。就。不。再。開。口。將。婉。如。梳。  
罷。了。頭。端。上。幾。碟。小。菜。兩。碗。稀。飯。新。夫。婦。對。坐。喫。完。便。商。議。着。旅。行。的。地。點。子。安。向。婉。如。說。道。我。  
們。上。烟。臺。去。玩。一趟。你。看。如。何。……當。下。婉。如。極。表。贊。同。他。們。倆。收。拾。着。逕。搭。海。輸。出。發。這。日。  
夜。間。他。們。夫。婦。倆。祇。聽。得。風。聲。水。聲。異。常。澎。湃。那。船。行。的。速。度。格。外。飛。快。價。二。顆。鑛。船。主。看。風。色。

不對正待令水手拋錨。巨浪太猛。一時間休想停輪。霎時海面上的浪花像銀山一般。一陣直向船舷上打來。幸喜子安夫婦坐的是房艙。浪花打不到他們。但是婉如被這一頓顛簸。早嘔吐狼籍。疲憊不堪。一個人正在惶急萬分。祇聽得沸反盈天的一响。嚇得婉如手足冰冷。子安一壁安慰婉如。一壁喊茶房進來。問道外面什麼聲響……茶房不等子安說完。急道我們的船被兵艦撞壞了……說着掉頭自去。登時一船乘客。喧噪起來。這船已沉了一二尺。子安到這鎮靜。婉如禁不住向子安說道。哥哥我們要死死在一起……說時早牽住子安的手。嗚嗚咽咽的哭起來。子安到此也流了幾點眼淚。說道。你不要盡哭死。生自有天命。你這一哭轉叫我沒了主張……那船沉了有四五尺深。淺水手備齊。救命圈和舢舨。乘客有搶着救命圈套上身去的。有搶着坐上舢舨去的。這時候子安少不得也拉着婉如設法逃生。祇因船上預備的救生器具不多。早將那些救命圈分給罄盡。舢舨坐無隙地。那浪頭卻平伏了好些。子安慣於泅水。婉如卻真是死路一條。看看這條船已是沉了大半。那些不曾搶得救命器具的急得什麼似的。

大家找船主說話。那船主早一溜煙躲起來了。子安夫婦站在船欄邊，愁眉淚眼，正是沒法可施。一班乘客一窩蜂擠了過來尋找船主。那船欄早已毀壞，宛如站不住脚，挨入海裏去了。子安嚇得魂飛魄散，忙湧身入海，撈尋回耐。滿天漆黑，星影全無。那有婉如的蹤影？當下子安心下一急，不禁水涼交融，暗想婉如一個纖弱質既作波臣，決無生理。自己也拚着一死，泅來泅去的亂撈亂摸，摸到一個尸首，將他抱得價緊，叫了幾聲，不見答應。待仔細認時，可憐一片漆黑的汪洋，那裏辨得出臉面？當下也不譖東西，緊抱那尸身，游泅着游了約有兩里多路，已覺疲憊，卻一總不曾看見陸地影子。涼風浸骨，水氣浸肌，十分狼狽。正在叫苦，那水勢淺了好些，一會子竟望見一團黑越越的影子，隱隱約約被風吹動，這分明是一叢樹林。子安帶着尸身奮勇前進，祇見一閃一閃的燈光，從樹林裏透露出來。不覺心中大喜，再游幾步，已踏着陸地，輕輕將尸身放在灘上，借着極微的燈光仔細認去。女尸倒是具女尸，卻不是婉如說也奇怪。子安到此非但不傷感了，並且露出一種極欣喜的希望，暗自忖道：若是這尸身竟是婉如我的情人，從此棄我長

逛再也休想重圓。或者他邀天之幸竟被人救了起來我們便有重聚之一日想到此處又搖頭。道咳我柳子安簡直說夢話了那船驟然出險大家管自己逃生誰再肯救我那位燒如況且烏光漆黑的誰也瞧不見誰啊喚我的情人一定死了可憐他一個女孩子家連一瓣樹葉子尚怕當不住的那裏受得住這滔天白浪呢……說着兀自傷心流了一回眼淚又忖道宛如既死我偷生活在世上還有甚麼趣味……說時便想向海裏跳去忽然又續眉說道咳我柳子安真是糊塗極了萬一我情人竟不曾死我到棄了他自盡到那時候不是甘爲情死反落了個負情的惡名想了一會呆呆站在灘邊好像等旁人將婉如救下送過來的一般正在癡心忘想耳根子裏遠遠的聽見汽笛聲音這時候東方已經發白子安定睛遠望原來是一艘中國巡洋艦待他駛近急喊救命那聲浪早被艦長聽得明白忙下令停輪放過一條舢舨子安也顧不得這具無名女尸急向舢舨一跳搭上巡洋艦那艦長便問他的來歷子安便將輪船出險的話告知艦長郤巧這條巡洋艦開回香港原防艦長便准他搭船同歸子安少不得說了些感激的話後來

他回到家裏還希冀婉如先已回來男女僕僕見他一人回家自然吃了一驚春鶯先問道怎的出去不到四日祇剩少爺一人回府我那小姐呢子安搖了搖頭哭喪着臉回道千不是萬不是總多是我的不是不該冒冒失失和你小姐出這樣遠門旅行不曾旅得成功到先闖了岔枝你也不必問我你要尋找你的小姐快到海裏去找……說着不覺大哭起來春鶯聽說小姐已死少不得也流了幾把眼淚正在揩抹淚痕猛不防子安向桌上拿着一柄剪子直向喉嚨口剪去嚇得春鶯一個人三魂出竅忙過去將剪子奪下藏過一班男女僕僕慌慌張張的七手八脚將子安扶到一張椅上坐定少不得都勸了大數幾句一個老娘姨名喚阿王的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哭道新少奶奶既然歸了天這也是大數到了閻羅王沒有拿錯的人少爺千萬不可會他過於傷心太太老爺祇生少爺一人少爺死了不打緊柳府上郤從此絕了後代香煙太太老爺在陰間裏叫他們怎生瞑目呢……子安也不睬他儘管哭着阿王畢竟是多年的老用人事事做得起主一壁叫丫頭們守着少爺一壁安排少奶奶的靈座東的張羅不到一天早將靈座佈

置。完備悄悄地來報給子安。知道子安哭喪着臉。赴靈前吊奠。一回次日便撰了一首悼亡曲。一壁向靈座前唱着一壁朝着宛如生前一張半身倩影。下淚那聲兒自然格外淒惻。悲宛真是一字一淚唱到慘痛處。連旁邊看守他的一班僕役沒一個不替他洒淚。正在這個當兒。門房喜哎。喜的跑了進來。喊道少爺不用傷心了。少奶奶回來了……一個人驟聽這話喜出望外。子安登時收了眼淚。站起身子飛也似的跑了出來。果見宛如嬌嬌亭亭的走了進來。那班僕婦們不消說得自然也齊聲笑了起來。到像給宛如開了個歡迎會似的。子安早一把拉住宛如的纖手。笑道我說你不曾死。果然安安穩穩的回來。我知道你一定受了驚嚇。你身子可好嗎？這都是我的不是。大不該發起這次旅行。害你受了苦痛。你快坐下來。休息休息……宛如見子安也安然歸來。自然悲喜交絕。夫妻倆少不得敍了些出險的話。子安見後面還跟着一個破衣褴褛的人進來。宛如便指着那人向子安說道。這就是我救命的恩人。我遇險得救的歷史。你問問他便明白。了……子安忙笑着向那人說道。原來救我內人的便是老哥。真是難得……那人不等子安說。

完。早笑嘻嘻回道。不瞞少爺說。小的名叫胡福。從前令祖太爺在日。一逕是小的伺候他老人家。那時少爺還沒生呢。待小的恩重如山。後來他老人家歸了天。小的觸犯了老爺。被老爺回報。便捕魚度日。那日夜間小的和妻子將魚船停在一處港汊子裏過宿。忽然那條船顛動起來。一霎時。又聽得一陣女子喊救命的聲音。仔細聽去。這聲浪分明是在水中小的聽得十分可慘難。不成見死不救。便和小的妻子打撈上來。詢問了一回。原來是我們的新少奶奶當下小的妻子。便將少奶奶的濕衣脫下來烘培了一回。那時祇好委屈少奶奶些。將小的妻子的衣服暫時披着。次日清早便伺候少奶奶回府。小的屢次受太老爺的隆恩。無從圖報。這番救了少奶奶。也是小的應盡的一點義務……說畢便掉頭自去。安一個人忙想拉他回來。時他早飛也似的跑掉了。

■ 家庭 幸福 妻鏡

張舍我

黃丕堂從外面回到家裏，愁着臉坐在椅子裏，兩目注在地下，半晌不開口。他家裏的人見了，都好生奇怪。想他平時回家總是有說有笑的，或高談他店裏的情形，我闢論社會上的是非，從沒有過。像今天的默不作聲，老不開口，旁人果然不好去動問他。便是他的妻子也只好專做他自己的活計，不能當着同居衆鄰的面去盤問他。等一會他的小兒子玉生從小學校裏放學回來，他見了父親，不管什麼便伸手要錢去買餚餚吃。因爲這是慣例。他放了學，一到家裏，父親便給他一個銅元。從來沒有間斷或例外的。但是這天他父親竟抬眼向他瞧了一瞧，並不拿出銅元來。也不說什麼。玉生的年紀雖然只有十歲，卻很乖巧，見他父親不睬他，已知事情不妙，連忙將書包放好，自己出去玩了。他父親看他如此的見機，不覺點了一點頭。吃了晚餐以後，不堂的妻

子。程氏悄悄地問他道：你究竟爲甚不快活？不堂搖頭不答。停了一會，程氏問他：明天的飲食錢？不堂道：你們只曉得開口要錢，誰知掙錢的難處呢？近來店裏生意清淡，昨天結帳竟虧蝕了。一千元左右。你想我們一家的開支全靠這爿店，若店裏虧本，我們如何度日呢？程氏聽了那憂愁的容色，也頓時推上臉來，想了一想，問道：現在可以支撑下去嗎？不堂道：目下雖然可以勉強過去，但本錢短小了，生意自然不能擴張，生意一小利息更薄，如此恐怕不到三個月不能不關門。你想叫我如何不心焦如焚呢？程氏道：那麼你可好向親戚朋友處去挪借八九百元了？不堂道：你何說得如此容易？現在的朋友那裏肯平白地借給你八九百元？就是八九十元也未見得肯答應。至於那些親戚，更不必去說起了。大家有錢你來我往便是親戚，你沒有錢人家便不來睬你，恐怕同你親近了，傳染你的窮氣。程氏道：這個也不可一概而論。舅父是待你很好的，你何不到他家裏去商酌商酌？

明天晚上不堂回家，他妻子正坐着做針線，計他開口便說道：我說沒用，果然應驗了。舅父不

但不肯借錢給我。反埋怨我不肯留心店務，歡喜賭錢，喝酒，以致店務混亂，被人舞弊。他並說：這樣可以結我一個好教訓。我仔細一想，這話倒也不差。但是到了現在，空言還有什麼用呢？程氏道：可見得你不能怪他。不肯借錢給你了，但你可曾問過別人呢？不，堂道我問過好幾處了，有誰肯呢？唉！恐怕我們不得不束手待斃了。他說這話時，差不多要流出眼淚來了。程氏見他這種情形，心裏很自難過，便將手中的活計放下了，凝神瞧着他丈夫的臉色，半晌纔說道：你別憂愁，我也來替你想箇法子。不，堂道：你只曉得錢用完了便開口問我，拿一點不肯替我節省些，以致：程氏道：你自己糊塗，以致店裏被人舞弊，虧蝕了本錢，倒反來埋怨我，豈不冤枉？不，堂道：這個不必說了。我最奇怪的就是你天天鎮日價的做活計，做出來的錢，不知到那裏去了。你從十七歲上嫁過來，到現在差不多有二十年了。這二十年中，除了病痛有事以外，我總見你拿着活計做。的若以一天做得一角計算，也不知要積得多少錢了。請問這筆錢在那裏呢？程氏道：我手裏做出來的錢都隨時貼補在家用裏。有時我問你拿錢，你說沒有，我便用自己的錢。這種事以前是

少。有的。近。三。四。年。來。可。不。是。常。有。的。嗎。二。個。孩。子。在。學。堂。裏。念。書。一。時。買。墨。一。時。買。筆。又。要。買。紙。張。都。是。我。做。出。來。的。錢。我。何。嘗。向。你。拿。呢。不。堂。道。這。些。話。別。說。了。你。剛。纔。說。替。我。想。箇。方。法。究。竟。有。甚。好。法。子。沒。有。他。妻。子。道。我。想。去。和。我。的。母。親。商。量。商。量。我。曉。得。他。手。裏。很。有。些。錢。不。知。他。是。否。肯。借。給。我。們。不。堂。道。我。想。他。不。見。得。肯。罷。我。上。會。託。你。去。問。他。借。二。百。元。他。也。要。什。麼。抵。押。品。擔。保。人。意。思。就。是。不。相。信。我。自。己。人。也。沒。有。用。的。程。氏。道。無。論。如。何。他。到。底。借。給。你。的。這。會。還。是。求。他。幫。助。罷。

明。天。午。後。程。氏。獨。自。到。鄉。下。去。見。他。的。母。親。他。的。父。親。在。外。經。商。不。在。家。裏。程。氏。同。他。母。親。談。了。一。夜。因。在。娘。家。過。宿。明。天。回。到。自。己。家。裏。他。丈。夫。問。他。如。何。妻。子。道。肯。是。肯。的。不。過。我。代。你。受。了。一。頓。大。大的。埋。怨。他。說。我。不。會。做。人。不。會。婉。言。勸。你。以。致。任。你。糊。糊。塗。塗。弄。到。如。此。地。步。其。實。我。何。嘗。不。好。言。規。勸。你。呢。只。是。你。不。肯。聽。罷。了。况。且。我。又。不。敢。多。說。怕。傷。了。我。們。的。和。氣。黃。不。堂。在。平。日。原。是。固。執。己。意。不。肯。聽。人。說。話。的。對。於。他。的。妻。子。更。以。爲。是。一。個。沒。有。教。育。的。舊。式。女。子。除。

了。煮飯。酒。掃。以。外。不。知。道。什。麼。所。以。凡。事。獨。斷。獨。行。從。不。和。妻。子。商。量。今。天。一。聽。他。的。話。忽。然。有。些。覺。悟。起。來。暗。想。他。雖。沒。有。受。過。教。育。卻。也。不。是。個。固。執。不。通。不。講。情。理。的。婦。人。因。自。承。道。我。現。在。也。覺。得。我。的。糊。塗。了。此。後。應。當。留。心。些。以。前。的。不。必。說。了。程。氏。道。如。此。最。好。沒。有。母。親。答。允。假。借。一。千。元。利。息。一。分。須。每。月。送。給。他。作。他。的。零。用。錢。年。限。可。以。不。定。有。了。還。償。你。看。怎。樣。不。堂。道。如。此。我。們。的。前。途。有。了。希。望。了。他。的。妻。子。只。是。定。神。瞧。着。他。不。說。什。麼。

黃。不。堂。雖。從。他。岳。母。處。借。到。一。千。元。恢。復。他。的。店。務。一。改。前。非。勤。勤。懇。懇。的。做。去。但。一。時。也。很。難。贏。利。所。以。他。大。兒。子。金。生。從。高。等。小。學。畢。業。以。後。便。想。送。他。到。上。海。一。爿。小。銀。行。裏。去。做。練。習。生。他。妻。子。卻。對。他。說。道。金。生。年。紀。還。小。爲。甚。便。欲。送。他。去。學。生。意。呢。不。堂。道。我。算。過。了。我。們。若。再。送。他。到。中。學。堂。裏。去。讀。書。一。年。至。少。非。一。百。五。十。元。不。興。讀。到。畢。業。至。少。要。六。七。百。元。現。在。店。裏。生。意。清。淡。無。利。可。圖。我。那。裏。有。這。許。多。錢。供。給。他。去。讀。書。呢。程。氏。道。上。一。個。月。我。帶。着。金。生。到。鄉。下。去。父。親。也。在。家。裏。他。有。意。拿。幾。個。難。字。考。試。他。金。生。應。答。如。流。沒。一。個。回。答。不。出。的。我。父。親。

非。常。歡。喜。當。面。讀。他。幾。句。後。來。私。下。對。我。說。這。孩。子。將。來。很。有。希。望。總。須。使。他。讀。書。上。進。爲。要。我。說。你。生。意。不。好。小。學。堂。裏。畢。業。後。就。要。送。他。去。學。生。意。了。他。很。不。贊。成。說。若。沒。有。學。費。我。做。外。祖。父。的。來。信。給。他。不。堂。道。外。祖。父。肯。如。此。照。顧。最。好。沒。有。了。我。是。沒。有。能。力。使。他。再。受。中。等。教。育。的。了。

三。天。後。金。生。的。外。祖。父。來。看。他。的。父。親。商。定。金。生。的。教。育。問。題。金。生。仍。繼。續。入。中。學。校。肄。業。所。有。書。籍。學。費。一。概。由。外。祖。父。墊。付。待。至。畢。業。掙。了。錢。後。歸。償。

如。此。黃。不。堂。父。子。兩。人。各。得。其。所。一。個。專。心。於。營。業。一。個。一。意。於。學。業。有。人。說。程。氏。雖。是。個。舊。式。婦。人。未。曾。受。個。教。育。然。而。他。能。將。他。丈。夫。兒。子。的。大。事。業。辦。理。得。很。妥。當。適。宜。實。在。是。難。能。可。貴。可。算。得。一。個。賢。婦。人。了。

※ ※ ※ ※ ※

光。陰。迅。速。似。電。光。一。般。閃。眼。的。過。去。忽。忽。已。經。四。年。了。黃。不。堂。裏。店。的。營。業。非。常。發。達。年。獲。盈。餘。

大兒子金生也從中學校裏優等畢業。一天他對妻子說道：岳母借給我的一千元我想明天就去償還。他省得每月出十元的利息。程氏道：你何必去還他呢？不堂詫異道：借了錢怎麼可以不去還呢？程氏道：他不要你還的不堂道怎麼曉得？程氏緩聲答道：「錢是我的」——那裏來的？——就是我二十年來日夜做活計積蓄下來的錢。——「呀！做活計……二十年……那金生的學費呢？」——「自然也是我的了！」——「唉！賢妻良母！」

現在人說女子受教育不應該以做到賢妻良母為止境。這話也不差。但有幾個受過教育的女子已做到了賢妻良母的地位呢。

◎捧角

美孫

捧角之風於今烈。捧譚曰：譚迷。捧梅曰：梅毒相沿。既久人固盡知近有。人爲捧時伶者別立門類。如捧芙蓉草薰爲芙蓉城。捧張文豔黨爲獵豔團。捧馬連良黨爲拍馬黨。捧白牡丹黨爲白濁派。標幟鮮明殊饒奇趣。

◎吾不敢

邊梅

吾不敢作文怕貽笑方家也 吾不敢爲師怕誤人子弟也  
吾不敢涉世怕人心險詐也 吾不敢做官怕喪盡天良也  
吾不敢经商怕卑俗醜陋也 吾不敢刻薄怕壞應子孫也  
吾不敢擁資怕銅臭薰人也 吾不敢華服怕耀枕貽譏也  
吾不敢交友怕酒肉徵逐也 吾不敢尋花怕沈溺慾海也  
吾不敢學新怕國粹淪亡也 吾不敢撰稿怕有汚快活也

□ 試驗

## 余之未婚妻

徐半梅

### (一) 幹夫與吉之

冬日野中有兩個年輕男子徐步着遠遠見荒野的一端有農家草屋三四間更遠些便是。一帶戴雪的山空中作灰色風已不很冷了二人都是纔出學校剛就職業的神氣身上打扮也差不多所不同的幹夫是神經質的臉吉之肌肉稍肥是一個樂天家。

(吉之)回顧他的同伴你也位置已經定了還是趁早與鏡嬪結婚罷。

(幹夫)似乎有些說不出這却是歷年來的宿望所以很想實行。

(吉之)這是什麼話你說很想實行難道有什麼阻礙實行的事情麼。

(幹夫)事情却不能說有眼睛看着地上你我是至交不妨向你直說近來鏡嬪的態度很有。

叫人不能佩服之處。

（吉之）怪訝奇了到底是什麼事呢。

（幹夫）鏡娘這人你也曉得是個活潑的人不像女子做的事他竟做得來在學生時代那還可以卒業之後不當心些豈不受累呢。

（吉之）那是你的不是了鏡娘的性質既如此不能叫他一卒業就變成不活潑的但是在處女時代雖如此結婚後做了家庭主婦自然能夠將態度一變而為沈靜的所以要除去你的擔心莫如早早結婚罷。

（幹夫）不然活潑也種種不同我們戀愛關係上要受影響的活潑實在不贊成。

（吉之）難道有什麼事實麼。

（幹夫）近來熱心研究音樂男朋友忽然多了看他與他們一同交際着他對我的愛情不是要淡了麼我就要當他最初就沒有真愛情了聲音顫着

(吉之)這也。恐怕。不見得我平日。又不能監視。你們二人。所以也難斷定。譏嘲的但是據你平日的話。你二人的戀愛已經白熱的上昇着。無論有什麼障礙物總可以打破而進的。現在一看。你這種樣子可見得竟沒有那麼樣的熱度。

(幹夫)不然的確是白熱的。慌張說着我是現在還是白熱的。鏡娘之外沒有可以談戀愛的女子。我理想之妻除此即無別人。你想他竟……突然停聲止步。鏡娘的態度實在很使我。要疑他的愛情。

(吉之)也停着步拍拍同伴的肩上。你要定定神。纔是啊。幸虧這裏是荒野。無人瞧見的。你別做出那種婦女態來。

(幹夫)眼睛中潮潤着。你沒有關係。自然很舒服的說着。你若做了我就辦不到了。我打算出来散步或者可以快樂些。豈料也沒用。處真知我心的一個人也沒有了。

(吉之)別胡說。爲什麼如此。恭觀呢。鏡娘。若果真有什麼。不對。那倒還好。此刻都是你的猜疑。

所致。在那裏胡鬧算什麼呢？我看還是去實實在在探探鏡嬌的意向罷，去用那愛情試驗術。到他當真不好，你再抱悲觀還來得及咧。

(幹夫) 愛情試驗術是怎麼辦的呢？

(吉之) 方法種種不同，是探女子的心思的。

(幹夫) 那是我做不來的。

(吉之) 如此我來替你做第一次的試驗委員罷，不過第二次你非自己去做不可。

(幹夫) 要你教我方法纔行。

## (二) 吉之與鏡嬌

公共體育場的一隅，吉之與鏡嬌對面立着。

(吉之) 原來是鏡嬌女士聽說你今天要赴音樂會去，所以未曾發過一封信也沒有什麼重要的話，我們就此談談罷。

(鏡嬪) 什麼話呢。

鏡嬪生得面貌出衆。正是十八九歲處女的全盛時代。一種嬌態很能引動青年的心。並且今天是赴音樂會去的打扮得更是錦上添花。吉之恨不能去叫幹夫來看看。

(鏡嬪) 到底是什麼話呢。

(吉之) 你叫我說我就說這是關係幹夫君的話。我是幹夫的至交。你也曉得的所以要請你不用客氣的回答我。

(鏡嬪) 我對你自然什麼也肯直說。

(吉之) 那就很好。我聽說你近來沒有與幹夫君結婚的意思了。

(鏡嬪) 臉上一紅呀。怎麼你說出這句話來不曉得從那裏去聽來的。

(吉之) 這是幹夫自己說的。因此他很悲觀。

(鏡嬪) 真發瘋了。幹夫怎麼會說這種話呢。暎明白了他自己不願與我結婚。所以造出這種。

話來裝在我的身上真太欺人了。恨恨咬着朱唇

(吉之)這是你的誤解。幹夫君對你依然有熱烈的戀愛。我敢保證的實因近來你的態度忽然引得幹夫君很爲擔心。所以他更疑到你的態度冷淡是不是沒有結婚意思的結果了。

(鏡嬌)幹夫如此說來真是個怪人。我什麼時候變了態度呢。什麼時候冷談了呢。你看起來我是這樣的人麼。

(吉之)我是不懂的。但是互相留心着就不致叫對手抱疑惑了。從某點看來保不定不生什麼缺陷。

(鏡嬌)對啊。生了缺陷了。幹夫生了缺陷了。恨恨

(吉之)然而你近來也多了許多新的男朋友咧。

(鏡嬌)添了四五個音藥同志這便怎樣。

(吉之)幹夫很疑着。

(鏡娘) 可笑可笑所以我也很勸他去研究音樂的這麼一事可以與我趣味一致並且在斯道上還可以多得幾個朋友幹夫不肯聽我此刻反又猜疑起來不是笑話麼

(吉之) 對鏡娘臉上瞧着原來如此我明白了這就是缺陷幹夫君不能與你的趣味共鳴便是一種不平自然你與愛音樂的同志親密起來所說態度的變動就是這一點

(鏡娘) 此乃趣味的話與幹夫的愛情有何關係把趣味與戀愛混在一起說出不平的話來還不是他的不是麼

(吉之) 那自然截然不同不過從一方面說來此事很微妙決不是言語可以說得明白總之你們二人之間本身的月非常皎潔無奈遮着一重雲咧不去管他那雲漸漸的濃厚月光永遠不能瞧見所以還是趁現在用一陣狂風去吹掉那雲的好

(鏡娘) 這雲是幹夫自己弄出來的

(吉之) 幹夫說是你你說是幹夫爭也無益總要你先下手去吹散這雲纔是

(鏡娘) 應當怎麼辦呢。

(吉之) 只消見了幹夫你披瀝你那不變的愛情就可以叫幹夫安心咧。

(鏡娘) 這是我無論何時做得來的。

(三) 幹夫與鏡娘

幹夫每逢星期日總到父親的別墅中去休息一天的與鏡娘要好以來二人甜如蜜的談話都在這裏實行這追憶極深的別墅今天二人又會面了。

二人對坐在書齋中欄干下便是一條小河本來二人在此會面沒有什麼稀奇今天不知怎樣大家都把視線竭力的避着。

(鏡娘) 怨着幹夫你真不應該啊自己心裏疑着便把人家亂說還要去說給揚吉之君聽這算什麼呢。

(幹夫) 慌張我並沒向吉之君說無奈他只是向我盤問

(鐘嬪) 那倒還不妨。你怎麼又說我近來態度已變不願與你結婚了。這是什麼話呢？我看你  
的態度確是已經變了。眼中含淚恨恨看着

(幹夫) 並非如此。實因有種種的緣故在內……

(鐘嬪) 那麼你不願結婚了麼？

(幹夫) 我那裏會不願。很不能早些履行那知父母……

(鐘嬪) 嘛。倒也奇了。你父母早已曉得我們二人的事。所以一無阻礙。平日在這別墅中會面。  
也默許着。這不是你說的麼？爲何此刻反說起父母有異議來了。

(幹夫) 因此我突然如叛離你一般。很爲難了。

(鐘嬪) 那麼你父母不答應。所以你我的結婚你打算中止了麼？

(幹夫) 雖不打算如此。不過反抗了父母的意見。結婚你的父母沒有什麼話麼？

(鐘嬪) 不見得。會有什麼話的。

(幹夫) 你也能不顧父母反對斷行結婚麼。

(鏡娘) 只要你能如此我自然也一樣的肯做去總求把此事圓滿過去纔是略有一些兒踏

踏

(幹夫) 低頭我看恐怕辦不到欣欣然盼望着的結婚要變成夢幻哩我真氣死了活在世上做什麼呢。

(鏡娘) 那是你太沒志氣咧何不再向父母親去勸一遍呢到了絕對的不行時再說。

(幹夫) 不行我已一遍一遍不知說過好幾次總歸不行因此我已看破我唯一的理想不成功只有死了。

(鏡娘) 你真打算死麼謀自盡的人意志最爲薄弱。

(幹夫) 或者是我意志薄弱也說不定不過從一方面說自己殉自己在本人是極滿足了但是別了你獨自去死真是苦痛鏡娘凝視着鏡娘臉上你若對着我有不變的愛情何不與我

一。同。死。呢。

(鑄娘) 吃驚叫我一同死麼這就是所謂情死麼  
(幹夫) 是的叫做情死這名稱先好了。

(鑄娘) 將來被報紙上登載出來還要受人笑罵咧我不願意  
(幹夫) 那麼我一人自殺你袖手旁觀麼有些憤憤

(鑄娘) 也不是袖手旁觀……

(幹夫) 死人不去顧他重新去覓新情人麼

(鑄娘) 我決不是這麼輕薄的人自然拋棄戀愛獨身送這一生了

(幹夫) 不行的即使你有這種心思那時父母便來干涉你咧倒不如與我同死還可以給我

看一看你殉於愛情的决心咧

鑄娘呆呆想着一回兒抬起頭來戰戰兢兢的問話

(鏡娘) 情死麼當用什麼方法呢。

(幹夫) 方法多得很最簡便是服劇毒藥。

(鏡娘) 如此我去預備便了請你定一定日子與地方罷。

(四) 鏡娘與秀姑

鏡娘伏在書齋中圓窗下小桌上呆呆想着眺望庭中的枯樹他的知己秀姑從外面闖將進來。

(秀姑) 鏡娘我聽說你近來身體不快啊所以急急趕來的不錯顏色很不好啊。

(鏡娘) 向頭看看那秀姑一副可羨的神氣你從那裏聽來的呢。

(秀姑) 聽你家伯母說的他說你似乎有什麼心事的樣子打聽打聽你你只是說氣分不住。

總不肯直說所以特地託我來盤問你你還是老實向我說罷微微笑着

(鏡娘) 你這人終日無愁無悶叫我怎麼不羨慕你呢。

(秀姑) 我也羨慕你平日那麼的樂着。

(錢嫂) 樂什麼呢現在是只有苦痛了。

(秀姑) 不錯。你臉上也很有愁悶的神氣。不過這苦痛的原因我還不曉得。你且說來啊。

(錢嫂) 此事我在母親面前雖不提對你倒可以說得。低聲姊姊我實在出了一件很困難的事情了。

(秀姑) 低聲難道有了孕麼。

(錢嫂) 臉上一紅。你的嘴太刻毒了。你別瞧我不起。我還沒拋棄那「處女之誇」咧。我與幹夫間只交換着神聖的愛肉體的愛。還沒實行。你說話應當留心些。

(秀姑) 得罪了我看你的悲觀很不尋常。所以偶然想到你莫非爲這一件事失策了。於是就說了出來。真對不起。得很望你想罪。

(錢嫂) 只要你明白就是姊姊我現在擔心的比這件事還要重大咧。

(秀姑) 什麼事呢。

(鑑娘) 要我。情死了。

(秀姑) 半信半疑哎喲。誰要求你的呢。

(鑑娘) 還有誰呢。沒關係的人斷不會向我亂道的。自然是幹夫了。

(秀姑) 幹夫倒也奇怪。爲什麼呢。

(鑑娘) 他的父母本來已默許我們的親事。此刻忽然變卦。結婚到底無望了。結婚不能如願。倒不如死的好。他就要我同死。我種種的託辭總也無用。所以只得將他答應了。因此他方纔來一封信約我明天到他別墅中去用劇藥自殺。我前天與他約定已經很覺懊悔。不料今天竟來要我實行。我左右想總無方法。一時沒有主意了。姊姊你有什麼辦法呢。

(秀姑) 這件事情確是很大。可惜我沒有這種經驗。也不能怎樣的指揮你。你既有了情死的決心。與他約定的那麼明天赴別墅去就好了。

(鑑娘) 我若一去也不管顧不顧。一定要吃毒藥了。我肯吃毒藥也何用打心呢。

(秀姑) 那麼只死幹夫一人好不好呢。

(鏡娘) 怎麼可以如此要幹夫與我都不死成就結婚的理想怎奈幹夫抱着悲觀不肯聽我的話。

(秀姑) 細眉難了要救你一人那是只消不去一點也不難的不過對着幹夫很說不過去了又不能不吃毒藥笑我倒有一個好方法在此

(鏡娘) 怎麼辦好呢。

(秀姑) 此乃祕中之祕不能輕易說出來但是我替你想了計策你能夠實行麼。

(鏡娘) 只要不死可以了事什麼事也能忍耐

(秀姑) 如此你明天儘管往別墅中去好了

(鏡娘) 不平我能夠赴別墅去也何用借你的計策呢。

(秀姑) 你去了纔能行我的計策且附耳過來耳語

(鑊嬢) 微笑實在是個好方法。姊姊真是女參謀了。

(秀姑) 你這人用得着人家時纔肯稱讚。

(五) 鑊嬢與幹夫

幹夫與鑊嬢仍在別墅中會面。室中的窗一齊關着。一來是防風。二來是略有避人眼目的意思。幹夫以為鑊嬢不會來。此刻竟來了。事出意外。暗暗歡喜。鑊嬢見幹夫依然很快樂。倒不明白他的心理。不免很奇異。

(幹夫) 你居然來了。前天分別時看你語氣不甚明瞭。所以你今天來不來。我倒不能確定。正在這裏擔心。

(鑊嬢) 我既與人約定。也不管理由。如何斷不肯失約的。你說我那時語氣不甚明瞭。你是早已想定了念頭了。我是突然聽得的。那裏能夠與你一樣的决心呢。但是現在我既來踐約。那已往的誤解猜疑可以不必提了。

(幹夫) 那麼。你肯與我一同死麼。

(鏡娘) 我自身本來不必死。如果另有他法。自然可以採用。無奈你既除自殺外。無別法。將我們不遂的戀愛。拏來與生命一同葬去。那麼叫我一人留着。還有什麼意味。所以決定與你同死了。這麼一來。什麼我對你態度冷淡。沒有結婚之意。那些誤解。全然可以明白呢。

(幹夫) 誤解。猜疑。自然一齊消滅。既不能結了婚。將身體合而爲一。就應然死了。將靈魂合而爲一。

(鏡娘) 從懷中取出小瓶內裝白藥粉半匙。自然。自然。那麼我們可以吃藥了。我已把毒藥帶來哩。

(幹夫) 意外的吃驚。你帶了毒藥來。慌忙也搶着摸出褐色藥來。何用。你勞心。我早已準備好哩。

(鏡娘) 原來如此。我有一位同學的哥哥。是個藥學士。現在某製藥廠充技師。我只說拏來參

致特地去討了些來。此乃最新發見的劇藥。吞下去甜如白糖。一點也不難吃。然而立刻能夠心臟麻痺而死。又是簡單。又是不苦。那位藥學士還笑着對他妹妹說有了這種便利之物。世上的人還要吃什麼生鴉片等毒藥。弄得很苦。算什麼呢？……所以我也以為這種藥好。（幹夫）不過我也是最新的藥。略有甜味。很容易吃。效力偉大。什麼吐血或皮膚發紫等反應。一點也沒有。還是吃這一種罷。

參

（鍾嬪）不行。我與同學約定。拿來實驗的。倘使不吃。我便是騙了朋友了。

（幹夫）你重了朋友的約。便不顧我的苦心了。

（鍾嬪）話雖如此。同是自殺。不吃奏效顯著的劇藥。使他確實成功。實是無用的。萬一失敗了。弄得大家曉得。情死不遂。豈不羞恥呢。

（幹夫）是啊。所以要吃我的藥。

（鍾嬪）不對。所以要吃我的藥。

(幹夫)不行。一定用我的。

(鐵娘)不然。一定用我的。

(幹夫)吃這種藥好。

(鐵娘)吃這種藥好。

互相把藥推讓着。弄得沒有結果。鐵娘忽然想了一個念頭。

(鐵娘)那麼不如各人吃各人自己的藥罷。

(幹夫)不好。還是二人交換吃罷。

(鐵娘)這也不好。

一面的話一面不答應。正在疑乎不決。忽聽得庭中有腳聲趕來。二人慌忙把藥藏着。

(六) 幹夫與吉之 鐵娘與秀姑  
庭中趕來的是別墅中的小使。他在窗外叫喊着。

(小使) 楊家的少爺來訪。少爺丁家的小姐來訪。小姐要請他們進來坐。

(幹夫) 好的。

小使趕去了。

(鏡娘) 你看不肯早些吃便有人來妨礙了還是趁他們沒有進來趕緊吃罷。

(幹夫) 我本打算如此。

二人急忙取出藏着的藥。那知方纔慌張隱藏早已互相拏錯。此刻要想掉還時外面吉之與秀姑的聲音已近。二人一着急幹夫就吃了瓶中藥。鏡娘吃了勺中藥。咧吉之將門推開。一見二人。的樣子。

(吉之) 你們二人都吃了什麼藥。

秀姑也從後面趕來。

(秀姑) 寶真。麼不好了。

(幹夫) 吉之君。我把鏡娘帶來的藥吃了。鏡娘是吃的我的藥。

(吉之) 大驚交換了麼。爲什麼要如此。要兩個人。都吃我送來的藥。纔是。

(秀姑) 也慌是啊。何必要交換呢。鏡姑爲什麼不吃瓶中之藥呢？

(鏡娘) 實在是來不及了。按胸我胸中有些難過了。

(幹夫) 我也心頭很難受。一定沒用了。吉之君一切託你咧。

(鏡娘) 我也只得請姊姊料理我的後事了。

(吉之) 鏡娘女士。你倒不必担心。決無性命之憂。可惜啊。愛情的試驗。倒很合格的。

咧。長嘆。

(鏡娘) 言之先生。你說些什麼。

(吉之) 你吃的藥。是我給幹夫的。其實乃麵粉中混了些糖。憑你吃幾斤。不過肚子飽用罷了。斷不會死。幹夫倒吃了真的毒藥。快去請醫生來罷。

吉之急忙要走秀姑將他拉住。

(秀姑)那麼吉之先生你不必去了。

(吉之)怎麼可以不去這是生命出入的事。

(秀姑)鏡姊的毒藥是我合成的多吃些或者要傷胃可決不會致死。

(吉之)那是什麼。

(秀姑)看了瓶中剩着的就明白是將冰糖敲成細末裝在胃藥瓶中的。

(吉之)那麼這也是假藥麼呆呆看着兩個女子。

(鏡嬢)微笑這是秀姑替我們想出來的無非要我們二人可以不死。

(幹夫)強笑奇了兩方面的計略適相暗合我也是吉之君想出來的這不死之毒藥。

(鏡嬢)那麼什麼情死是騙人麼忽然

(吉之)自然是騙人好好的人爲何要死只因幹夫爲着你的事非常担心所以我先探聽了。

鏡娘又驚又喜與幹夫對視而笑。

龍禽詠

通秋

小時好籠禽。籠禽觸籠時。悲鳴。嗔謂畜汝。好飲食。胡爲猶有飛去心。  
籠禽含淚不能語。似欲開言訴胸臆。惜訴胸臆君不知。看取人家來聘汝。來聘汝。  
汝來聘汝。苜蓿盤夜宿。一榻朝三餐。離家千里天。漫漫出門一步皆難。難出門。  
四顧徒悲酸。徒悲酸。擢心肝。擢心肝困羽翰。

◎ 小說

芙蓉孫

瞿英精窮的當兒想和闊綽的親友借十塊錢過年。遭了人家的白眼還要給人家罵。他是個一世沒出息的窮骨頭。

五年後的瞿英特地又要向人家借十塊錢了。誰不是爭先恐後的奉承他。便借一百一千也都情願了。

哦！他們原來看中了瞿英中指上戴的那顆亮晶晶的鑽寶。怪不得他們嘴裏富翁富翁叫得應天價響。

審判官判決瞿英殺人刦貨的罪名等到驗明正身槍決法場的當兒那般情願借錢的人頓時就翻轉臉來牙緊緊的罵道我早料定瞿英是個不長進的賊。

□ 情人  
是誰 同夢

張枕綠

一對結婚未滿半年的新派夫妻，同度那甜蜜小家庭的光陰。他倆日夜廝守在一起，沒有分離過。互相諒解，從無半句衝突的話。開誠相見，看來兩下裏的精神融合了。

有一天的早晨，兩人雙雙起床。丈夫告訴妻子說：『昨夜我做了一個好夢。』妻子說：『巧啊！我也做了一個好夢。』丈夫說：『你試講來。』妻子說：『你先提起，應該先講。』結果，依着兩人婚前談話的習慣，各自默記在紙上，相約交換觀看。兩人先後記就：

丈夫讀那妻子的記夢辭道：『我在夢中獨遊河上公園時，正鮮花照眼，和風撲面，陽光淡淡，漸將偏射向東。我向賣花童子買了一個紫羅蘭花球，預備歸來給你園中遊人，却喜稀少，足資幽賞。我遊得乏了，走向園隅的大槐樹處去，想在那只樹蔭下的細石椅上坐息片刻。行路時，我心

因被環境誘惑。正發一種適應而難忍的需求。我在無意中抬眼望時。只見那石橋上早坐着一個李神絕世的少年。手捧着一本書。開看我身不由主飛奔前去。那少年似乎覺察了去了他的書。卷立刻站起身來緊抱住了我。喘動的身軀深深吻我的頭髮和露頸。接着粹了他的圍抱吻我的露臂及於手指。我想不到發生抵抗力了。我反將花球授給他。於是兩人聯臂走上一條玫瑰花瓣鋪地的平坦直徑去永遠不到盡頭。

妻子讀那丈夫的記夢辭道：『我在夢中獨遊河上公園時。正鮮花照眼。和風撲面。陽光淡淡。漸將移向西方了。園中遊人却喜稀少。足資幽賞。我遊得乏了。就到園隅大槐樹蔭下的一只細石椅上坐了。展開我新買的一本豔情小說來。閒看。那時我心正被環境誘惑。發生一種急促的需要。喘息。因此也略加急促了。無意中抬眼一望。忽見一個姿態窈窕的少女。手執花球。正奔向我。前來。我在伊投入我懷時。預測我倘施給伊任是何種舉動。不會引起伊的反抗來的。就細細的吻伊。並且接受伊的花球。從此不覺得有什麼生分了。於是聯臂行向玫瑰花瓣鋪路的無盡處。』

兩下裏的妬念同時發生。但是丈夫先行聲明說『我那夢中的少女原是你呢』妻子學着也去。

說『我那夢中的少年不是你却是誰』丈夫想『伊的話未必獨真』妻子也是如此想。他倆仍舊互相諒解沒有半句衝突的話各自以爲算得開誠相見似乎兩下裏的精神可以融合了。

◎南洋歸客談

病 杏

馬來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殺人法譬如某甲和某乙不睦某甲要他死不必暗殺只要詛咒某乙生一個發背而死或者拿別種病症咒他某乙也就得着他所咒的病症頃刻斃命不過詛咒人家自己也要許一種械特願說我今生沒有兒女或減壽十年等話否則是沒有效驗的

同 梦

四

光復後海上小說雜誌風飈雲湧以余所見者有七種自相朋友文星五銅元小說新報小說叢報小說海小說界眉語禮拜六遊戲雜誌女子世界等或不及半年而已烟消雲滅矣做小說者如是之多看小說者應接不暇自不能兼收並蓄矣最奇者爲口口雜誌其主撰者孫某與其夫人也中間所刊布者兩人之作爲多攷其實則其夫人所作固亦出諸其良人質言之實爲孫某一人所撰述耳如是簡單安能持久。

鷗 夷



眼前 地獄 誰教你墮落的

江紅蕉

老四。你太欺人了。這只帽子我在先施公司買的時候。確是十三塊半洋錢。還是他大減價的時候呢。要在平時。怕要十五塊洋錢。吾戴了還沒有。一個月不見得就舊。況且吾頭上每天總要洗一回向來。不搽生髮油的帽子裏也不見得髒。難道五塊洋錢都當不到麼。老四道。叫聲你子壯。老哥。你不信。你自己去罷。有幾家當鋪裏還不要吾還給你跑了一陣子腿。才找了幾家小押店。走進去聽舌說。要押兩塊洋錢。都向吾貶了一個白眼。把帽子丟在櫃外了。還有一家。他說這種東西都是冲手的小貨。只可以押三只角子。好容易現在給你押到了六只角子。你倒不知趣。想五塊洋錢。麼子壯道。算了。今天車錢。有着了。你把錢給吾罷。老四隨把一張小票。五只角子。授給子壯道。這裏少一只。八開吾已買了一匣大前門了。明天還你罷。子壯道。既然如此。拿一枝。

來。吸。吸。老四。嘻。皮。笑。臉。的。在。袋。裏。掏。了。出。來。拿。了。兩。枝。一。枝。遞。給。子。壯。我。一。根。火。柴。大。家。吸。了。  
子。壯。道。今。天。你。怎。樣。老。四。道。不。瞞。你。說。現。在。還。餓。着。肚。子。呢。我。想。去。尋。王。老。五。他。們。吃。飯。狠。遲。的。  
說。不。定。還。可。以。揩。一。頓。油。你。怎。樣。呢。子。壯。道。我。去。找。錢。麗。生。晚。上。在。一。家。春。請。客。你。來。麼。老。四。道。  
我。一。定。到。

錢。麗。生。是。富。家。的。公。子。家。教。不。嚴。管。不。住。他。一。年。倒。有。十。個。月。住。在。上。海。今。天。東。亞。明。天。一。品。香。  
後。天。小。房。子。鬧。得。不。亦。樂。乎。但。是。他。爲。人。狠。是。精。敏。在。嫖。賭。吃。著。裏。面。沒。有。上。過。一。回。當。與。沈。子。  
壯。是。中。表。弟。兄。因。親。戚。關。係。子。壯。時。常。來。借。借。移。移。却。從。來。沒。有。還。遇。那。天。子。壯。又。來。找。麗。生。向。  
他。借。廿。塊。洋。錢。麗。生。道。你。倒。底。欠。了。我。多。少。也。該。結。一。結。前。天。你。在。東。亞。開。了。幾。夜。房。間。臨。去。也。  
不。付。賬。他。們。找。到。了。我。又。是。吾。灰。氣。幾。夜。房。錢。倒。要。不。了。多。少。茶。房。的。代。賬。却。不。少。呢。其。中。有。一。  
筆。聽。說。代。你。付。局。賬。的。這。一。筆。我。不。能。承。認。子。壯。道。那。一。筆。賬。要。你。承。認。少。不。得。都。要。還。你。的。麗。  
生。道。我。借。給。你。的。你。都。訴。了。爛。污。那。一。次。還。過。子。壯。道。你。還。是。瞧。作。姑。母。臉。上。借。給。我。罷。不。瞞。你。

說。昨夜從大世界回去。走過對面黑街裏。沒有留神。被小癟三。把我頂呢帽也搶了去。今晚還要請客。身上只有五只角子。昨天坐的汽車。簽了字。他今天要來算的。汽車老二與紅雲有關係的。今天吾要是付不出車錢。他去告訴了紅雲。我沈子壯只臉掛在那裏去呢。以後紅雲這腳路。一斷。通融的地方。愈加窘迫了。麗生道。原來如此。親戚朋友的債。倒不想還。堂子裏的錢。反如欠了。巡捕。捐絲毫不少。你這人太無道理。子壯道。老弟。你在上海也頑了六七年了。難道不曉得在上海吃空心飯的誰也不是。這般我們在堂子裏。要是沒有信用。怎能混得下去。我們是比不上。你家裏有錢。也用不到向人借債。自然不知道這種花巧。有一次。吾約幾個朋友。在春意堂裏打撲。克。可是身上一個沙壳子。却沒有。我寫了一張局票去叫紅雲來代打。紅雲果然來了。我便卸身。說別處有應酬。要去走一遭。假意在袋裏掏了一只皮夾子。出來問紅雲要多少錢。紅雲瞧見吾皮夾子。狼飽滿的樣子。他故意做得漂亮。回道。吾這裏有呢。便掏了一大疊鈔票出來。擺在桌上。一面散牌了。那裏知道吾皮夾裏都是空的。請客票還有。念幾張。堂子裏的小花片。擠得不少。

那裏有一張鈔票。吾見他已經把鈔票取出。心中得計。便自去了。後來回來。一瞧。贏得狠多。收場輸了三十幾塊錢。他說明天還吾罷。吾今天還有堂唱。跑來跑去。遺失了。倒不好的。到了明天。我四面借不到。你又回無錫去了。吾沒法。想恰巧那天狠熱。狐皮穿在身上太熱。便去當了四十塊洋錢。親自送去。他見吾信用很好。而且到了節上。局賬酒錢。非但不欠。還是不折不扣。所以問他。通融一二百塊洋錢。是沒有不答應的。還的時候。是只錯時辰。不差日子。麗生道。既然如此。你何必向我來借。子壯道。他那裏昨天才借過一百八十元。今天開不出口了。麗生道。難道昨天都用完了。麼。子壯道。吾這幾天被王裁縫催得不得了。要是再不還。他不肯再做。大家都穿灰鼠袍。子了。他那裏做了一件面子連皮統子。大約九十幾塊洋錢。連前賬。一共二百左右。所以一起付給了他。今天想去買頂帽子。晚上請客。菜賬是不必現付。西崽小賬是不能欠的。所以向你借。廿塊洋錢。快些借給我。罷。麗生道。吾也沒有錢。昨天手邊倒還有幾十洋錢。可惜一場麻雀輸賸了一塊了。我也打算向人借呢。怎能借給你。子壯道。你向人借錢。那是誰。也有錯。你的只要你開。

聲。口銀行。支票。便遞到你手裏了。現在先把你十塊洋錢借了。我罷。麗生道。今天就借給了。你可是只此一回。下不爲例的了。子壯諾諾連聲的答應。其實子壯每次借錢總是這副嘴臉。麗生也沒有一次不是聲明以後不再借給他。到了下次總是仍舊如了。他顧才走路。子壯也聽慣了。只要錢到手便叫他做狗叫也願的。而且知道麗生的脾氣。所以要借十塊洋錢便加借說要二十元。麗生總像蘇州人殺半價借給他。一半在麗生一次二次三次屢次的肯借給他。却也有個緣故。原來麗生在上海胡鬧。什麼人都知道。連他父親也曉得。但是有一件極祕密的事情。不幸被子壯無意中撞見。當時雖狠機敏的掩飾過去。却仍逃不了子壯這雙拆白黨性質的眼光瞧得明白。藏在肚裏並不說出。所以麗生不免要忌他一脚。

有一條馬路叫做積德里。裏面有一家石庫門外面掛一塊張公館的牌子。其實裏面只有一上一下。主人連老媽子。一古腦兒只有三個人。客堂裏倒很清潔。靠屏門有一只洒檯。下首有四張沙發。兩只茶几。中間還有一只小圓檯。靠窗放一只衣架。自從張公館遷來了兩個月。也沒有一

個人在這客堂裏坐過一回。老媽子倒還勤謹。每天總拿一柄破雞毛帚。劈拍劈拍的去拂拭幾下。客人來了都向樓上去。坐樓上亭子間。是老媽子的臥室。因為傭在張公館裏。只有一個人。所以職務繁忙。也來不及整理他自己的臥室。髒得不成模樣。這也怪不得他上海人家的亭子間。沒有一家不是如此的。這公館的客人當然不到亭子間。從扶梯上走下來。旋一旋身。就走到張公館主人的臥室。在上海地面寸金尺地。借一間樓面。客人跑到牀前。是算不得一件奇事。但是有了客堂不坐。反而跑上樓去。要是規規矩矩的公館。那是沒有這件事的老媽子初來的時。候心裏狠不舒服。他主人有時。女主人睡在床上。沒起身。客人也俗不拘禮。七七八八的胡說。胡鬧。男主人也不管。賬着實。不成體統。後來聽得來的客人都叫他女主人做張老二。叫他男主人做沈老鼠。方才知道他們是不正當的夫婦。沈老鼠的模樣。狠是古怪。既不像洋行小鬼。又不似正經人物。問了女主人。女主人道。要是有客人來找少爺。問你少爺做什麼生意。你可告訴他。我們少爺是做官的。但是老媽子瞧這模樣。也不像做官的人。真弄不明白。有一天晚上。張老二又

向老媽子說道今天要有人來尋吾你回他到生意上去了不要多說老媽子也不懂得什麼叫做生意不生意後來沈老鼠也出去了當夜男女都沒有回來到了明天清晨外面前門打得像雷響一般立刻去開門那裏知道門一開早有兩個巡捕一把胸膊攬住了不放問道你的主人在那裏快說還有二個巡捕一個奔去守後門一個奔上樓去老媽子嚇了一大跳不知什麼事體口也開不出那一個巡捕催他快說老媽子便說張老二到生意上去了印捕道沈子壯呢老媽子道此地少爺叫沈老鼠沒有沈子壯的這時樓上這個巡捕跑下來說道樓上人也沒有也沒有什麼重要東西只搜到了幾張片子是他自己的這個時候門外又來了一個巡捕領了兩個小車夫指揮他來搬東西起先兩個巡捕問他什麼事那後來的巡捕道這許多傢具是他們向大發木器店租的三個月沒付租錢木器店起訴判先把東西搬還再追租費你們有什麼案子來的呢包探道沈子壯冒充政府的參謀招謠撞騙出牌票來捉他可惜已被他逃走老媽子聽了嚇得零碎動巡捕既捉不到人便留了兩個看門其餘便把老媽子帶去老媽子還沒明白

究竟。是。什。麼。一。回。事。急。得。念。阿。彌。陀。佛。哭。了。巡。捕。道。去。罷。老。媽。子。道。他。們。欠。了。我。兩。個。月。工。錢。還。沒。有。拿。呢。吾。不。去。的。巡。捕。也。不。作。聲。踢。了。一。脚。老。媽。子。道。我。走。便。了。你。不。要。踢。我。還。有。一。只。洋。鐵。箱。在。樓。上。要。帶。去。的。巡。捕。不。去。睬。他。拖。了。就。走。旁。人。不。明。白。這。緣。故。見。一。個。老。媽。子。被。巡。捕。兇。兇。的。抓。去。還。當。老。媽。子。犯。的。罪。呢。

沈子壯在上海冒充了政府的參謀，狠有許多人信他。瞧他舉動，闊綽，差不多長年住在東亞旅館來往的人，也狠有幾個閥客，也有銀行裏的老板，也有政界軍界的人，每天花天酒地，闊得非常與那輩北來的政客使員一般的亂頑，所以大家都懷疑他單有幾個與錢麗生接近的至親好友，都知道他的底細，他一定要闖禍，也不值得去勸他。佛一般的待他，賊一般的防他，免得貽累他在上海一班小拆白黨，是不必說，都是爾兄爾弟，就是阿金三寶與他也有些小小交情。那天的事情是阿金不知那裏得來的信息，去關照了張老二、沈老鼠才逃得出來。張阿二與阿金從前也結合過半年的臨時夫妻，所以格外關切。現在張老二瞧破了，沈子壯也是個吃空心。

飯的人自己着實嘆了口氣罵自己沒有睜開眼睛偷雞不着倒蝕了一把米。起初見他闊綽當他一個戶頭想拆他一點白的要他討了回去。他說現在不說謊話真沒有錢。待到八月裏有兩筆借款人家可以還我連本搭利倒有三萬多銀子。張老二倒狠信他後來被正裁縫退了一張假支票就有些疑心。但是他立刻去串了小拆白王老四出來當面把王老四罵了一頓說他太不要臉。把假支票混人王裁縫也不疑他。張老二也以爲王老四造的假票。沈子壯上他的當。那裏知道這張票子的確是沈子壯自己假造的呢。原來王裁縫那裏的賬是按月結的。這一回他預算這個月底連張老二做的衣裳足有二百三十元的光景。身邊恰也有二百三十元。但是初一恰巧是上海大跑馬還要買跑馬票付了裁縫帳就斷了發財的機會。所以跑到陳強松那裏去借。陳強松是麗生的姐夫。與他也是親戚。家裏也有幾個錢。歡喜結識朋友。所以小銅錢是肯用幾個的。那天恰巧強松回蘇州去了。他坐在他房裏。瞧見桌上。有兩張用剩的銀行支票。另外有個不相干的圖章也放在那裏。四面望望沒有人影。便把圖章輕輕的在支票上捺了個印。

把支票藏在袋裏帶回去填寫了數目再寫了陳松記字樣王裁縫到銀行裏去付款銀行裏說陳松記沒有存款了況且這票的筆跡圖章也不符便在票子上簽了『請與出票人接洽』的字樣後來銀行裏寫了一封信與陳強松通知他發現不符的支票請他以後要謹慎收藏空白支票爲要強松細細一查想來一定子壯的勾當便與他斷絕往來但是張老二一向以爲他是政客想在他身上泡一個洛現在瞧出路角方始覺悟另尋主顧去了可是難爲了張公館的老媽子在巡捕房裏住了一夜明天到堂去訊問了一回審得無干開釋不敢再回去情願丢了只洋鐵箱走到荐頭店裏去坐冷板櫈聲明不再借入一幢頭房子的公館裏去了

子壯後來仍舊在上海那案子還懸在那裏但是也沒有人提及倒便宜了他逍遙自在麗生那裏還是要去纏繞不休麗生時時避他錢也不大肯借了子壯懷恨在心預備把他祕密宣布出來後來一想萬一宣布出來中表的情誼就恩斷義絕從此休想再借他一個錢但是他的名譽也就被我弄的掃地也休想再見人面但是我的生路也絕萬不可行還是警告他一回罷想到

這裏心裏非常得意。王老四走了進來道：你住在這裏倒舒服呢。子壯道：舒服呢，兩天必的生司了。你借兩塊洋錢來回用罷。老四道：我也是來向你借錢的。你倒向我借起來了。子壯道：我這幾天真是一籌莫展。你有什麼法兒？老四道：楊老頭兒的四姨太太昨天在一品香與綽號叫做小舌頭的開了一間房間，不知幹些什麼事？你要是膽大，倒好去想他。法子子壯道：誰是小舌頭？老四道：小舌頭便是楊老頭兒的姪兒。但是他手下也有幾個打手，說不定錢倒沒有弄到手皮。郎頭倒挨着了子壯道：這倒算不得什麼事。但是有一樁好事就要破壞了。老四道：什麼好事？子壯道：前天我在大世界遇見楊老頭兒的三姨太太，倒狠有些意思。吾約他今天晚上到這裏來。他說今天有事不能來，明後天可以踐約。要是上了手，怕也有幾個錢可以到手。要是把小舌頭丢了臉，三姨太太就要嚇退，貪了一紅要爛掉，不同這是不妥的老四道：倒瞧你不出有這點本領。把他引誘上門，還說一籌莫展麼。

楊老頭兒是個大富翁，在上海很有聲望。他的家產連他自己也不知道有多少。三個兒子多狠漂

亮。喜。歡。嫖。賭。楊老頭兒。踩。在。家。裏。一。些。也。不。知。道。兒。子。向。他。要。錢。不。大。肯。給。他。們。但。是。自。己。却。娶。了。五。個。姨。太。太。兒。子。們。那。裏。壓。得。服。大。家。出。去。借。父。故。債。三。萬。五。萬。的。爛。用。楊老頭兒。每。天。早。晨。一。定。要。兒。子。媳。婦。孫。兒。們。姨。太。太。聚。在。一。處。吃。稀。飯。兩。只。大。圓。桌。上。擠。滿。了。廿。多。個。人。只。有。幾。包。油。花。生。兩。塊。醬。乳。腐。兒。子。媳。婦。姨。太。愁。眉。苦。臉。的。吃了。幾。口。稀。飯。從。新。跑。回。房。去。嗽。口。吃。燕。窩。參。湯。攤。開。被。頭。睡。覺。楊老頭兒。一。個。人。走。到。賬。房。裏。去。看。賬。雖。然。有。了。五。位。姨。太。太。但。是。也。並。不。天。天。住。到。姨。太。太。房。裏。去。歡。喜。一。個。人。住。在。書。房。裏。這。是。他。的。怪。脾。氣。姨。太。便。去。尋。野。食。吃。楊。老。頭。兒。也。不。知。道。他。最。愛。的。大。兒。子。希。望。他。不。要。到。外。面。去。胡。鬧。大。兒。子。倒。也。乖。巧。每。天。總。伴。他。弄。兩。個。鐘。頭。的。賑。目。人。家。都。說。他。孝。順。楊。老。頭。兒。自。己。也。狠。清。楚。常。對。人。說。道。人。家。都。說。吾。大。兒。子。得。力。其。實。吾。問。他。一。個。月。究。竟。要。用。多。少。錢。他。說。要。四。百。塊。錢。吾。說。吾。加。你。一。倍。每。月。給。你。八。百。塊。錢。每。天。幫。我。弄。兩。點。鐘。帳。他。才。應。允。人。家。那。裏。知。道。吾。是。出。了。大。薪。水。請。他。來。的。呢。這。兩。個。鐘。點。一。過。便。似。鳥。一。般。的。開。籠。去。了。他。與。子。壯。也。常。在一。處。頑。的。所。以。子。壯。知。道。他。們。的。三。姨。太。

太。是。楊。老。頭。最。寵。的。人。手。裏。頂。寬。鬆。一。心。想。吊。他。膀。子。拆。他。的。自。後。來。竟。被。他。如。願。以。償。可。惜。竟。被。楊。老。頭。兒。知。道。不。動。聲。色。叫。巡。捕。捉。去。判。押。西。牢。十。年。待。到。出。獄。人。已。瘦。得。像。鬼。一。般。

子。壯。有。一。個。堂。伯。父。在。奉。天。做。官。十。多。年。沒。有。回。南。邊。來。了。時。時。寫。信。來。叫。子。壯。去。子。壯。連。信。也。不。覆。辜。負。他。的。美。意。後。來。他。的。伯。父。兩。個。兒。子。都。染。了。喉。症。先。後。死。了。孤。老。無。子。便。愈。加。想。起。他。堂。侄。打。電。報。來。叫。他。去。但。是。子。壯。樂。不。思。蜀。仍。舊。不。去。今。年。他。的。伯。父。到。上。海。來。遇。見。一。個。舊。時。友。人。談。起。了。子。壯。贊。他。從。前。怎。樣。有。文。才。怎。樣。勤。儉。那。位。老。友。不。敢。瞞。他。嘆。了。口。氣。便。把。他。的。事。情。告。訴。了。他。他。伯。父。氣。個。半。死。嘆。道。好。好。一。個。孩。子。墮。落。得。這。般。快。麼。說。完。眼。淚。如。泉。湧。一。般。這。時。候。麗。生。也。在。旁。邊。天。良。發。現。想。起。了。自。己。的。爛。嫖。狂。賭。不。聽。家。教。狠。是。難。過。頂。難。過。的。就。是。與。他。嬸。母。的。一。段。曖。昧。事。情。子。壯。雖。然。沒。有。宣。布。出。來。自。己。却。覺。的。也。是。墮。落。到。十。八。層。地。獄。了。子。壯。的。伯。父。哭。完。了。便。撫。了。撫。麗。生。道。你。狠。好。很。規。矩。麗。生。聽。了。這。兩。句。話。比。殺。也。難。受。

茅舍二三間。前有短垣。後有修竹。几淨窗明。風和日暖。有山童供呼。  
喚無市僧來。囉唣園蔬菜飯。四時無缺。廓然世外。終其天年。快活。  
夏日當頭。時值正午。乃呼童子取沉綠西瓜。喚家人齊集。自抽利刃。  
豁然一聲。嬌妻慾子虎視眈眈。分而食之。涼沁心肺。快活。

暑天入晚。新月初上。炎風稍退。乃裸體赤足。攜蒲葵扇。踏月閑遊。看農夫村婦唱吳歌。踏水車。水如銀浪。翻翻大雪。滾滾。覺一團涼氣。自腳尖直至腦門。通身涼到快活。

餐秋



木主  
變相

## 父子同惡報

程瞻廬

敬告世人。慎莫負債於怨府。怨府之條件。酷利息重。債權者之手腕。又很辣無比。如期取償。率什伯千萬於原數。而未有已。貸以鎰銖。償以斗斛。古往今來。如此類者。不鮮也。記者抽毫欲寫。一故事。先綴此幾行說明書。以醒眉目。下文所述。係十年前吾友過從時。一種西窗翦燭之談。料比者。小齋無俚偶憶舊聞。因用小說體衍爲斯篇。其事之趣大可拊掌。其計之狠又堪咋舌。儂薄少年。聞之真抵得頂門一針。當頭一棒也。

薄秀才之妻刁氏。盛年時有麗人之目。今則徐娘老矣。額上漸作波折紋。烏雲之髮。點點移以吳鹽。朱顏既褪。人遂無復以麗人稱之者。膝下有子。曰玉郎。年十有八。翩翩風貌。不讓其母。少年時。顧風貌如母。性質則大類其父。父爲庠序中人。善讀鄭風青青子衿詩。佻兮達兮在城闕兮。頗能。

實。行。斯。語。玉。郎。雖。未。青。一。衿。而。佻。達。二。字。則。奉。爲。唯。一。之。庭。訓。秀。才。年。可。五。十。許。鬢。鬟。鬟。繞。其。頰。  
作。灰。白。色。而。好。色。之。心。不。隨。鬢。色。以。俱。灰。特。以。年。事。既。長。不。得。不。貌。爲。長。者。作。後。生。表。率。與。玉。郎。  
語。輒。引。經。據。典。納。之。於。厚。重。端。謹。之。途。或。行。市。廩。間。偶。遇。粲。者。玉。郎。稍。一。屬。目。秀。才。輒。加。以。譙。呵。  
謂。睨。人。閨。眷。非。端。士。行。也。以。是。父。子。偕。行。率。子。先。而。父。後。秀。才。曰。吾。督。汝。後。汝。有。佻。達。行。爲。當。不。  
能。逃。吾。目。實。則。此。表。面。語。也。秀。才。之。用。意。蓋。恐。子。躡。其。後。則。己。之。佻。達。行。爲。或。不。能。逃。乃。郎。之。目。  
耳。刁。氏。有。弱。妹。曰。麗。珍。豔。逾。其。姊。嫁。一。世家。子。纔。匝。歲。卽。歌。黃。鵠。秀。才。哀。此。寡。娘。時。往。存。問。之。麗。  
珍。輒。謝。不。見。卽。見。矣。寒。暄。數。語。外。意。態。至。落。落。不。能。進。以。他。詞。秀。才。歎。曰。桃。李。其。貌。冰。雪。其。心。吾。  
末。如。之。何。也。已。玉。郎。見。乃。父。僕。僕。於。姨。氏。之。門。已。竊。窺。其。用。意。默。念。吾。父。如。許。年。紀。癩。蝦。蟆。妄。想。  
天。鵝。宜。遭。姨。母。白。眼。且。姊。夫。與。小。姨。嫌。疑。攸。關。姨。母。更。難。假。以。詞。色。己。則。分。在。幼。輩。往。謁。姨。母。度。  
無。拒。絕。之。理。且。自。負。具。此。好。面。首。伯。潘。安。而。仲。衛。玠。姨。母。見。之。當。必。樂。與。周。旋。耳。顧。此。爲。玉。郎。片。  
面。之。妄。想。而。麗。珍。則。古。井。之。水。不。起。波。瀾。見。秀。才。之。數。數。登。門。也。意。不。能。無。疑。見。玉。郎。之。數。數。登。

門也。意更不能無駭。察其言，觀其色。父子肺肝瞭如指掌。於是預戒閨者薄氏父子來勿與通報。而二人足跡乃斷絕於孀婦之門中。

秀才時覩其妻謂小姨寡居可憐，宜接之來家小住以殺其悲。刁氏洞燭乃夫用意。謂吾妹寡居可憐，干汝底事。且是人非易與者。薔薇花香而多刺，慎勿近也。秀才亦稔知麗珍性烈，不可侮。用是稍戢其邪心。而玉郎則數爲閨者所拒，心猶未死。意謂青年孀婦斷不能無春秋月之感。彼特假惺惺作態耳。以術誘之，未有不墮入情網者。於是日徘徊於姨氏之門冀一試其伎倆。某日薄暮見一青衣自內出，識爲姨氏侍婢。因尾之行。婢入棉花肆中，購棉數捲。玉郎故作無意相遇。狀因詢婢以姨氏起居語，刺刺不休。又曰此棉係阿誰所購者。婢曰主母將裝衣故購之耳。玉郎曰：購棉良不易，須表裏純潔，乃稱上白佳品。稍一不慎，即受肆人之愚。因索取棉捲反覆謠視之。旋曰：是棉尚佳，確無低貨。攬雜其中語訖，別去。婢遂攜棉捲歸。玉郎行十數步，反身視婢，僅見其背影。則吃吃作鶯鶯笑曰：吾計售矣。彼滿面冰霜者，見此棉捲中物，尙能假惺惺作態否耶？

婢面主婦後卽告以道遇薄姓郎及一切問答語甚悉麗珍聞而大疑既得棉不卽發其捲燈下無人處乃潛發之則果有污目之物偷置於上白棉花之中麗珍憤而出涕曰薄氏子侮我甚矣顧欲發其覆聲其罪又礙於自己顏面設隱忍不較便宜此儂薄子意又未甘無已則姑儲之於怨府中靜待時機以圖一洩而後快怨之爲物一洩則已耳不洩而儲愈久而怨愈深怨上加怨潛滋暗長以繁利息之比例計之則玉郎之負債於怨府者其數之鉅實屬不可思議而玉郎醉生夢死方自以爲得計絕不知其負債之重也

自是以後麗珍與薄氏不通聞問玉郎獨居自詫姨氏得棉捲中物奈何猶惺惺作態顧作態由他作劇由我我作此惡劇彼乃無奈我何則再接再厲亦足以快我意於是復徘徊於姨氏之門冀與青衣邂逅以施其第二幕之惡劇顧青衣一見玉郎輒望望然去之就與語亦不倣不保蓋麗珍預戒其婢謂此後再遇薄氏子慎毋與之語脫違吾戒責罰不汝貸也麗珍御婢素嚴婢弗敢違故邂逅玉郎輒避之如蛇蝎玉郎計不得逞勃勃野心亦爲之稍戢無何秀才爲玉郎授室

成禮之日。賀者雲集。麗珍亦往赴喜筵。玉郎窺見。姨氏顏色不若向者之冰冷。私心自喜。謂姨氏庶幾忘我憾矣。麗珍宴畢。卽告歸。刁氏強留之。執不肯。匆匆便登輿去。越數日。玉郎登門謝步。麗珍又拒絕。不見。玉郎私訝曰。姨氏慳我前日不當來赴宴。姨氏喜我今日又不應拒人門外。怪哉。姨氏喜慳真不可測也。記者曰。玉郎斯言當矣。麗珍之喜慳。豈儂薄子所能測耶。

越三載。秀才得消渴疾。馴至不起。將殯之前數日。麗珍忽往省其姊。悽然而言曰。姊老矣。忽喪所天。心志不留。其何以襄大事。姊夫出殯。伊邇搢擋一切。頗費籌畫。設有不備。將貽人笑。妹不才。願佐理其事。刁氏曰。得妹佐理。良佳。顧數年來妹與我家殊疎遠。自玉兒娶婦時一來。卽絕迹不至。何耶。麗珍曰。是良有故。諺云小姨莫上姊夫門。瓜田李下。懼滋猜疑。今姊夫歿矣。妹無所顧忌。當常來伴姊。不信宿。不言去也。於是麗珍果信宿。姊家喪事中。搢擋一切。井井有條。絕不言勞憊。刁氏頗德之。玉郎在衰絰之中。竊聞姨氏有常來伴姊之語。則私心大喜。種種謬念。又緣之而起。無何殯期屆矣。先一日邀請邑紳方先生題主。方先生素性方嚴。曾舉孝廉。方正。又曾作方外之。

縣令退歸林下。德望冠於一鄉。與薄秀才爲文字交。玉郎願請題先人木主。方先生卽欣然承諾。喪家備齊儀仗往迎。此岸然道貌之方先生。舉行題主典禮。而麗珍忽言體有不適。將返家休養。不克送。姊夫殯矣。刁氏留之不可。乃聽其去。

喪者木主盛以函幕。以絳巾必待題點時。乃啓幕發函。此習例然也。是日方先生堂皇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巖巖有儒者氣象。左右二襄禮皆邑中端士。其容肅然。目不旁睨。親朋數十人。駢肩疊背。而立無敢譁者。俄而細樂悠揚。二僕人夾扶玉郎。捧秀才木主。匍匐方先生前。叩請題點。旋上木主於案。裏禮者濃蘸朱墨之筆。分授於方先生。方先生不卽接受。闔眼凝神冥想。死者之聲。若笑貌可一分鐘。於是啓其幕。發其函。援筆在手。將就木主而題點焉。木主之式。例作長方形。而今則易方。相而爲圓。相方先生諦視大怒。擲筆而罵曰。小子無禮。辱先人。侮老輩。罪通於天矣。遽拂袖去。左右二襄禮見狀。駭旋又狂笑環而觀者數十人。爭擁至案前。辨此變相。之木主。則又閨堂大笑。笑聲達衢路。孟子「弔者大悅」。一語直不啻爲之寫照矣。玉郎聞譁笑聲。心知有異。

則亦起自地上就人叢中而寓目焉。一窺圓相面遽失色喃喃自語曰孽矣孽矣所謂圓相者非他卽向日之棉捲中物美其謚曰保節實則襲先生之號而居於南郭者也。

於是薄姓上下大索原有之木主迄不可得。越數日乃得於玉郎婦之敝袴中而出殯亦爲之延期。方先生怒不可釋。遽揭玉郎之罪於邑令。邑令亦道學中人夙以綱世名教爲己任。立逮玉郎至榜掠無算。置於獄數月。玉郎竟瘦斃麗珍拊掌稱快曰小試吾辣手三年宿怨倍其值以取償矣。記者曰吾友爲余言此事非子虛烏有。曾載於某先達之筆記中。所惜者筆記何名吾友已不復記憶亦惟有略之而已。

◎梅廬碎墨

逸  
梅

海上徐家匯某大學校素以蹴球稱雄。主教者爲一西人。某次約他校角技。先一日。西人禱於耶穌之前。虔求獲勝。喃喃良久。一若吾國之愚嫗拜佛祈福者。然西人迷信可見一斑。予友無咎。學土木工程於該校。爲予言之如此。

◎十笏天花室硯滴

一。九。

余嘗遺一北友鱈魚。明日友謂余曰。魚甚佳。惜鱈刺太多耳。余訝詢以食法。曰去其鱈。加蒸粉。蒜辣以煮。余爲大噱。昔徐子餕李于麟。岭茶之最精者。時李按察浙江。好外寵。以其葉大多梗。遂賞皂役。皂役誤會。以爲有情於已。幾作毛遂之自薦。然則區區食物。不遇中郎。亦有焦尾之歎矣。紀之。并發一粲。



通門  
冲喜

## 小孤孀

趙赤羽

我們一世在交際場裏結識的朋友何止千百。但多是浮雲過眼，只在嘴脣皮上吹彈着，算不得什麼。倒是小時候的伴侶，時時牽動着魂兒。夢兒往往有說不出話不出的一種感想。

我時常閉目瞑思，想到八九歲挾書包到學堂裏去的時候，和許多兒童臂挽臂兒唱歌，有時用手巾遮沒了眼睛，捉迷藏。有時接聯了十多個孩子，手攏肩兒做龍頭龍尾巴，活潑潑地頑。好像一羣小鳥在綠樹林裏飛舞，並不覺得前途有甚麼危險。

待到上課的鈴聲一響，許多小伙伴個個一壁跳一壁走的跑到課堂裏，搶着書，天地日月山水土木的唱，喊，太陽反射在黑板上亮晶晶地照在小眼睛裏，覺着有不可思議的愉快。

我記得同我坐的是一個女孩子，他名兒叫做王味青的。他雖然是個女孩子，倒比我活潑得多。

踢起毽子來簡直比我們男子強。他家裏雖然有比他大的哥兒姊兒，但他狠率性的一些，也不肯服從他們。有時還要叫他的哥兒姊兒服從他呢！他要算是個小輩英雄了。

同學中有個徐敏兒，平常讀書也不甚用功。因他家裏有錢，先生們倒還看得起他。他七歲就沒了父親。他母親是個有名的兇狠婦婦，鄉鄰中誰也不怕他。古諺說得好：「強將手下無弱兵」。所以，他生下幾個兒女，沒有一個不狠。徐敏兒不消說得，自然也是個健兒。後來不知那個做了媒人，竟將王味青許聘了他。同學們個個說：「這是天支地配的姻緣！」出了狼子，自有虎女來降伏呢。

我們一天天的癡長。那光陰逼着我們出那怡怡融融的小學堂，拆散我們親親暱暱的小伴侶。男的同學有的出外去讀書，有的在市鎮上學生意。貧苦的不免打柴挑菜尋他的生活，弄了一個散而之。四方女孩子一到十三四歲，被爺娘管在家裏，一步不離，極少見面的時候。有時瞧見了，也不過相視而笑。無形之中添了許多阻隔，撫今追昔，真覺着十分沉痛呢。

後來聽得徐敏兒的兩個哥哥死了。不久他二個姊姊又死了。大家傳說徐家的宅是陰宅，據着。

風鑑的說那徐家的人定要死完才罷那宅子一到半夜就有許多異聲怪跡發見主婦也時時得到惡夢但主婦倔強全不在意

到後來只聽得徐家祇有敏兒和他母親兩個人再有一個寡嫂到敏兒十六歲時他也忽然得到他哥哥和姊姊同樣的病症他母親微嘆道完了……他想到昧青也有十五歲了他曉得兒子一年以內一定要死的他忍了心到女家去說要立刻娶昧青過來和他兒子沖喜在他的意思無非把昧青做犧牲倘一年以內萬一媳婦有了喜自然是天大的福就是沒有時橫豎遭踢的是別家的女兒

徐家勢力大王家拗不過他只好如法泡製當昧青上轎到夫家的時候他一家的人沒有一個不淚汪汪的哭送着好像送他活葬的樣子昧青也對他母親說道母親我……他要想說下時喉嚨裏格格的梗着不許他說下去只有兩行熱淚從他粉頰上淌下去就算他的下文了惡運最易磨滅人的銳氣昧青一進了徐宅一改從前活潑的態度時時偷彈着紅淚好像置身

窰。戶。行。腊。立。生。氣。索。然。何。況。還。有。一。個。夜。叉。也。似。的。惡。姑。動。輒。得。咎。味。青。就。不。知。不。覺。消。滅。了。

許。多。『苦。黃。生。臉。喜。紅。銷。』雙。青。自。寫。的。詩。句。鬢。鬚。替。味。青。代。寫。了。

我。是。出。門。的。人。長。遠。沒。有。見。過。他。時。常。聽。得。同。學。們。把。味。青。的。近。况。講。給。我。聽。總。是。爲。了。他。嘆。息。

往。前。我。想。着。他。時。眼。簾。裏。總。時。時。陳。着。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味。青。捉。迷。藏。踢。毽。子。唱。歌。現。在。却。變。

了。只。見。他。哭。喪。了。臉。掩。着。手。帕。流。淚。

不出。一。年。徐。敏。兒。果。然。死。了。但。是。他的。死。並。不。爲。奇。因。爲。都。在。衆。人。預。算。表。裏。的。他。臨。終。的。時。候。

他。狠。毒。的。母。親。也。落。了。幾。點。淚。嘆。道。現。在。真。個。完。了。……又。漫。漫。地。抬。起。頭。來。看。他。媳。婦。看。他。剛。

剛。十。六。歲。的。青。年。寡。媳。他。腹。中。分。明。空。無。所。有。眼。見。得。徐。氏。就。此。絕。代。了。他。微。微。裏。笑。了。笑。沉。吟。

了。一。會。忽。然。用。着。嚴。厲。的。目。光。對。着。味。青。道。你。丈。夫。快。要。死。啦。你。還。不。如。此。如。此。施。救。他。麼。此。法。

狠。有。效。驗。這。是。你。分。內。的。事。味。青。只。好。唯。唯。聽。命。味。青。行。過。了。方。法。竟。不。見。得。靈。驗。他。丈。夫。依。然。

死。了。他。的。婆。婆。又。恫。嚇。他。嚴。守。祕。密。不。准。拿。這。一。回。事。說。給。別。人。聽。說。時。我。把。你。活。活。打。死。

味青從丈夫一死更生氣。家裏只有三個人。一個寡姑。一個寡嫂。冷清清地好像一枝枯樹。只有二三個葉兒零零落落留着。欲飄未飄的樣子。他陰狠的寡姑白着眼望着兩個青春的寡媳。他明明曉得都是自己誤了他們的。但他並沒有懺悔的意味。聳着孤霜臉還保守他鷙狠陰險的態度。

後來那老寡婦忽然起了癲病。癲得狠。奇特從舌尖上癲起。癲過喉嚨。直癲到心肺才死。但是只癲在內部外部一些。也不會癲。大家都傳說只是他一生宅心陰狠的報應。

味青的惡姑雖然死了。他再不至受他惡姑許多非分的虐待。但憂能傷人。他竟於二月裏的一天與世長辭了。那時他娘家許多人在他床前。他不免將他身受的許多苦禁一古。腦兒告訴他家人。在傍邊聽的人沒有一個不流淚嘆恨罵他阿姑的狠毒。

在燈光黯淡裏。味青勉強擰持。把以前的事要對他母親說說。很猶豫。他母親就對味青說。你說罷。此間沒有外人。只有你父親嫂子和你的弟妹。別的那個肯來看你呢。味青微笑道。他們一。

個都不來看我倒清爽母親我自丈夫死後早知不久於人世了說時喉間作惡起來他母親連忙用痰盂盛着他連嘔了幾口痰指指嘔出的痰半嚮說不出話。

停了一會味青神思約略清爽些對他母親說道我的病根已種在六個月之前那時丈夫剛要死時嘴裏也嘔出了許多痰我婆婆狠嚴厲的叫我吃他兒子嘔出的痰說吃了丈夫就可不死說到那裏他眼淚就落個不停他又用着力說道母親我是吃下了……我是想活着也沒有好處早存着一死自了的成見我婆婆雖恫嚇我不說但他就是不恫嚇我我也不肯說說了徒傷母親的心現在快要與母親分別了不妨說起說罷嗽了一會又從枕邊狠費力的拿出一隻兜來說道只是我丈夫給我的棄掉了可惜我是要給於妹妹的當時他妹子連忙跪在他床前號啕着哭他猛可地瞧見他姊姊味青身子一蹶倒在炕上再也不肯開口了。

□ 情場  
夢奴 不自由……毋甯死

吳公雄

繆鑄英獨坐在一間書室裏。頭他母親拿來一封信道：「英兒，你看這封信不是王家寄來的麼？」鑄英接到手裏，見信封上寫着「繆鑄英君收啓」，便道：「這是我一個朋友寄來並非王家的。」

信他母親一聽，不是便轉身去了。

鑄英拆出信來，見那張信箋只有半幅，上面寫的草字，略道：「四點鐘之約，君必有危險，君苟自己寶貴生命者，請勿往。」友人白鑄英看罷，驚疑萬分，心想：「我與琬珠約期只有兩人得知，這個自稱為友人的究竟是什麼樣人？難道他是我的情敵麼？」他寫這信來，恫喝我不敢與琬珠見面。我却不是那樣胆小的人，必定前往，就是有什麼危險，我也一些沒有胆怯，說着，立起身來，在書室裏踱了幾回，忽聽壁上掛鐘，鐺鐺敲了三下，默想還有一點鐘便是晤面之時了。這一點鐘

的時候。在鑄英看來。狠爲長久彷彿。一年鑄英生的長身玉立。相貌端莊。沉毅堅決。百折不撓。所以接了這個恫喝信函。一些沒有恐懼的念頭。

一點鐘。鑄英已在琬珠的家裏。琬珠年方二十餘歲。明眸皓齒。笑顏仰人。其時正當夏令。穿着蟬翼之衣。玉膚微露。手執紈扇。一柄輕揚。低拂姿態入畫。一雙水汪汪的眼睛。看着窗外。口裏却與鑄英答話。鑄英道。今天約期女士。會給人家知道。沒有。琬珠聽了。呆了一呆。答道。除了我們兩人之外。沒有別人知道。鑄英道。如此甚好。但我想來。我們交際光明正大。有什麼不可公開這話。却說得琬珠面紅起來。柔聲道。先生這句話。說得突兀。我却不知什麼叫做公開什麼叫做祕密。鑄英便近前執了琬珠的手。道。這事且不要研究。我將請問一句。女士能夠愛我麼。琬珠無言回答。却低着頭。胸頭轆轤不定。面上起了一陣紅雲。直紅到耳根。鑄英看他這個嬌羞模樣。一時情不自禁。上前捧了他的香頸。在額上吻了幾吻。琬珠抬起头來。兩隻眼睛裏放出一種無可形容的神光。如鶯如醉。低聲道。吾……愛這兩個字。方纔脫口。羞得倒在鑄英懷裏。忽見門簾起處。走

進一個怒容滿面的少年

鑄英見這少年進來便與琬珠走開一步細看那個少年棕色面皮兩眼如鼠放出兇光儉慾可掬然他穿的衣裳甚是華麗本色官紗衫杭紗馬褂清潔整齊頗似上流社會打扮一見鑄英切齒怒道你是何等樣人敢到此地鑄英道我來訪問琬珠女士純屬交際自由無庸足下過問那少年冷笑道你存心拐騙我的表妹還要說是交際自由麼你向我的表妹求婚你不知他已經有了丈夫鑄英聽了不由的驚愕起來看看琬珠只見他雙手掩住面龐啜啜哭泣便道他完全是一個清澈女子如何說他已有丈夫那少年又是冷笑道區區便是他的丈夫再有六七個月就是我們結婚之期了這裏不是你安身之地快快走罷鑄英大怒道這個定是你有意侮辱琬珠女士他是一個高尚純潔的女子怎肯嫁你這樣偷奴那少年却又不怒說道這話真實不真實你去問他就明白了鑄英果然來問琬珠琬珠這時只是哭泣帶著哭聲說道我叔父雖有這句話我却沒有答應那少年聽了大怒道你不答應嗎好好說着返身出門去了

琬珠看那少年去了拭了一拭眼淚告鑄英道我自幼喪了父母你是素來知道的都虧叔父撫養叔父現在政務廳裏辦事那政務廳長汪文遠與我叔父有連襟關係所以給他這個位置文遠的兒子叫做少遠就是方纔那個僞奴可恨他一見了我便來顯些殷勤我也不以爲意不料去年文遠對我叔父說要娶我做他媳婦叔父本是他的屬下巴不得和他做個親眷今見他來說親當時便應允了後來叔父對我說知我不肯叔父大怒罵了一陣這事便就擱起來至今沒有解決不料今天這僞奴如此無禮鑄英道他這裏來過幾次你如何不與他分辯幾句琬珠泣然答道他爲了我三五天內定來一次只是我總不敢與他見面他見我不理會他也是無可如何但我叔父却狠希望他來我如何敢和他爭論須知我若和他爭論了他怒起來可以叫他父親把我叔父的職務裁撤我叔父的家計你也知道假使一天沒有事做那生計問題便爲難了我爲了這個緣故對於他不敢作嚴厲的拒絕還敢和他分辨嗎鑄英嘆口氣道政界裏頭的人可是全無心肝爲了一個位置問題忍把姪女做個交換品但是你的思想果是怎樣琬珠道我

無論如何不嫁。僞奴始終愛你。說着兩隻眼睛注視鑄英的面上。鑄英也不聲响。四目相對表示。他們一片極真摯的愛情。整整的停了一會。又談些別的話。講起一友人匿名信事。琬珠道：你寫來的信。我一時疏忽。被那僞奴看見了。寫信的人便是他了。鑄英道：這樣卑劣的行為。不值一笑。且不要論他。後天是我母親生辰。你願意來吃麵麼？琬珠道：准定來祝令堂的壽。鑄英道：如此甚好。後天再會罷。現在已經六點鐘。我來了二個鐘頭了。母親想在家裏盼望呢。說罷便立起來。與琬珠握手而別。

鑄英回到家裏。他母親果然盼望多時了。忙問鑄英到了那裏去。鑄英剛從琬珠女士那裏回來。他母親聽了。似乎不悅。接着道：王家的親事又來說起了。我想王家只有一個小姐。家費鉅萬。奮贈必然豐富。你自幼喪了父親。毫無家產。只靠我十指勤儉。居然養到你這樣長大。你又在大學校裏畢了業。社會上狠看重你。但你究是空名富家之女。誰肯給你做老婆。我想你也可以答應了。鑄英道：母親的話不是兒子不肯聽。從其實婚姻問題關係兒子畢生幸福。不敢草率。那王

家的女子我與他沒有一面之緣怎能昧然結爲夫婦他母親道我沒有嫁的時候也不會與你父親見過一面等到嫁了過來一樣能夠和好偏是這班新法人（三字奇特然而半開化人多用之）先嫌識了然後結婚却要時常反目弄到後來離婚的也有（無理之中却有至理）鑄英道這是青年男女誤解自由當然有的結果我却要謹慎一些王家的親事簡直不敢答應他母親道據媒人來說王家有隨房田一百畝新娘手裏還有許多私蓄你娶了他可是狠有利益呢鑄英毅然答道一百畝田的價值便可剝奪我的自由麼我決不願意答應他母親見他如此決裂只得嗚咽哭起來鑄英雖覺不忍然也沒有法子去慰藉他

第三天便是鑄英母親的生辰了琬珠前來祝壽當時女賓狠多自有一番應酬等到衆賓散了鑄英的母親獨留住了琬珠琬珠本是常常來的與他甚為熟悉又有鑄英的關係便留着不走鑄英母親便叫琬珠到他房裏坐定以後鑄英母親便開言道琬小姐我有一件很重大的事要與小姐商量琬珠道伯母有甚吩咐說道我兒鑄英年已長大了應該娶親琬珠聽到這裏面上

便紅起來。又聽道我替他留了幾時。只沒有門當戶對的閨秀事。有湊巧王家巷門的王起鳳老爺却看中了我家鑄英。願將他的女兒嫁給我做媳婦。（妙語）我也打聽着寶了那小姐相貌也好性情也好手頭還有積蓄。琬珠小姐你想這不是一頭極好的親事麼。琬珠聽到這裏臉便沉了下來。淡淡的答道果是一頭好親事。如今怎樣了。鑄英的母親道只是我兒性情執拗不肯娶這女子。我向他說了幾次。他反說什麼自由不自由咧。我也說不過他。思來想去。琬小姐和我兒子狠說得來。懇託小姐勸勸我兒。成了這頭親事。感激不盡。琬珠道我和鑄英並沒十分交情。叫我如何說起。況且婚姻之事。女兒家不便啓口。還請伯母原諒。鑄英的母親道鑄英狠能聽從小姐的話。這件事情除非小姐可以勸他。琬珠作色道我是鑄英的何人。可以作他主張。伯母不要誤會了鑄英的母親看他有些怒意了。連忙跪下哀聲說道。琬小姐這件事情定要小姐答應。我丈夫死的時候。他還只有九歲。我吃了千辛萬苦。纔撫養他這般長大。滿望娶了媳婦求個後半世快活。他如不娶王家小姐。我簡直沒有希望了。琬珠不等他說完。便扶了他起來。說道。伯母。

不要這樣有話再好商量說罷便立起來走出房門只管去了。

隔了幾天鑄英又到琬珠家裏。琬珠却是愛理不理的。鑄英道：你精神上有些不舒服麼？琬珠道：我精神甚好。但我狠不希望你再到這裏。鑄英聽了倒退了數步，喘着說道：你的話我狠不解。琬珠道：事到今日我便直說了罷。我已允了汪少遠的婚約。你不信時可看我這隻戒指。說着便伸出手，指給琬珠看。鑄英看那戒指果見上面鐫着少遠兩字。不由的氣往上沖，大聲叱道：你爲何這樣無情無義？你既允了我，却又與偷奴定婚？琬珠道：事已如此，你也不必爭論。自今以後，我便與你斷絕往來。我沒有別的話。只望你早娶個賢德的夫人。鑄英本是高傲的人，等他說完，往外便走。忍着一腔怒氣回到家裏，不只一聲心想：女子的人格都是這樣？今天信誓旦旦，明天便會絕交？像琬珠那樣女子，在我看來總算高尚純潔。不料他也是如此？正在想着，他母親便走了來，又提起王家親事。鑄英自愛了琬珠，本抱着無限希望，今被琬珠拒絕了，萬念皆灰。便道：這事由你去作主罷。我只是樂天知命，婚姻問題不再預問了。他母親大喜，當即邀了媒。

始說妥禮。金擇了一個吉期，替兒子結婚。

到了吉期，王家的裝奩先運過來，果然箱籠什物都極貴重。賀客見了，嘖嘖稱讚。不多時，新娘的花轎也來了。男女賓裏引出新郎新娘，登堂行過婚禮，送入洞房。鑄英看看新娘相貌，倒也不俗。心裏也覺歡喜，不過想看了。琬珠總是心神不安，光陰容易已逝。是年月郵差遞來一信，字跡娟秀，鑄英一看，知是琬珠手筆，看了一遍，暈倒在地，嚇得他那新夫人驚呼起來，和他母親叫喚了幾時，纔漸漸甦醒。看官，你道琬珠的信寫些什麼？待我錄在下面，作爲本篇的結束。

鑄英先生青鑒爾，我愛情高尚純潔，可以質諸天日。妹何人斯？豈忍背盟，效彼輕薄女子所爲耶？然而叔父必欲妹之嫁，彼愴奴者迫於勢也。令堂必欲君之娶於王氏者，誘于利也。世間有勢利便無自由爾。我婚姻又甯能如願者？語曰：不自由毋寧死。妹自前遭彼愴斥辱，嗣聆令堂一片懇切之詞，卽抱自殺之決心，繼念妹死而無裨於君，雖死何益？故含淚忍痛僞示決絕，玉成王氏之姻，使令堂心滿意足，并以全君之孝道。今聞新夫人甚賢淑，妹心乃大快，以爲不負。

此一片苦心也。妹可以死矣。計此書達君座右。妹之靈魂已脫離軀殼。追隨於君之左右。永

爲君幸福之護持者。君其勿爲妹悲。妹之自殺方以爲快意也。琬珠絕筆。

著者曰。琬珠謂世間有勢利便無自由。說得透闢之至。凡事皆然。不獨婚姻問題。琬珠一片苦心。玉成其好。然後自殺。以是言悲。悲何極焉。然琬珠則以爲快活。是用心世不乏聰明人。當爲同。

聲一哭也。

◎酒徒佳話

逸梅

唐呂巘游湖州歸安之東林有隱君子沈思字持正號東老者能釀十八仙白酒。巘一日自稱回道人求飲。自午至暮飲數斗殊無酒容。

宋俞濬放意泉水飲酒賦詩爲樂。

晉謝幾卿好飲。一日游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旁酒爐停車再飲。漢曹參爲相。一還蕭何約束。日夜飲醇酒。府中無事。

## 春夢二十年

張碧梧

那車輪般大的夕陽已落到地平線上可是他還留戀着這世界不肯再沈下去吐出殘餘的迴光紅得和血一般正照到一間病房裏這間病房裏面朝着窗格安放着一張病牀牀上躺了一個病人看他的年紀不過三十多歲臉色却十分慘白嘴唇上也無一絲血色如同蒙上一張白紙似的兩個鼻孔一張一翕得很快可見他的呼吸已很短促兩只失神的眼睛瞪得很大看見

窗上的陽光就微微嘆了口氣自言自語道不想我方叔澄也有這麼一日死神站在我的面前祇等帶領我的靈魂走路我的性命真好似這垂盡的斜陽雖有一些迴光也必不能長久大約這斜陽沈到別個世界去的時候我的靈魂也就脫離這個世界了早知有這麼一天當初何苦用盡心思鑽營那虛而不實的功名富貴赤條條的來到這世界上還是赤條條的離開這個世

界功名富貴又在那裏呢？他悲傷了一會，就閉上眼睛。不料眼睛方纔閉上，他見虛空中正張着一重白幔，他生平所做的惡事一件件都映了出來，好似開演影戲一般。這正是他腦府的迴光，映出他一生的罪影。

方叔澄見那白幔上第一次映出的正是他引誘鄰舍王家的女兒。一件事。那時叔澄祇有十六歲，正在情竇初開的時候，萬縷情絲正苦，沒個着落處。恰巧他的鄰舍王家有個女兒，名叫婉兒，年歲和叔澄差不多，生得略有幾分姿色。叔澄却把他當做天仙一般，覺得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都很中自己的心意，就想出方法來勾引他。先還規規矩矩和婉兒談談天罷了，後來言語之中就夾着許多不三不四的話，打動婉兒。婉兒雖是個天真乍整的女孩兒，但很有些把持力。不肯受叔澄的騙。叔澄急了，就央求婉兒道：「婉妹妹，你就允了我罷，好在我們二人年歲既相等，門戶也相當。你若允了我，我儘可和我的父母說，叫他們請個媒人到你們家去，親像我這樣的家庭，和我這樣的人才，你的父母定肯答應。那時我們倆不就是成了夫妻麼？」那麼如今預支。

這一筆賬又有甚麼要緊。因爲名義上你雖還是王家的女兒。精神上已是我方叔澄的妻子了。姑的心竟然被他說動了。心想他的說話却也不錯。我如能嫁給他這等人家。我的後福也儘彀了。享了婉兒這麼一想。他的頭就不然的點了。無點可憐。一個冰清玉潔的婉兒就此受了叔澄的污辱。但叔澄是個心志不定的少年。他何嘗真愛婉兒。不過被那一時的情慾所驅使罷了。等到達了目的以後。愛婉兒的心就慢慢的淡下去。但是婉兒還癡心癡意。以爲終身有靠。祇等紅鸞星照命。就可和方叔澄結婚咧。這時叔澄的父母以爲兒子的年紀已經大了。恐怕他到花柳場中去胡鬧。就想娶媳婦。可以隨時管束他。有錢人家娶媳婦真是很容易的事。祇須露個風聲出去。自有那些閒着沒事的人前來做媒。沒上一個月的工夫。叔澄已經訂了親。叔澄見這新婦的照片。生得很爲美貌。更把婉兒忘到腦後。叔澄訂親的這天。他父母拿些喜果分散給鄰舍。家那位王婉兒見了這喜果。就問道。可是叔澄二少爺訂親麼。送喜果的人答應聲是。這個字好似含有很充足的電力。把個婉兒震得渾身發麻。心想當初叔澄答應討我爲妻。我方纔允。

許。怎麼。如今。他。忽。又。訂。親。呢。很想。尋。着。叔。澄。問。個。明白。但是。叔。澄。既。已。不。愛。婉。兒。自然。不。和。他。接。近。婉。兒。又。那。有。和。他。談。話。的。機。會。婉。兒。悶。在。肚。裏。足。有。兩。個。多。月。後。來。實。在。悶。不。住。了。就。向。他。母。親。說。道。母。親。我。必。得。嫁。給。隔。壁。的。方。叔。澄。他。母。親。笑。道。癡。丫。頭。人。家。早。已。訂。下。親。事。了。婉。兒。道。他。雖。已。訂。下。我。還。得。嫁。給。他。他。母。親。道。人。家。已。娶。了。妻。子。難。道。你。給。他。做。姨。太。麼。婉。兒。道。我。雖。做。他。的。姨。太。太。也。是。願。意。的。他。母。親。有。些。動。氣。道。你。莫。胡。說。我。們。是。甚。麼。人。家。我。們。的。女。兒。能。給。人。家。做。姨。太。太。麼。好。女。兒。你。莫。這。般。胡。思。亂。想。爲。娘。的。總。替。你。尋。個。好。女。婿。便。了。婉。兒。哭。出。來。道。除。了。方。叔。澄。縱。有。再。好。的。女。婿。我。也。不。能。嫁。給。他。了。他。母。親。不。解。道。這。是。怎。麼。說。婉。兒。跪。在。地。上。一。面。哭。一。面。就。把。以。前。那。件。事。說。了。出。來。又。道。我。的。肚。皮。裏。已。有。了。三。四。個。月。的。胎。兒。了。這。就。是。方。叔。澄。害。得。我。如。此。我。若。不。嫁。給。他。怎。能。嫁。與。別。人。呢。他。母。親。聽。他。說。完。這。番。話。氣。得。幾。乎。暈。過。去。罵。道。你。怎。麼。做。出。這。等。醜。事。來。丟。盡。父。母。的。顏。面。了。虧。你。有。這。副。老。臉。皮。還。說。出。來。想。再。嫁。給。方。叔。澄。我。情。願。看。着。你。死。不。能。出。面。替。你。說。那。番。話。後。來。婉。兒。的。父。親。也。曉。得。了。這。件。事。更。是。一。迭。

連聲罵道。不要臉的東西。快些死了的乾淨。免得活在世上丟醜。這時婉兒愧慚交并。覺得此身已墮到泥淖中再也拔昇不出。就拿了一柄尖刀對準咽喉刺進去。也沒喊一聲。就斷氣死了。當時叔澄雖曉得這番情形。却不以為奇。毫不放在心上。如今快走上死路了。麻木的腦筋忽然清醒轉來。覺得很對不起王婉兒。又見那張白幔上分明映出個血滿胸前的王婉兒。正望着他哭。叔澄不由得大叫一聲。用兩只手緊緊按住眼睛。不忍去看。但他腦府裏的幻想手又那能掩得住呢。於是那白幔上又映出第二幕來咧。

叔澄二十歲的那年。他父母就相繼故世。接着他的哥哥不幸也生病死了。留下一位寡嫂和兩個姪兒。他哥哥臨死的當兒。會一面哭着一面斷斷續續的向叔澄道。我們祇有兄弟二人。我本想幫着你料理家務。總得使我們的家聲日有振作的氣象。方纔對得住祖宗。不料我如今一病不起。以後的家務全靠着你來料理。我死之後。並無甚麼牽掛。祇有你嫂嫂和兩個姪兒都望你念着手足之情。好好的照應他們。撫養他們成人。我死在九泉之下。也十分感激你呢。當時叔澄

聽了他哥哥這番話，覺得很爲酸楚。也曾落了幾滴眼淚。不料他哥哥死後，叔澄就改變了態度。把家中的財產都攬到自己手裏。祇有一碗苦飯給他嫂嫂和兩個阿姪吃。叔澄還以爲未足，獨自思量道：如今所有的財產雖然都在我的手裏，但等兩個姪兒長大成人，這祖宗的遺產當然要分一半給他們。那時我不是受了很大的損失麼？還是預爲之免得將來吃虧。但兩個阿姪年紀還小，不懂甚麼事故。祇有那位寡嫂，他却很熟悉。我們家裏的財產將來若當着他的面分起家來，我必然討不着便利。爲今之計，先得除去這位寡嫂。方是正辦。但他是我哥哥明媒正娶，討來的我怎能無緣無故去掉了他呢？叔澄想了一想，道：我必得如此，如此就可使他在家裏不能容身。再這般這般至多再出幾個零碎錢，他和我家的關係就可立刻斷絕了。那時我便可獨攬財政大權，隨我支配。慢說兩個姪兒年紀還小，不懂得甚麼，就是他們懂得，我是他們的阿叔。他門也奈何不得我。這却是個很穩妥的計策。呢！好個很心的叔澄想定了主意，暗地裏就佈散謠言，說他寡嫂很不守婦道。自從他哥哥死後，也沒等到滿七期，就打扮得齊齊整整，到外面去。

頑。要。不。是。看。戲。就。是。逛。遊。戲。場。有。時。還。到。總。會。裏。去。賭。錢。常。常。半。夜。裏。回。家。不。必。說。他。有。甚。麼。不。端。的。行。爲。他。既。不。幸。做。了。寡。婦。就。祇。能。過。他。的。清。苦。光。陰。怎。能。這。般。任。性的。行。動。呢。空。谷。生。風。其。來。有。自。這。真。是。我。們。家。門。的。不。幸。和。哥。哥。的。眼。前。報。應。會。得。鬧。出。這。等。事。來。叔。澄。背。着。他。寡。嫂。這。般。說。見。了。他。寡。嫂。的。面。又。和。顏。悅。色。的。說。道。嫂。嫂。可。憐。你。真。命。苦。我。哥。哥。竟。好。端。端。的。死。了。累。你。做。這。最。傷。心。的。寡。婦。但。是。你。還。得。看。開。些。不。可。過。分。悲。傷。勉。強。打。起。精。神。撫。養。我。這。兩。個。娃。兒。等。到。他。們。長。成。人。有。了。職。業。各。人。掙。下。錢。來。供。養。你。你。還。可。享。些。後。福。也。可。對。得。起。我。哥。哥。了。他。的。寡。嫂。聽。他。這。番。話。覺。得。很。爲。懇。摯。動。聽。心。下。十。分。感。激。叔。澄。又。說。道。家。裏。的事。都。有。我。照。應。嫂。嫂。家。裏。悶。氣。儘。可。到。外。面。去。散。散。心。罷。他。的。寡。嫂。千。不。該。萬。不。該。不。該。信。了。他。這。句。話。就。真。個。常。到。外。面。去。走。動。叔。澄。見。他。已。入。穀。中。人。前。背。後。更。說。得。振。振。有。詞。人。家。也。有。些。相。信。他。了。叔。澄。到。了。這。時。又。向。他。的。寡。嫂。道。嫂。嫂。不。是我。說。句。放。肆。的。話。嫂。嫂。到。外。面。去。散。散。心。未。嘗。不。可。怎。麼。鬧。出。許。多。閒。話。來。近。來。我。耳。朵。裏。已。聽。得。多。了。這。却。是。嫂。嫂。的。大。錯。我。哥。哥。雖。是。死。了。但。嫂。嫂。也。得。替。

自己兩個兒子留些顏面讓他將來好做人呀。他的寡嫂聽了這話已經明白，但不知是誰造出的謠言，直氣得個半死。發誓再不出大門一步了。可是他雖不再出門，叔澄在家裏還是說個不了。聲東擊西，指桑罵槐，不是打趣他寡嫂就是羞辱他寡嫂。他寡嫂想辯白不出個道理也就隨着他說一聲不響。但是心裏傷心極了一天一天過下去再也忍耐不住就索性硬硬心腸丟下兩個兒子回到娘家去了。叔澄見他這一走曉得第一步計策告成功就再接再厲實行第二步。當他寡嫂回娘家的第三天，叔澄就跑到那裏氣憤憤的向他寡嫂道：「嫂嫂既不願悶居在家裏也得把你自己的私事佈置妥當纔可動腳。怎麼你的朋友那裏也不去通知一聲？累得他把寄給你的信仍舊寄到我們家裏。」嫂嫂這一封信幸而落在我的手裏，大家顏面攸關，自然不聲張出去。若是被別人得着看，嫂嫂這張臉皮還放在那裏說時就在身邊掏出一封信來。拿在手裏給他寡嫂看，個大略原來是封情書。不知是誰寄給他寡嫂的。叔澄接着說道：「我們方家雖非大富大貴，却也是清白家聲。不知我哥哥作了甚麼孽，如今鬧出這等醜事來。我們家裏萬不」

能容留這樣淫蕩的婦人。祇好請他出去。說完就揣起那封信頭也不回的去了。後來叔澄就拿這封信當做他寡嫂不端的鐵證。硬不許他寡嫂再回家來。情願出一千塊錢做他寡嫂的贍養費。他寡嫂雖不肯答應。怎奈自己的父親已死了。又別無可靠的人能夠替他出力。他祇好含着滿肚皮的冤屈和酸楚。勉強答應了。叔澄見大功告成。自是非常歡喜。却不料還未及五年。已是死到臨頭。剩了這奄奄一息爭下來的財產。也不能帶去分文。還是兩手空空祇留下這一段罪案。回想起來。真正犯不着。這時叔澄又見那白幔上似乎顯出他的哥哥。正望着他。瞪目戟指。分明十分憤怒。耳邊又似乎聽見他兩個阿姪的哭娘之聲。就不由得心裏一陣難受。枯涸的眼眶裏硬迸出幾滴眼淚來。

第三幕又開場了。叔澄見那白幔上分明是他的愛妾小鳳。正和一個少年並肩坐在一張沙發上。神情很爲親熱。叔澄恨極了。就用盡殘餘的氣力。狂叫了一聲。又引得他將死的腦府裏想起了從前的事。想他娶親之後。他的新夫人容貌既很美。性情也很和順。待他的情意更不必說。真

是好到十二分。他在結婚的第一個月裏和他夫人還算要好。稍爲有些愛惜之意。等到過了密月。他就在燈子裏結識了這個小鳳。頓時使得他的愛情從他夫人身上一古腦兒都移到小鳳身上來。不分晝夜都在小鳳這裏鬼混。非但不顧見他的夫人。且不願回到家裏去。有時帶出去的錢用完了。回家來拿錢。他夫人截住他。勸他幾句。叔澄理也不理。如同沒有聽見。倘他夫人再說下去。他就瞪起眼睛罵道。我要愛那個就去愛那個。你想勉強我來愛你麼。你這種醋婆娘的脾氣。莫鬧給我看。我是不受的。你吃你的茶飯。休來管我的事。自討沒趣。他夫人被他這樣罵了。好幾次。就祇好忍氣吞聲。不再去勸他。但眼看着他在外邊鬼纏。用錢還是小事。萬一弄糟了身體。那便怎樣。他夫人爲愛惜。叔澄就想出一個主意。低聲下氣的向叔澄說道。你與其在外面頑飲食。起居都不能十分適意。不如把你心愛的人弄到家裏一同住着。大家都有一個照應。你也可以舒服些。至於我和他包管你姊妹相稱。我必不拿大。免得吵鬧起來。累你生氣。叔澄望了他夫人一眼。道。誰要你說這番話。難道你不說時。我不敢叫他回來。歷我久經打定這個主意了。等

他。住。回。來。之。後。你。若。敢。欺。負。他。哼。哼。我。可。不。答。應。你。你。須。放。得。明。白。些。他。夫。人。苦。笑。一。聲。道。你。祇。叫。他。莫。來。欺。負。我。我。那。敢。去。欺。負。他。呢。後。來。沒。到。一。個。月。叔。澄。就。把。小。鳳。弄。轉。家。來。和。他。夫。人。一。同。吃。住。他。夫。人。看。待。小。鳳。果。很。親。熱。小。鳳。起。初。也。還。講。些。客。氣。各。事。都。讓。他。些。這。樣。過。了。兩。三。個。月。小。鳳。忽。然。變。了。面。目。處。處。搭。起。架。子。來。祇。知。有。我。不。顧。別。人。簡。直。都。是。他。的。世。界。了。叔。澄。的。夫。人。都。忍。耐。着。不。去。和。他。計。較。但。是。小。鳳。和。他。似。乎。是。仇。人。偏。要。和。他。作。對。又。在。叔。澄。面。前。盡。量。說。他。的。壞。話。叔。澄。本。來。愛。小。鳳。小。鳳。說。的。話。自。然。鑽。進。耳。朵。也。就。把。他。夫。人。恨。到。極。點。有。事。沒。事。尋。出。事。來。罵。他。夫。人。小。鳳。在。旁。邊。還。陰。陽。怪。氣。幫。襯。幾。句。直。把。叔。澄。的。夫。人。氣。得。發。抖。想。和。他。們。吵。怎。奈。自。己。一。個。人。敵。不。住。他。們。祇。好。悶。在。肚。皮。裏。聽。隨。他。們。去。罵。小。鳳。還。要。得。步。進。步。非。但。口。罵。他。有。時。簡。直。作。踐。他。他。氣。極。了。或。是。不。理。或。是。回。他。兩。句。就。有。叔。澄。立。刻。跑。來。幫。着。小。鳳。罵。他。的。夫。人。總。得。把。他。夫。人。罵。得。不。響。方。纔。罷。休。叔。澄。的。夫。人。嘴。裏。雖。不。響。心。裏。那。得。不。氣。想。我。大。空。原。是。爲。好。纔。叫。他。把。小。鳳。弄。回。來。不。料。小。鳳。竟。然。爬。到。我的。頭。上。去。沒。良。心。的。叔。澄。也。幫。着他。欺。我。

負我。早知今日悔不當初。我真是自拔磚頭自壓腳呢。叔澄的夫人又氣又恨就得了一場大病。死神到可憐他看他活着受罪就把他的靈魂帶走了。當他臨死的時候祇說了一句話道叔澄。我願小鳳真心跟隨着你。那時叔澄聽了這話何曾放在心上。如今看起來小鳳分明有了外遇。我病得這般沈重他竟不來服伺我也不來問我聲。他祇管顧他的去了。若是我的妻在着怕不。是衣不解帶日夜伴着我麼。叔澄想到酸心處就放出那微弱而斷續的聲音叫了一聲道我親愛的妻呀。

叔澄剛正想完這件事那白幔上又映出第四個境界來了。這個境界正是叔澄去年所做的。一件事。那時叔澄戴着慈善家的面具各處去籌募捐款。說是今年江浙各省水旱衛災被災的。田地不知多少萬畝災民不知有多少萬人都靠着草根樹皮支持他們垂絕的生命。若不趕快去賑濟那多少萬的災民必然都餓死。這是何等可慘的事呢。他說得這般動聽也就引起了人家的惻隱心。你捐五十元他捐一百元。叔澄足足忙了一個月募得的捐款却也不在少數。叔澄又

說道這一筆捐款都是人家的血汗錢是我用了許多精神勸募得來的我不能輕輕的交給苦  
麼賑濟機關防着被他們侵蝕我既親手募來也好得親手去放賑方覺對得起人家也覺對得住我我聽說南通州的土布價錢既便宜貨色又結實待我自家去買若干正做些棉襖褲再到安徽去買些米親自到災地上去散給那些災民讓他們有衣有食苟延殘喘我雖不免辛苦一趟但能救活許多災民也是我們大眾的功德呀人家聽他這般說誰不稱他是個慈善大家是個有血性的男子呢等到叔澄動身的這一天還有些人送他到碼頭上道聲珍重握手而別叔澄也含着滿臉的笑容和他們一一點頭爲禮這纔灣着身子鑽進船房嘆哧一聲笑出來道小鳳你看這許多獵子被我騙得相信極了真個以爲我是到南通州安徽和災地上去其實我也不是個傻子誰有閒工夫幹這些獵事我不過借這個大題目騙他們幾個錢陪你出外旅行一遭便了俗語說得好有本領的人用人家的錢沒本領的人有錢給人家用像我這一回事總算有些本領了小鳳也笑着應道正是祇可惜這種好題目不能常有如能常有時我們穿衣吃

飯的錢都可靠在那班獃子身上了。叔澄道：好題目。要多少待我隨時借用便了。後來叔澄和小鳳旅行到上海住的是頭等旅館吃的番菜天天坐着汽車出去看戲。頑要所用的錢就是那筆捐募賑濟的款子。他們祇圖自己快樂。早把災民擋到腦後去了。這樣頑了一個多月。錢已花費完了。他們這纔興罷歸來。好刁猾的方。叔澄還隨着自家的意思造了一本假帳。記着買了多少疋布。多少斤棉花。和多少担米。連來往的川資和零用。那筆捐款還不彀。他自己除了前次捐出來的錢之外。又用去一百多元。向衆人宣布一番。又說災地上怎樣荒涼。災民怎樣苦惱。橫豎聽他說的人也未曾到災地上去過。辨不出他的話是虛是實。却都深信他不疑。那時叔澄的良心已經死了。見大眾這等情形。覺得很爲得意。自信是有神出鬼沒的本領。但是如今叔澄是快死了。大凡臨死的人無論他平時怎樣爲非作惡。到了這時已死的良心必能再生出一線光明來。所以叔澄想到這件事。良心上就覺得非常痛苦。還見那白幔上有許多骨瘦如柴肉乾似腊的災民。直向他撲過來。叔澄又急又怕。就大叫一聲。暈了過去。過了好一會。才蘇醒過來。站

在叔澄面前的死神急急的要奪去他的靈魂。催他快死。於是那白幔上就又映出第五幕來幕中有個狠活潑的小孩子不住的跳來跳去。叔澄仔細看時却正是他自己幼年時代。又見他的父母怎樣撫養他。怎樣教訓他。父親的臉上露着很莊嚴的顏色。看了不由得肅然起敬。再看他的母親一種慈愛溫和的神氣更能感動他哭出來。叔澄見了這種種的情形。心想父母撫養我長大又教訓我成人。不過希望我做個克家令子。替父母爭下些榮光。然而我活到三十多歲。所作所爲都是罪大惡極的事。活在世界上覺得無以對我的良心死了。又那有顏面去對我父母呢。叔澄想到這裏直覺得萬籌攢心痛苦萬狀。不由得哇的一聲吐出一口鮮血。他的靈魂就隨着這口鮮血離開他的軀殼了。

方叔澄死的時候。他病室中窗上的陽光也漸漸的淡了。直至於無。天空中却放下一重大黑幕。把這團團大地緊緊罩着。

◎南洋歸客談

病杏

馬來地方土人很勇悍。捉虎是一件普通事情。捉虎的方法也很特別。土人往往趁母虎不在洞裏時候跑到洞裏捉小虎。每隻小虎賣給人家只值一元五角。如果要捉母虎和他種猛獸那麼用一種紅木製的長圓形東西中間鑿一孔。一面是吹口。一面塗以泥。等到泥乾後就可用見了猛獸只要用吹口一吹泥射到猛獸身上。頃刻就死了。

小社會  
小說會

# 近十年目觀之怪現狀

江都李涵秋著

## 第一回 喬坐衙作福作威 施毒計害人害己

桃源縣城外有一座義興鎮。那鎮市却沒多廣闊，夾大夾小，約有二百多家居民。其餘便是。一望無際的野曠，離那鎮市一里遠，近荒莽莽的矗立着一所破廟。大門傾倒，門頭上隱約露着一方石額，是關帝神殿四個大字。先前原也有個住持和尚，近來因為外邊鬧着武昌起義，那和尚性命要緊，兀自捲包逃走，把一尊關帝神像孤另另的攢在那裏。他老人家一雙丹鳳眼，差不多被那蛛網都纏滿了。誰知不曾隔了多少時候，那廟門口忽然掛起一對白地紅字燈籠，上面印着保衛團的字樣。這一晚，隨着那尖刀似的冷風，在那搭兒晃晃蕩蕩，左右兩旁好像也站着兩個守衛兵士，只是沒有軍裝，一條大辮子盤在額角上，短衣窄袖，四條毛腿全都染着黃土，遠遠。

望了去。還疑惑是穿着革皮靴子哩。門裏有折斷的柵欄拿繩子扣着一個蓬頭赤腳的乞丐。在那裏凍得索索的抖。不多一會忽然從大殿上跳下一個漢子來。向那兩個守衛吆喝道。呀。大老爺升堂了。你們快將犯人提進來審訊。噓。說完這話他又進去了。那兩個守衛不敢怠慢。立刻虎也似的將那乞丐繩子解下。牽着他便往裏走。只見神案上踞着一個二十來歲的少年面孔漆黑。他雖然坐在那裏却蹠起一隻大腿。把來擋在椅子上面。案上點了兩枝小蠟燭。綠陰陰的好比鬼火一般。案旁也站着兩三個人替他在那裏繡場面兒。守衛將那乞丐帶至面前。站的人便一齊喊着快跪……快跪。大老爺在這裏那乞丐便撲通跪下。少年快活得只是要笑。忍而又忍。方才撇起他的二八京腔問道。呔。你這廝姓甚麼。叫甚麼。爲甚麼不安本分跑到本團長這汛地。上來窺探。可知一定是北方奸細。快快從直招來。若有半句虛言。本團長就要動大刑了……說着便將案上放的一塊小瓦片兒使勁一拍。兩旁的人又跟着一頓呼。么喝。六可憐。嚇得那乞丐直翻白眼哀告着說道。小的姓曹。諱名叫做海。混在這鎮市上求乞多年。從來不敢犯法。今天。

趕向這地方拾些柴艸。不料就被大老爺派人將我擒獲。大老爺說我是賊小的實在不敢做賊。……那少年聽到這裏隨卽掉轉臉。望着那一班沒腦子的笑道。你們瞧這廝狡猾嗎？他輕輕便將這重罪卸掉了。料想這種賤骨頭不打如何肯招？左右何在快替咱掌這廝的嘴……衆人齊齊的答應了一句。只是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儘笑諸君。若問他們笑的緣故原來掌嘴却是容易。只苦不曾預備着傢具。那少年也猜到他們的用意。把個腦袋向腔子裏一縮。忍不住笑得格格的人急計生登時在自己左腳上褪下一隻蒲鞋遞在那個守衛手裏。另一個守衛便攀倒那乞丐的下額。一五一十五二十足足打了有二百多下。那乞丐因為毫不疼痛哭倒不要哭。（妙絕我爲之忍俊不禁）只故意乾嚎着大老爺高陞……大老爺高陞……他們正在這裏鬼混。不防遠遠道上飛也似的拾來一乘小轎。轎前八名衛隊手裏都高高的擎着紙燈。轎後兩個。人跑得七喘八吼。直對廟裏走來。那公案上坐的少年眼睛最尖。瞧見這個形狀忙向衆人努了努。嘴衆人立刻將那乞丐帶過一旁。又將那隻蒲鞋交給少年。少年拔起步來匆匆的迎出大門。

其時轎子已經落地。由家人揭起轎帘裏面早跨出一位五十來歲的老者。看見那少年便笑問道：阿虎，我們這團裏不會發生甚麼變故麼？阿虎忙笑嬉嬉的說道：不瞞阿爹說，乾兒子鎮日價在廟前廟後巡邏也是事有湊巧，却被乾兒子擒着一名奸細。大約是由徐州下來做偵探的老者才向椅上坐定。家人又捧上茶來。老者吃着茶，又向阿虎嘆了一口氣，緩緩的說道：咱適才由縣署出來打聽得的，確確南京雨花台已被咱們的軍隊佔據。天寶城指日可下，限見清朝氣數已盡。是再也不能恢復的了。縣大老爺向咱打恭作揖，將這義興鎮的全權通通交代給我。叫我維持治安，保守秩序……說到這裏，又將喉嚨放低了些，重行說道：你們今天瞧着咱不過，打從本鄉的鄉董薦升到保衛團團長，然而將來陞官發財的捷徑便由此是發軔之始。若不趁這時候趕快立點異常功績，小則對不住本縣的縣大老爺，大則對不住南京城裏的黃大都督。難得這當兒捉住了一名奸細，千萬不可吃他逃走。不知他可是奸細，不是倒要審問他一個水落石出……阿虎笑了笑，嬉皮癟臉的說道：阿爹不會到來的時候，己吃乾兒子訊過一堂，只是那

廝。狼。會。狡。賴。一。共。不。曾。供。出。他。們。的。實。話。那。老。者。拿。手。拈。着。自。己。鬚。鬢。冷。笑。說。道。你。這。廝。真。是。胡。  
鬧。那。法。堂。只。有。咱。坐。的。分。兒。你。如。何。三。不。來。便。猴。上。去。吃。人。瞧。見。豈。不。要。當。做。笑。話。……阿。虎。被。  
他。說。得。臉。上。通。紅。歪。着。腦。袋。狠。露。出。不。高。興。的。樣。子。那。老。者。忙。掉。轉。口。風。說。道。這。也。難。怪。你。們。姊。  
弟。倆。的。脾。氣。都。是。咱。平。日。縱。容。慣。了。的。所。以。做。出。事。來。都。有。些。沒。規。沒。矩。比。如。昨。天。夜。裏。氣。候。多。  
冷。外。面。又。是。兵。荒。馬。亂。躲。避。還。躲。避。不。及。偏。生。你。那。姐。姐。不。識。時。務。兀。自。在。東。市。頭。孫。花。娘。家。裏。  
門。了。半。夜。紙。牌。咱。不。過。稍。爲。勸。說。他。兩。句。他。便。賭。氣。不。肯。上。床。睡。覺。哭。得。眼。泡。鼻。腫。還。得。咱。陪。了。  
一。個。小。心。清。早。打。發。人。在。錦。章。鋪。子。裏。賒。了。一。丈。多。的。外。國。摹。木。交。給。你。姐。姐。做。一。身。燈。褲。方。才。  
博。得。他。回。心。轉。意。對。着。咱。笑。了。一。笑。阿。彌。陀。佛。這。還。算。是。咱。的。造。化。……（後文情事。早。在。此。處。  
虛。虛。一。點。看。去。似。不。經。意。然。而。微。風。起。於。蘋。末。）他的。話。剛。才。說。完。對。面。坐。的。那。個。漢。子。瘦。條。條。  
一。副。瓜。骨。臉。蛋。彷。彿。是。個。書。記。模。樣。連。忙。欠。着。身。子。笑。道。量。大。福。大。這。可。就。瞧。出。范。大。人。的。經。濟。  
作。用。若。在。別。人。斷。乎。就。沒。有。這。神。而。明。之。通。權。達。變。的。了。……這。漢。子。稱。他。做。范。大。人。的。他。名。字。

原叫范勇，表字大同。平時在地方上狠有些名望。薄薄的也有幾百畝田產，却因爲武昌鬧着光復各府各縣那一班紳士無不信這機會，伸張權力。大同趁勢拿出了些銀子，運動別人公舉他做了本鄉鄉董。又是保衛團的團長。他這公署便將就設在這關帝廟裏。這漢子叫做崔作仁。平時讀過詩云：「子曰：近年來窮得沒有飯吃，難得巴結上這范大同。」由此便在他這保衛團裏充當一名書記，每月薪俸領着八百個滴溜光的銅錢。大同又允許將來替他設法，所以崔作仁狠覺得這位范大人是他的感恩知己。凡有可以效忠的地方，無不竭盡智謀，推誠相與。剛才阿虎在那裏揚威耀武，海裏混的當兒。他瞧着本有些不以爲然，無如這馮阿虎既是大同的乾兒，他姐姐又是大同新娶的姬妾，投鼠忌器，只好敢怒而不敢言罷了。再說大同經崔作仁一番恭維，喜得心坎兒上都癢得起來，忍不住哈哈大笑，說道：「不怕作翁笑話，咱當初不會發達的時候，靠着自家筋力吃飯。每天肩膀上扛着饅頭大餅，挨門插戶和那班太太奶奶們做着買賣。若不是懂得些眼色，如何能夠放大把的賺錢？如今漸漸老上來了，像這樣花枝般的女孩子，若再

沒有這本領去敷衍他。這家庭裏還想得一時一刻的安靜嗎？說着不住的顛頭擺腦便是。畫也畫不出他那種神態。作仁正待再加上他一頂高帽子，不料當這夜深人靜，那乞丐扣在外邊。餓得要死，他便直着喉嚨叫喊，這聲氣隨風送入范大同的耳朵裏，方才想起阿虎說的那個奸細兀自皺起眉頭，對作仁說道：「耐這廝竟沒有口供？咱們好在閒着，沒有事做，不如將這廝帶進來打他的屁股，要你瞧可好？」不好作仁沈吟一下子，猛的抬起頭笑道：「大人可想升官？不想大同笑道：「世界上的事再沒有比做官好的了，咱又不是獃子，難道都督要把官給咱做？咱還推掉他不成？」正色說道：「可又來了！大人果然要想升官，晚生想這機會必須着落在這海裏。混身上大同拍手嚷道：「我也知道呢！只是阿虎說他是奸細，其實他還不會畫供，所以非打他屁股不可。他吃不過這疼痛，少不得便要說出實話。那時押他到縣署，也顯得咱們在地方上實事求是……」作仁聽到這裏，忙將椅子挪了挪，湊近一步，大同也知道他有甚麼鬼計，要把來告訴自己。隨即將身湊那幾個蠢漢連阿虎都一齊呵叱出去，然後將個腦袋垂落，笑道：「你放心說。」

能。咱。自。理。會。得。作。仁。低。低。說。道。這。海。裏。混。晚。生。却。認。識。他。的。確。確。是。城。外。一。個。叫。化。子。並。不。是。  
甚。麼。徐。州。下。來。的。奸。細。……大。同。忙。道。完。了。完。了。這。還。有。甚。麼。指。望。呢。不。如。將。他。解。放。下。來。趕。出。  
廟。門。去。也。能。作。仁。笑。道。惟。其。他。不。是。奸。細。我。們。必。得。將。他。當。做。奸。細。懲。辦。這。才。是。大。人。辦。事。的。手。  
段。大。同。點。頭。笑。道。難。難。難。他。生。着。一。張。嘴。你。打。死。他。他。不。肯。承。認。也。沒。中。用。平。白。地。冤。枉。人。吃。縣。  
大。老。爺。查。出。來。不。反。怪。咱。們。粗。心。浮。氣。作。仁。冷。笑。道。縣。大。老。爺。的。用。心。還。不。是。同。我。們。一。樣。他。也。  
巴。不。得。在。地。方。上。多。捉。一。兩。個。奸。細。好。向。省。裏。去。表。他。的。功。績。我。勸。大。人。這。時。却。不。必。驚。天。動。地。  
只。消。晚。生。略。施。小。計。包。管。海。裏。混。中。着。我。們。的。圈。套。……他。一。面。說。一。面。便。附。着。大。同。的。耳。朵。將。  
他。打。的。主。意。詳。細。細。告。訴。大。同。一。遍。只。樂。得。個。大。同。眉。花。眼。笑。說。好。計。好。計。只。是。大。刻。毒。了。些。  
良。心。上。似。乎。講。不。過。去。作。仁。又。笑。道。義。不。掌。財。慈。不。掌。兵。將。來。大。人。手。握。重。兵。每。天。殺。百。十。來。個。  
人。也。稀。鬆。平。常。得。狠。若。處。都。將。良。心。放。在。面。前。恐。怕。在。政。界。裏。一。步。也。行。不。去。只。是。一。件。萬。一。  
大。人。得。了。好。處。却。不。可。將。晚。生。的。這。番。苦。心。把。來。擋。在。腦。後。……大。同。這。時。早。舉。起。手。掌。在。自。家。

胸脯上拍得骨冬骨冬的笑道：「翁你未免太過慮了。咱同你相處也不是一日咱的爲人你豈有個不相信的道理？請你儘管放心，咱是血性漢子，知恩必報。（惟其說得嘴响，其心愈不堪問）天下人大抵如斯矣，於范大人又何尤焉？」崔作仁當時吃了他這番溫言撫諭，說不出心裏感激更不怠慢，他便別了范大同從大殿上跑至外面來和那乞丐海裏混祕密接洽。范大同在屋裏坐了片刻，覺得這保衛團裏也沒有甚麼事故，一心早想跑回去和他娘太太偎香倚玉，又恐怕這邊沒有人照應，隨又派家人去招呼阿虎，意思要分付他幾句話。誰知阿虎這時候已不知去向，廟裏廟外尋了一會，連影子都沒有。（預爲後文張本）再說那個沒腦子的崔作仁，興匆匆的踅近那個海裏混身邊，只見海裏混正在那搭兒直着腰子叫喊哩，作仁使勁將他推了推，笑道：「曹大哥，對不起，你你在這裏辛苦了……」海裏混從那盞媒油燈底下伸頭一望，他平素也認識這崔作仁，忙喊道：「崔先生，你瞧可冤枉不冤枉？我好好的出城來討飯，不防備吃他們當做甚麼奸細，看待將我縛在這欄杆上受罪，你老可憐我這個不但我海裏混這大半日沒有米粒下。」

肚而且家裏還餓着一個老娘。他眼巴巴的望我帶些剩粥剩飯回去讓他好好度命……崔作仁見他說出這樣可憐的話忙道：「有我久仰你也是一條好漢子，只怪他們沒有眼色，平白得罪了你，你休得見怪。我來請你吃一碗老白米飯，你且隨我進來，我還有話待和你講……」一面說一面便呵斥那兩個守衛，命他們將繩子放下來。他也不嫌晦贊，早攏着海裏混的那雙烏黑的手，兩人廝併着走入後面。其時范太同已不在室裏了，海裏混經地這番殊籠異數，心中暗暗納罕，當真一屁股便和作仁對面坐下來。（寫海裏混粗糙可愛）作仁連忙命人拿冷水泡了一碗鍋巴遞給他嚼吃。海裏混實在餓得頭暈眼花，只聽他呼哩呼啦不消兩三口，將那鍋巴嚥得干干淨淨。作仁知道他還不曾飽，第二碗又流水般的送過來。海裏混好生快活，吃着說道：「你老看顧我這恩典，叫小的何以報答？」作仁笑：「這也不難，眨眨眼，你做了帶兵的老爺，只消在營裏替我覓件差事，我也省得在這保衛團裏受風宿露。一個銀餅兒也摸不着……」海裏混聽到這裏，不覺笑得一口鍋巴都噴出來，說道：「你老休得拿小的開心，叫化子能夠有這造化？帶

兵。大家都捏着青竹桿兒討飯去了。作仁忙放下臉色說道：大哥，你休得長他人志氣滅自己的威風。你瞧目下那一班督軍師長誰不打從討飯上來的？他們這時候雖說是揚威耀武，其實查問起他們根底到有一大半是打光棍出身俗語說得好：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我不過瞧見大哥紅光滿面知道你不久就該有意外的機遇。旅長團長縱然一時不能達這目的。至於一個營長牢牢靠靠揣在你荷包子裏如若不靈驗我以後再不敢替人相面算命……這幾句話將那個海裏混說得心花怒放。捧着大碗仰頭笑。問道：原來你老還懂得麻衣相法。如果應了你老的話。這是再快活不過的了。但怕小的沒有這樣微倖。作仁趁勢說道：瞧大哥的氣色委實是官星透露。但不知你的八字如何。命相合參那就再准確不過。海裏混得意已極。真個告訴他生年月日只是一時想不起。自家時辰好容易在肚腹裏搜索了好一會。然後笑着說道：我記我娘告訴我。我出產門的當兒却好太陽晒在屋角上。作仁接着笑道：得了得了……作仁在嘴裏嘴哩。咕噥了一邊忽然跳起身來對着海裏混便唱了一個肥諾。嚇得海裏混直跳起來。作仁又笑道：

大哥包管。你不出三天便得有人來請你去做營長。海裏混製着大嘴。笑得格格的。又有些待信。不信。仰着脖子問道。這就難了。那營長如何會飛到小的頭頂上來哩。作仁正色說道。我說過的。一個人運氣到了泰山也擋不住。哦。怪道他們將你當做奸細呢。誰知這奸細兩個字便是大哥升官發財的第一步……這句話可把海裏混濛住了。笑嬉嬉的問道。奸細與做營長又有什麼相干。（我亦要問）作仁故意嘆了一口氣。說道。大哥。你可知道這奸細別人是不容易幹的。非得在旁兵那邊有一點兒身分。他也不敢請你來做奸細。我們這位縣大老爺胆子最小。聽見奸細。這名目兀自嚇得害怕。他一定便想來籠絡。你至少也得大小給你一個委札。你只消說願意。投誠。他知你是一個老奸細的資格。如何還敢怠慢。你哈哈原來。你有這等造化。怪道你那八字。上注得清清楚楚。海裏混吃。他說動了心。直喜得手舞足蹈。沒曾隔了半晌。忽又躊躇起來。說道。萬一縣大老爺不肯相信。我是奸細呢。可不白費一場歡喜……這時崔作仁說道。不妨。不妨。明星我親自送你過去。縣大老爺不相信。你便一口咬定。我是你的見證。（妙絕此言。便從他嘴裏。

說出）海裏混。聽見這話。他摸的直跪下來。說道。小的。此後有了發迹的日子。斷不忘記先生。一切都求先生幫忙。則簡……海裏混。意外碰着這樣機會。他也不記念他。那老娘了歡天喜地。這一夜便住在那關帝廟裏。第二天起了一個清晨。便由崔作仁帶着幾名守衛親自將他送入縣署。來在崔作仁的用意未嘗不暗暗笑。那海裏混戴着時代來。恐怕要砍了腦袋而去。至於他自己。這個腦袋總以爲牢牢安在脖子上。再不會有變動。他那裏又想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當這變幻莫測的時代。艸菅人命也不是一件稀奇古怪的事哩。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僧看博方羊游虎丘書見 逸 梅

詞客風流幾度陪。冷香小閣採疏梅。春光旖旎山塘路。一隊紅妝款款來。

◎產異

鄭際雲

蘇鄉某榜人文年事及笄尙未字人一日漁潛裹布曝之船尾無何體婢憶取御之從此腹漸膨脹榜人恥女不貞痛笞之女堅不承及分娩則產雙生盆蓋前曝布時有無數小蚯蚓游著其上而女忽未察也。

甬有某氏婦懷孕二十四月忽產鳥三形略似鷹觀者如堵婦以其怪遭人活埋之

小哀情 燕雁離魂記

海虞徐枕亞著

東越許塵父評

第一章 豔遇

開卷第一語曰余書蓋有憶而作也余今爲四十六齡自恆人計之尙在中年時代而頭星星白目黯然若無能視乃至步履飲食起居動作胥颯颯然呈暮氣如油乾而燈將盡或早暮委溝壑我殊未能自料其必弗視諸親族尊者年輩或余倍而精神矍鑠類青年人余甚悅之雖然余何爲至於斯余何爲至於斯人少必有老非困於衣食迫於境遇雖老其興致或倍於少年人以余處境言無論何人不能指余有何種困阨在理余便老正宜鑿膏梁披文繡安富尊榮自覓下半世之快樂余顧索索然鎮日若無所歡或強逗我以樂事益觸我無限之愁情逗之不已余淚且續續下矣余亦恆人喜樂

非有特異處人呼我爲僨我亦無以自解於人雖然余何爲至於斯余何爲至於斯  
余欲言余之所苦而余事實不易言言之亦非俄頃所可盡然卽此不言後恐更無詳言之時則  
余事或終不白於天下余今且速死余事又極細非有世界國家的關係所以不能已於言者以  
余有良心有熱血以此良心與熱血故負却多少有情人故不得不秉此良心與熱血欲有以自  
明於天下後世余卽不欲言而此良心與熱血却不容我緘默實則人生如余固已早夕不自保  
余所欲言者能及我生前而詳盡言之否余又安能自料但際此一息尙存魂靈未死尙不得不  
勉力以赴之耳

余書開幕當在距今三十年前余方十六七歲人余陸姓名夏夫家於嘉興之北門父爲粵省長  
官卒於任余僅九齡亦解悲苦奉母歸籍產雖不豐視恆人所有已二三倍母無它出僅有余  
一人故其視余雖掌上明珠弗啻也余性頗敏慧善讀書六齡就傳便讀畢四書翌年病鴻幾輒  
讀至八齡始愈故此兩年中成績轉遜迨歸籍余舅父范禡賢素居鄉方設帳課子舅父爲老宿

而不遇於時。常抑抑自悲。中年以後。灰心達取。有三子一女。親督誨以自娛。母乃謂余曰。汝年尚幼。體又孱。吾不忍以課業苦汝。顧念汝素出大家。汝父又只生汝。不能以禽犧之愛。令汝爲不學之夫。致墜家聲。舅父愛汝甚。又方教授兩表兄。余欲令汝從而附讀。汝其行也。余聞母命。目灼灼。視母良久。曰。母殆借我往邪。母曰。然。我送汝往舅父家。亦欲勾留一二日。與汝舅母暢談瑣瑣耳。余驚曰。若然。母終當歸家耳。母笑曰。俟兒子誰家孩子讀書。要他娘鎮日陪住。余木立有頃。曰。雖然。我不願離娘也。此言甫出。吾母不知何所思。忽潛焉淚下。余大駭。以母爲憾。我則長跪曰。娘弗哭。吾今自往。且勤讀。必弗令阿娘耽心。母不語。拉余起。拭淚。強笑曰。兒弗懼。吾非責汝愛汝也。余念母旣愛我。胡不喜笑。而乃哭邪。

翌日。舅父來我家。余母卽告以已意。舅父撫余肩。而笑曰。汝肯從我讀乎。余但癡笑。不能答。母呵曰。不久。庶人猶是小孩子。故撫舅父問汝。不答。而笑何也。余却立。不敢再笑。舅父問余曾讀何書。尙熟習否。余一一肅答。舅父謂後日是舅母誕辰。可來進館。且祝壽。余視母。母言佳極。後日當送。

戛兒來拜舅母。壽舅父大喜。後坐久。雜談他務。始去。後日晨。吾母爲余整理書籍什物。以雙輿昇至舅父家。相距本匪甚遠。歷二小時許已至。纔欲停輿門前三數小兒。懼躍曰。姑母挾得表弟來邪。母下輿。一一笑撫之。余獨注視其中一女孩。雖年事幼稚。而一種天然嬌媚態。令我於不知不覺中生無端之坼慕。既見余便翩然遁去。頗聞舅家有表妹。漱卿得勿卽其人邪。果爾。則當前佳麗。卽後日同窗。余旣愉快。更是難言。余方思念母已。挈我下輿。俄室中人擁出。主僕凡四五人。有懼迎吾母者。有握手而笑。且呼戛官者。母且行。且與問訊。旣入內。母始命我此汝舅母。此表兄表弟。余如入山陰道上。應接不暇。蓋余自三齡赴粵。九歲而歸外祖家人。固相見不能相識矣。余於斯時。心中獨念。適間女孩。胡乃不見。彼殆非漱卿表妹乎。然則漱卿又焉往者。余欲致問繼念。我爲男子。乃問一女孩。似覺可羞。則亦噤住。不說。旋聞舅母呼曰。戛官來。母推余至舅母前。舅母攜余手。笑曰。數年不見。已長成。許却是好模樣兒。將來必有造化。因語母曰。姑夫雖先故留得好個孩兒。姊亦可以自慰矣。母聞言似悲似喜。强笑曰。如妹言。豈不大善。行謝妹。金口耳舅母。

復。唉。曰。雲兒。惠兒。則見適。聞二童。趨前。曰。娘。喚我。作麼。舅母。呵。曰。年紀。如許。大儘。自淘氣。不見汝。表弟。恁斯文。靜穆。且表弟。新來。一切陌生。可導去游玩。母許劇鬪。雲兒者。字雲癯。年約十四五。來惠兒者。字惠珊。年約十一二。母命我呼雲爲二兄。惠爲三兄。且曰。尙有汝大兄。雨亭。今赴秋闈。試不日當歸矣。余謹記之。方欲行。母忽問曰。頃見漱姑在門外。胡弗見我。余大喜。不覺失口。曰。漱妹。妹我已見之。然乎。母未答。舅母便喚。漱兒。余因立待之。俄。漱卿。挾小婢來。將及門。忽。趋。伫。立。而笑。舅母。又喚曰。漱姑速見汝。姑母及哥哥。漱姑突奔入。伏舅母身。舅母撫其髮。而笑曰。戛官。視之。此汝表妹。今九歲。與汝同年。兀自孩子氣。全沒斯文。相後此。戛官可教訓他。余連稱不敢偷眼。觀漱卿。梳雙髻。髮黑可鑑。着黑紗衫褲。清潔齊整。益顯嬌婷柔媚之姿。余不禁。又失聲呼妹。妹者再。漱卿面微頰不語。舅母追令呼我。漱卿不可。但啞指而哂。强迫之。始低聲願。舅母曰。是此哥哥邪。言已。復笑。憨態可掬。余大悅。余於其時。非有成人知識。其愛漱卿也。第曰。我愛之而已。究其所以愛。與愛之關係。如何。內客。如何。余敢自誓。確未有絲毫把握。些微瞭解。而不知。即此一掬。情苗漸。

苗漸壯便欠下了後日無邊孽債是亦始料所弗及也已。

舅母家爲大族而式微者顧亦頗堪溫飽自鄉人視之猶爲一村望族也有花圃大可數畝四周圍以竹竹之數以千其宅築木成龕中有小亭臨水而建情竊廢弗治亭柱傾圮敗艸枯柴實其中匪特亭也卽園內一切多呈腐敗之象蓋舅父爲舊式儒生罕知風雅卽此園亭狀態之蒼涼足徵其主人之性情頑梗而無雅趣也雲惠兩兄遵母命導我出游惠珊最頑皮則跳而上山雲癮掣余手亦登其上余初由城來得此以爲奇境則樂不可支俯視山前有園甚大弗知卽舅家也異而詢之旣知其故益大悅曰二哥三哥盍導我游此園我甚喜花園也惠笑曰此荒園多鬼魅我入之輒抑抑無歡弟母往往且受吾母隨責雲笑呵曰弟弗妄言世亦安有鬼魅裏弟欲往甚善卽從我行耳惠乃無言均隨雲下山繞屋後得小門雲曰此我家後門也有時我儕夜返則叩此門以近內室聲易達也余憶之雲叩門小婢紫英出啓戶納余等因笑曰少爺等迺由此繞轉何也雲笑曰頃夏少爺欲游花園可去太太處攜鎖匙來紫英奔而去俄聞喜笑聲漱卿偕紫

英至。余益喜。曰。漱妹。妹迺同往。好花園妙極矣。漱卿。嘴巾而笑。輕言曰。什麼好花園。直艸園耳。余笑曰。卽艸園亦佳。漱卿大笑。憨態逼人。余不覺趨近之。漱卿亟笑避至雲側。雲攜其手笑曰。此夏。哥哥妹弗懼也。漱卿聞夏哥哥之名。則益縱笑不可仰。雲怒之以目。曰。妹妹又無禮矣。此安足笑者。使阿娘聞之。又責妹風顛矣。漱不答。但殺其笑聲。低語曰。夏哥哥叫哥哥去年大哥送我叫哥。哥也言已復大笑。衆亦輒然。紫英啓園門。雲當先率我等入。

余入園。睹蒼涼之狀。則亦無能側視。疑惠珊言鬼魅之說。若信有之。夫園中固無鬼魅也。而境象淒寂。至此則雖謂之鬼魅之窟似不爲過。余今觸此園之名。爲鬼魅之窟。卽讀者亦可想見園中之情狀。正不必縷縷詳述其形態也。而余第一次發言。則笑而呼曰。雲哥。漱妹。此大好花園。柰何任其腐敗。若此。嘵草沒吾踝。且及胸矣。彼絲絲纏繞於兩林之間者。非蜘蛛耶。此繚繚而徧地者。非鷄鴨之遺屎耶。且此亭不久。且傾人行其側。則覆壓堪虞。我儕宜謹避之。惠笑。余妄則故意近之。以手撼柱。柱且岌岌作欲動狀。余駭震失聲。而呼雲怒訶之。乃止。漱卿哂曰。二哥恁地不怕死。

將來不爲兵將遮莫也。做得強盜言已向余而笑。余亦笑漱卿見余笑則力迴其面。昂首向天似避余之視線也。

雲乃先行就道旁拾得竹莖一引手左右撩撥所以開草路且防蜘蛛絲也。繞亭前沿河而行河曲園外引入故水尙清冽有小魚數十浮游水面余顧而樂之貪看弗忍遽行惠忽桀石下投有聲濁然浪花四濺魚隨浪散余驚曰二哥柰何爲此惠方大笑忽漱卿啼曰二哥濕吾衣也。雲亦怒曰阿惠慄一味頑皮幾見汝做出甚好事來漱卿啼弗已挾紫英行且言將返訴之母余亟喚曰漱妹漱妹姑稍須之我亦欲返也漱卿弗顧竟去余乃號雲哥同返言畏寂不耐久留嗟夫漱妹漱妹姑稍須之我亦欲返也漱卿弗顧竟去余乃號雲哥同返言畏寂不耐久留嗟夫

園游既畢我則匆匆趨內室欲以觀漱卿與惠珊之交涉至則漱卿方伏舅母懷而泣盡以惠珊

訴舅母曰。二哥欺余。又扯其濕衣。以示舅母。舅母覓惠珊。不得。蓋已遁去矣。余睹漱卿涕泣狀。覺悲哽之意。發於胸次。似頗爲漱卿不平。而暗洒同情之淚也。但聞舅母撫其面。而慰之。又爲之拭淚。易衣。且曰。俟小鬼頭來。行杖之斷其臂膀耳。漱卿乃止哭。正立而視。余目灼灼有光。且餘淚未乾。則又爲秋波之含暈也。於時余亦立。母側立。躍上母膝。附母耳。笑曰。娘試視。漱妹貌何美也。而其雙瞳尤美。娘謂然否。母大笑。舅母及雲哥問。夏弟何言。余急搖手曰。娘弗告訴。舅母娘弗告訴。舅母及雲哥。顧余所要求之結果。均歸失敗。母則竟以余言告衆人。衆咸笑。余沒法。則潛窺。漱卿神色。漱卿但仰視。舅母孜孜展笑。雲哥笑曰。謠言表姊妹。老婆壞。夏弟既坏。妹妹但憑兩位老人。一言。此一段姻緣。易如反掌耳。余雖年幼。亦知雲哥所言之指。然私意。漱卿或未必解。此亟視之。則漱卿已作羞容。返身遁矣。衆益歡笑。舅母笑曰。夏官懂得哥哥意思否。余曰。識之矣。雖然。漱妹。妹弗我允也。衆大笑。舅母及母皆問。汝何以知此。余弗答。亦惟癡笑而已。嗟夫。自今恩之天下事。禍福果相乘。而生而福之勢力。終弗逮禍之多。而且盛。同一識也。禍則常驗。而福則否焉。夫使漱

卿弗我允。一言而驗於他日。則亦省却多少煩惱。而無如其終不驗。不特不驗。而漱卿後此且堅持。非我莫屬也。惟其非我莫屬。而終又不我屬。斯其所以爲擊也與。

漱卿旣去。余乃忽忽若有所弗怡者久之。悄問母曰。娘彼漱妹迺何由而去邪。彼或弗永。久避我邪。母笑而訶曰。漱妹女孩子家。怕羞避去。卽復來。何言久也。衆復大笑。雲哥嘆曰。阿娘今僅有妹耳。妹又聰穎而齊整。非裏弟所能偶也。我爲娘計。宜蚤爲主張。以漱妹與夏弟。此天成佳耦也。舅母笑曰。雲兒亦殊單面。想知道人家要漱兒不母。頑笑曰。舅母駭矣哉。曾見天仙般美人。下陣而却之門外者。舅母雲哥皆笑曰。姑母允婚矣。我家漱有幸哉。阿裏憶之憶之後。弗忘此一席話也。我略解其旨。則大悅。領之曰。憶之也。衆大笑。母罵我曰。小孩子恁地不識羞。舅母雲哥與汝嬉耳。乃遽認爲真。怕汝福分沒生就耳。余欲尙有言。見漱卿在內隔簾而招余。余亟奔而入。問漱妹。喚我作麼。漱卿不答。但微笑向內去。余不期而隨之。至一處。漱卿曰。此我家後天井也。逢年節祀鬼。必於此。我曰。然則此間殆爲鬼窟耳。漱卿怒曰。汝恁地善言鬼。纔說花園有鬼魅。今復說此爲爲。

鬼窟吾將訴諸姑母杖汝耳言已返身欲行余大駁亟拉止之曰妹弗爾我戲言耳後此弗復敢也漱卿大笑以指作勢羞我曰呸原來亦是銀樣蠟槍頭余驚曰妹乎此何言妹豈能讀語未畢漱卿冷笑曰此何難事我家有西廂牡丹等書甚多我二哥最嗜此常背阿爺讀一夕方踞河畔高聲誦迺爲我所聞趨而視之而二哥弗覺也余撫其背問之二哥驚而躍欲藏其書乃爲余所阻二哥不得已求余莫向阿爺說余曰此亦易事但兄須教我自是二哥每讀余必就而請教今已悉能背誦惜書意太深不能盡解耳若適纔所誦之句則甚易明白也余乃竊佩漱妹之多智而好學則愛慕漱卿之心更深切而肫摯於是迺憶及適間之事因笑曰妹頃喚我究竟何爲余問之再三而妹乃未以告我何也漱卿聞言瞪目而視余灼灼之光射入余目余幾弗能自禁其情漱卿忽又作羞態低笑曰我無事於哥但教哥後弗再與娘行言說至言字乃握其櫻唇而笑余撫然曰然則妹殆弗愛我乎漱卿哂曰安便至此我謂哥甚好人也雖然哥宜省我言毋再作此等羞人語言已卽大笑狂奔而去余不覺惘然木立者久之不自知其魂之爲奪也

廬父曰枕亞作哀情小說十餘年賺盡了閱者多少眼淚而自身亦爲情所傷居則忽忽焉似罕有生趣此書或有爲而作開卷數言語意踟躕文情哀怨又恰合枕亞現時之情狀是編一出不知又當顛倒多少情場男女矣吾甚憾枕亞之忍而又憐閱者之無端賠淚也

開卷第一章卽將書中重要人物旨趣性情和盤託出如嗣賢之迂范母之愚陸母之識大體夏生漱卿之純潔天真雲兒之熱心仁厚惠兒之殘刻頑皮悉已活躍於紙上筆力之鉅洵足驚人也

惠兒桀石驚魚夏兒花園疑鬼似均有識意寓於其中

◎南洋歸客談 痘 杏

馬來地方氣候很熱四季常穿單衣逢到氣候寒冷時候不必添穿衣服只要拿冷水衝在身上那就增了熱度了

滿身瘡癩……令人生厭  
倘患此病請搽



### 安兜氏馳名藥膏

此膏專治一切瘡癩，爛腳癩，癰癧，花柳癥，下疳，瘻瘍等病。功能拔毒收斂，生肌止癢，外搽濕瘡，內服去瘡，效果奇佳。省巨埠各大藥房各肆均有代售。

價目
每盒七角

可以一見消除

上海安兜氏西藥公司啓

## □快活第二號要目預告

### ◎短篇小說◎

- 報僕 趣園 佳女 各同 姻拆 贈臨 探私  
仇女 閨閣 話校 夢床 緣散 別嫁  
荆門 酷中錯  
荊門一燕  
杏花村  
形式上的夫妻  
笑佛女士  
程瞻廬  
許指嚴
- 摩東 方斯  
福爾 案探  
家偵 案奇  
蕭郎書 櫻記  
一張照片  
一塊肉  
形式上的夫妻  
笑佛女士  
程瞻廬  
許指嚴
- 眼(江南燕秦之二).....程小青  
.....張碧梧  
江紅蕉  
鄭正秋  
.....江紅蕉  
.....鄭正秋  
.....程瞻廬  
.....許指嚴

並蒂花 ..... 王西神  
多好事 ..... 鳳樓

磨事 ..... 多好事  
雙美爭婿 ..... 磨事

未婚夫 ..... 男裝扮  
同不堪 ..... 女裝扮

二十年後 ..... 同不堪  
張敏笙 ..... 首不堪

張舍我 ..... 二十年後  
吳訥之 ..... 張舍我

張枕緣 ..... 吳訥之  
孫掃緣 ..... 張枕緣

臘脂虎 ..... 孫掃緣  
再強迫 ..... 腊脂虎

自盡羞 ..... 再強迫  
冒牌 ..... 自盡羞

以耳爲目 ..... 冒牌  
相易眼 ..... 以耳爲目

情人之子 ..... 相易眼

◎長篇小說◎

老殘新遊記 ..... 小社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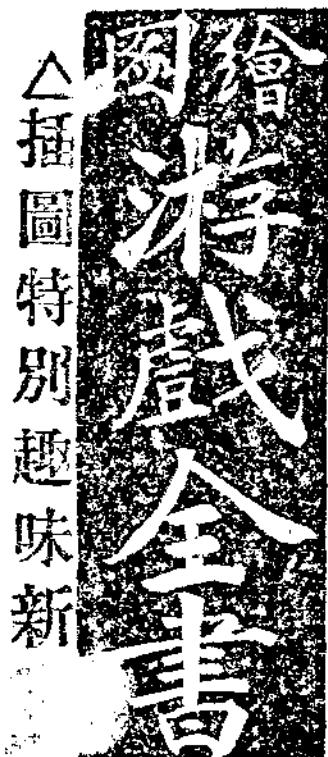
楊塵因 ..... 小社會  
小偵探 ..... 小社會

張碧梧 ..... 毒瓶

## 良晨週報出版廣告

申報自由談取消小說特刊之後，上海沒有專門研究小說的定期刊了。現在那班自由談小說特刊的撰述諸君，所以組織良晨週報。每逢星期日出版一大張，以承其乏。不過良晨週報的內容週刊張枕緣先生（通體白話），偏重短篇小說。主編者就是本旬刊的特約撰述員張半，已於四月二日出版。各賣報人處都有零售的。全年定費一元。匯往上海小南門外青龍橋一號良晨好友社去便了。

△男女娛樂第一妙品



目編書全

▲曲調游戲  
▲音樂游戲  
▲文字游戲  
▲栽花令游戲  
▲益智游戲  
▲運動游戲  
▲競賽游戲  
▲遊戲游戲  
▲魔術游戲  
▲笑話游戲  
▲手談游戲  
▲養物游戲  
▲兒童游戲  
▲體操游戲

全書精裝  
巨冊價  
售八角實  
洋七角  
埠函購  
票加一  
足通用  
洋十郵寄

世界書局發行